

高羅佩編著

明末
義僧
東皐
禪師
集刊

商務印書館印行

高羅佩編著

明末
義僧
東
臯
禪
師
集
刊

商務印書館印行

許序

世當艱屯之會。士君子之不得行其道者。往往避世。或避地焉。以遂其志。昔夷齊恥食周粟。餓於首陽。介之推不言晉祿。死於綿山。亦其顯著者也。夫朱明之有天下。武功震於遐荒。文德本於儒術。宜可以長治久安。永延勿替矣。乃降至末葉。而寇盜遽起。海內糜然。東林復社之黨。相繼以生。後之論者。多謂爲志士之結合。蓋冀有以張朝政而挽頹運也。余嘗謂明之亡。不亡於黨。不亡於寇。而亡於權閹。蓋魏忠賢繼劉瑾王振之後。而應獨尸其咎矣。其時士君子慨志之不得遂。道之不得行。而避地者。如顧炎武之隱於華陰。黃宗羲之還於餘姚。是也。東皐禪師精佛學。善詩文。工琴操。喜繪事。有志之士者也。傷明室之既烏。痛義師之瓦解。乃浮海避於日本。而爲禪。繼朱舜水後。受禮於德川光圀。顯揚弘法。研求文事。並出其緒餘。與騷人逸士授琴。而共鳴焉。其詩文之註疏與讚美者。俱詳於王子凡生之序。余不復贅。所獨異者。以三百年前之志士。不傳於本國。而傳於異邦。不傳於本國人士之撰舉。而傳於遠在荷蘭之學者。探幽發隱。以彰明之。東皐有

知得無笑爲異數者乎。荷蘭學者高名澤。佩字芝。余於二十五年春奉使日本。遇於江戶。嘗在雪樓與凡生共座。講道論詩。翌年羅佩遊吾國。益精漢學。並獲古琴以旋。今者同爲抗戰。從其使者以來渝州。讀其編輯。誦其絃言。益見其德業之日以進脩也。因識而歸之。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癸未十二月除夕至德許世英記於古渝話雨山館

王序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朱子有「四時讀書樂」故能成其朱子之學。凡百學藝。必有樂此不疲之心。始能詣精深獨到之境。浩然之氣。集義所生。非可襲取。一家之言。深思所蓄。非可倖至也。

荷蘭高羅佩博士爲余任東館參事時舊契。時博士亦供職於東京荷蘭使館。年甫二十五。已精通數國語文。尤嗜嗜中國學藝。自號「笑忘」。謂取「一笑百慮忘」之義。可見其恬淡曠曠。不爲俗累。用能從其所好。精於所業。其博士論文爲「馬頭明王古今諸說源流考」。馬頭明王由巴比倫故墟出土。爲佛教以前遺物。殆拜馬教所供養。斯界耆宿尙未之或詳。而博士歧嶷早秀。已爲改證隱微。斯可驚矣。時正研析米南宮硯譜。且試習七絃琴。体沐過從。偶爲余操高山流水之曲。似尙未盡嫻。而君則津津有味。然疑目揮手。鏗爾終奏。笑謂余曰。「貴國琴理淵靜。欲撫此操。必心有高山流水。方悟得妙趣。」余觀其神往。亦爲心醉。然博士竟以此精於琴。頃者中秋佳夕。月明人靜。承借其未婚妻水世芳女士與美國東方學者艾維廉博士

關薄茅舍。嘉陵江畔。瓜果清供。君鼓宋琴。艾吹鉄笛。引吭而歌。廣相酬唱。管絃既協。逸興遄飛。七載以來。無此清瀾。因憶當年高山流水之音。益信業精於勤。今則不僅以拂絃見長。且已成英文「琴道」巨帙。所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非歟。

比出新撰「東臯心越禪師傳」稿。并附其年譜。雜錄。及詩選。屬爲校訂題序。案牘勞形。輟作不時。忽屆「滿城風雨近重陽」。博士亦如催租人逼文債矣。爰爲校訂如干條。并點竄如干字。略敘所見曰。

心越禪師之名。在日本幾於家喻戶曉。卽一醬油之微。庖人市販亦有知頌禪師功德者。其俗姓逸名。則彼緇徒學者之間。類皆心儀耳熟。法悅廣被。頌聲洋溢。唐鑑眞上人東渡以後。（事見「鑑眞上人東征傳」。爲吾鄉唐僧顯理所著。日本尙存之。）莫如師者。顯中土罕知其人。卽在三島。俗流感其開物。學士飲其多藝。僧衆崇其宏法。而獨於其抗瀆護國之懷。忠君孝親之跡。反以其披衲出家。能書善琴。賦詩作偈。之故。世鮮屬意。及之。孤忠亮節。淹諱不彰者。殆三百年。余髮疑心越東臯名號不似禪門素習。而其東渡。又適當鄭經抗清將敗之時之地。若別有潛德隱衷。尙待闡揚者然。然世變日亟。略無鉤稽餘閑。亦乏致證依據。茲讀博士所撰。雖非禪師全集。然足證余意度之不虛。爲之拍案心喜。第以異邦學者。彰吾明末義士。

踵門惜抄。窮搜博訪。幾遍烏國寺院及公私廡架。其宅心之篤。用力之勤。豈惟足多。亦增顏汗。躑躅此吉光片羽。已可想見。禪師風儀。他日全集告成。則前賢之本來面目。更可巖然紙上矣。

浙有勾踐遺風。固多苦節孤忠之士。每遇外族侵凌。國家危亡之際。代有異人。縱當時屈而不伸。或事敗隱迹。與草木同腐者。終如劍埋豐嶽。紫氣徹天。是在張華。雷煥者。流爲之尋掘而已。就中有關倭事者。如蔣洲、陳可願。以窮秀才而關懷國難。遠究倭情。不見知。不倖進。既受命。不顧身。計降渠魁。分化賊將。然反以專命受譴。幾沉冤獄。得諫臣力爭。僅免於禍。之二子者。得失泰然。行無所事。是孟子所謂「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余嘗爲之表揚矣。

建虜入關以後。東南義士奮起抗清者。至明已亡。猶未息。或且東渡乞師謀恢復。或投荒入海。義不帝秦。東渡義士中。除姚之朱舜水、張非文。世多知之矣。今更得浦陽（今浦江縣）義士蔣與儔其人。猶恐有遺珠焉。蔡與儔者。心越禪師之俗姓本名也。其全部事跡尙有待於其全集及中日野史遺獻之傍證。茲因高著爲之啓鑰窺竊。以待後之擷珠掘劍者。不亦可乎。

禪師東渡述志長詩。可爲其自傳之鱗爪。略補明季遺闕之闕。自康熙十二年以後。三藩反清。鄭經由

臺灣起兵內渡入閩。義民蜂起響應。劉國軒亦舉兵反。是爲明人抗清之殿軍。此詩作於康熙十五年七月。距鄭經大敗僅半年耳。詩中有云。

「時昔渡海時。沿海撥纜纜。蒼生何顛沛。赤子盡飄蓬。塗毒劫民物。嗚悲使祝融。樓臺皆灰燼。城市成故宮。……」則清兵在閩浙沿海劫掠焚殺之慘。如在目前。「船中戎器少。餉供提來多。人人稱將佐。威風怎奈何。……」義軍畏處。在代表抗清之淳樸民意。絃高卜式者流。捐餉獻糧。固極踴躍。然苦無處得軍械。故云「船中戎器少。餉供提來多」。投軍者雖義憤所激。曠聚容易。究非久練節制之師。殊難層層約束。故有「人人稱將佐。威風怎奈何」之歎。亦見禪師見識高人一籌。

「彼人被榮耀。職授大總戎。不負男兒志。爲國當盡忠。天意猶未威。撓讓枉勞功。此爲曷末義士之一疑案。禪師曾寄示此詩於其琴弟子人冕鶴山。鶴山「上東華禪師書」云。「瓊章之內。有「彼人被榮耀。職授大總戎」之句。彼人則何人乎。此事首末如何。伏乞密被書示矣。」高博士注云。「覆書不存。」「彼人」仍待考。」余以爲此事。禪師未必明告日人。查禪師東渡。在朱舜水之後。張非文之前。舜水已爲德川師。乞師尙無望。則東華更無能爲力。且東華甫抵長崎。卽遭宗派之厄。初幾被逐回國。後

亦不免於幽禁。雖其在日私誼以人見爲第一。然對義軍內幕。師必守口如瓶。蓋說之既已無益。傳洩徒以資仇者。東舉不爲也。查人見此書爲癸亥九月十九日發。可見禪師此詩。在德川光圀招聘未得幕府准許以前。似未曾以示人。又觀其後。人見辛未中元前一日書云。「鴻雁未來。日仰長空。」則師久未致書於彼矣。又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人見書有「域異俗殊。而口舌不通。情思阻隔。想夫無對語盡情之友耳。僕平日與人會晤。而談不及俚俗利名之事。唯及山水之幽勝。古賢之風操。則不覺日斜更深也。」似其前嘗詢此事。爲師所諷責。此書頗有陳謝疏辯之迹。又觀禪師與光圀同游清音禪寺和光圀詩云。「孟浪奚知到日東。扶桑龍象盡豪雄。他鄉莫問中華事。久阻音書信不通。」足見東舉東渡後之失望。與緘口不談義軍事。卽禪師開山壽昌後。爲其最得意之時。然其清規「不願共住三十六條」之中。尙有「素善訕謗。好專諍訟。與陰爲間諜。叵測者」一條。則此等事。禪師必不以告任何人。然亦因此淹沒當時可歌可泣之事不少。今幸有此一長詩。略窺鱗爪。第未知閩浙經清幾番大文字獄之後。民間尙有若干遺聞真跡。藏待發掘者否。

文士習稱明清武職之總兵爲總戎。此詩大總戎云者。究指鄭經。抑指他將。手邊無閩浙遺獻可攷。但

必爲當年曾與禪師同袍澤之抗清將領。禪師見其官高於識。難與成事。故臨去勉以「爲國當盡忠」。而歎其「撓攘枉勞功」乎。詩中所謂「彼人」也者。似並不知東皐之才識器度。不能言聽計從。故東皐有「大事冰消矣。願命自潛蹤。數年徒碌碌。空與別人勞……」之歎。然「數年徒碌碌」。則非偶爾之參預。「空與別人勞」。則師非置身事外者。是可斷其參加抗清之役頗久也。

「幸爾脫陷窞。暫喜出塵囂。箇中惟危處。聞說也魂銷。」此處用「陷窞」及「人心惟危」之典。則東皐當日之艱險。不僅清兵似義軍內尙有謀不利於東皐者。「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此東皐之所以忽然而去耶。續云「去閩復回浙。焉得有情廳。艱險非可測。就理倩誰調。旌旂蔽天日。劍戟列迢遙。」「去閩」一事。更證禪師之參加抗清。因當時義軍多在閩。若爲參禪。則不須去閩。「復回浙」正所謂「數年徒碌碌。空與別人勞」。而茹志遠引之時。時距鄭經之敗僅半年。則「彼人」云者。或卽鄭經亦未可知。蓋自檣以下。非東皐所欲譏。亦非其所宜依也。

「丈夫家四海。扶桑豈好逐。片帆任飄泊。淹纏也石尤。任浮滄海去。心事付東流。」尤見東皐之去國東渡實不得已。非所願也。其下有「浮世因飄泊。空花任隱淪。」益見其孤懷隱痛之深。情文并至。

東臯東渡後之十年。其胞兄蔣尙卿。復偕張非文及穆迂居士等至長崎。尋訪東臯。此爲明人最後乞師謀恢復者。然大勢已去。舜水東臯且無能爲力。則非文、尙卿、穆迂諸義士亦所謂盡心閉志。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歟。然足徵明人迄不屈於清。且足證東臯一門忠孝。與彼薩曾參加抗清義軍之脈絡。此事在東臯東渡後。心之所痛。不復出口。故年譜不載。余以爲其與閩浙義士參預計謀。當在康熙七年招諭鄭經被拒之後。其從軍亦在康熙十二年鄭經謀攻泉州作根據之時。此或東臯詩所謂「數年徒碌碌。」去閩復回浙之迹象耶。文獻不足徵也。姑待異日。但此五言長歌爲東臯慷慨抑鬱之蘊藏。亦明末義士抗清之逸史。中士從未之見。卽日人所出「東臯全集」亦不載。高博士以好琴而識東臯之名。以愛東臯而窮搜其遺墨。精誠所感。率得借抄「水戶彰考館」抄本。以公諸世。使論東臯生平者。略得點睛。此爲博士對於東臯之莫大功績。惜原稿以此雜列於附錄中。余特商於博士。就其詩選所分「法」、「人」、「境」、「時」四部之首。特加「總」部。而以此詩當之。余豈好辯。實博士之虛心耳。如此分類。雖亦一法。然其中尙無可移置者。以忙冗無暇一一精校。姑俟太平有日。全集問世時。爲之可也。

東臯詩中尙多可窺其心境者如除夜云。

「此地唐津不是唐。唐津昔日把名揚。唐山唐水非唐境。唐樹唐雲非唐郡。唐日唐月同唐突。唐時唐節光陰速。唐津除夜今宵延。明日唐津又一年。」

通首慷慨悲憤。其思明斥清之真情。刺透紙背。高博士重視此詩。與余同感。但詩爲兩句一轉韻之佳構。其六七兩句。因日人讀詩顛倒字句。且原稿或爲行草。致被日人將「速」誤爲「過」。且誤置於「光陰」之上。「延」誤爲「是」。皆失韻。亦失「延」字守歲之意。今就韻形義三者爲之訂正。此詩博士偶以與他詩多首。雜入傳中。而未列入詩選。余以既別有詩選。皆宜移置。但於傳中必要處。註見詩選。以求篇幅整潔勻配。皆承領納。

東臯愛國深情。散見於詩文者。多難枚舉。其「讀蘇武傳」詩云「孤臣心固如金石。不枉漢庭有大賢。」蓋坦然自況矣。其對家庭亦極孝友。故將其「萱堂設帳之辰。」「先嚴七週之期。」與「思親自貴」各詩。移於「人」部之首。而「至綺得晤家兄」詩。因與「謝非文（張非文）居士」詩及「和穆遜居士鷓鴣天詞」有關。略依年次排於後。餘詩繁不備指。

禪師手訂「不願共住三十六條。」開首卽爲「不敬三寶。不孝父母。所爲犯官府禁制者。」與其他

遺稿參看。皆足證東臯儒佛并修。入世出世。惟心所現。無不圓通自在。眞所謂「欲著袈裟爲多事。一著袈裟事更多。」非普通所謂出家人自了漢也。其中尤以「法華三昧塔銘。」「不二法門念佛宣指篇。」「復水戶侯（光圀）大檀護法啓。」「日本來由兩宗明辯」及「壽昌清規」等。皆爲東臯禪師諸法具足。衆善奉行之極致。

博士之留心東臯自琴始。余之懷疑心越自名始。校讀既竟。余諦觀東臯凡正式疏啓多署與儔。僅私東酬唱用心越等號。則「兩宗明辯」中所謂「唐山賤名聞之京省久矣」者。當爲「與儔」其名。但傳云。「初名兆隱。」則「與儔」、「心越」、「東臯」三者。皆爲具大知識後所自取。古人自名。莫不有其義。余以爲「與儔」者「敗類」之對稱。以彼博學。當取毛詩「以莫不與」及韓文「孰與爲儔」之義。明末雖多忠臣義士。然自洪承疇以下。爲虎作倀。認賊作父者。皆敗類也。故與儔之名。當取於禪師立志抗清之日。高傳亦涉及明太祖徵時。嘗爲皇覺寺沙彌一事。或亦東臯抗清之遠緣耶。未可知也。「心越」當爲義軍敗後所取。不僅禪師越人。以示身離故鄉。心仍在越之義。且越者。勾踐嘗胆治吳之地也。師之心當在於此。志恢復也。迨抵長崎。卽厄於宗派之難。幾被逐。旋被幽。知事不可爲矣。余以爲東臯之號。當取於東渡

以後阮藉奏記云「方將耕東臯之陽。輸東稷之稅。以避當塗之路。」至此事既不可爲。故禪師有避秦避世之念。此消極之義也。且禪師衣鉢實受於浙之皋亭寺。閻堂方丈。今東鄰延師宏法。則皋亭之道東矣。此積極之義也。大知識兼具並攝。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不可方物。沉囿於一孔乎。余始疑心越東臯。號俱不似禪門素習。今得略窺一孔。雖未具足。宜若可釋然矣。

余雖能顧琴譜。但無暇習指法。曩遭張宗昌之難。與魯紳夏渠園間道走青島渡日。因得習彼邦古語之間。會遍觀各收藏家珍品。渠園雅善操琴。秋在京都。有浦上玉堂後人邀往聽琴。謂係家傳心越琴法。世守不替。觀其按譜無誤。但琴則啞不成聲。諦聽始知其大小絃均以無法購得。時以意度仿製者。且僅絃成繩形。未加外纏。故難成聲合度。然如此者且墨守二百餘年。其守家法固可嘉。倘日人於孔孟中庸之道能如此恪守。則七年之戰。將無由起。所謂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者耶。噫。

原稿以「東臯心越禪師傳」及「詩選」爲主。餘統爲附錄。其中東臯遺著、博士新著、與日人諸作并列。因就商於博士。以年譜附於傳。將傳中各詩移於「東臯詩選」。其附錄中。除「東渡述志」長篇移弁詩選外。別立「東臯文選」。而以日人有關東臯之詩文。彙爲「東臯善緣輯要」。俾與博士所編「東

「舉學東傳系路」等各爲一卷。並商同輯補如干篇。總名「明末發僧東舉集刊。」意在主賓有序。名實相符。但忙隙粗校。恐多未當。承博士不以爲僭越割裂。反笑謂「我乃張華望氣君。如雷煥掘得龍泉大阿矣。」其冲虛謙遜之懷。愧余時力均未足以副之。博士與余夙爲道義友。今深患難交。他日止戈囊筆。發遺拾遺。再求於閩浙遺獻。父老口碑之間。或更有所補益。屆時余亦獲爲太平之民。當重爲之精校。稍補今日之疏漏。博雅君子。幸鑒察宥。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歐戰休戰第二十一屆紀念日滌江玉堯生校後識

自序

明清之際。中國高僧。多乘榜浮海。東渡日本。匪惟避地。亦兼弘法。維時。東遊諸大德。悉具無上智慧。用能大振宗風。至於文藝。特其餘事。東皇師禪。一代龍象。復多才藝。杖錫東征。更大有造於彼土。是不可以無傳。

禪師俗姓蔣。名與儔。字心越。號東臯。浙江浦陽人。生於崇禎十二年。八歲薙髮受具。康熙十六年。乘舟渡長崎。駐錫興福寺。於時日本東部。有德川光圀。諡義公。乃水戶藩王。將軍德川家康族也。光圀博識多才。學綜儒佛。明道臣朱舜水先生東渡。彼賓館之。敬禮如師。比聞禪師來崎。特一再奏請幕府。並走車騎。迎致水戶。師繼注水戶天德寺。改其名曰壽昌山祇園寺。以康熙三十一年開堂。自此。師徧交日本高僧鉅儒。說法講經。以終其身。

禪師博學多藝。擅鄭虔之三絕。續印人之一傳。尤長於鼓琴。僑日十有八載。爲彼邦壽昌派開山之祖。

而琴學東傳。亦自禪師始。德川末年。日本大臣鴻儒高僧名醫。競慕中土文化。往往就禪師請業問道。禪師有教無類。隨緣開示。聲教東被。佛日常釋。禪師之功也。

余癖嗜音樂。雅好鼓琴。治日本琴史。始聞禪師名。而徵諸中國文獻。其名不彰。心竊激之。用是發願。擬輯遺著。彙爲一集。傳刻於世。七年以來。輒於公暇旅游日本各地。徧訪禪師遺蹟。所至古寺名刹。遇有禪師手迹。或紀載之有關禪師行誼者。雖片楮隻字。必予傳寫。斷碑殘石。亦加摹搨。其藏於博物院者。旣一一著錄。更就市肆購求。綜余所得有關禪師遺著遺物。都三百餘件。前歲西曆一九四一年晚秋。發篋羅列。如親警歎。如尋古歡。旁參以日本古今學者之東學研究資料。輯爲東學心越禪師全集內分詩書錄印四種。並爲傳以冠之。付梓有日。會太平洋戰起。痛深國難。此事遂廢。然蕭條異代。如聞雅音。羈旅同仇。彌懷高躅。禪師之不可無傳於中土。審矣。雖全集問世。有待於異時。而本傳殺青。宜及於此日。不辭固陋。輒以余所撰東學心越禪師傳。及附錄若干篇。並付剞劂。以饜斯土學者。倘因此而引起東學研究興味。固爲余之厚幸。抑區區之意。不獨傳其人。亦將傳其學。則此傳之作。或爲絲桐冥契之一證云爾。

西曆一九四三年歲在癸未五月十二日荷蘭高羅佩識於重慶荷蘭大使館之吟月齋

例言

一、本刊紀年以中國年號爲主。並加西紀年號。以便讀者之檢索。闕略者希與『年譜』參照。

一、本刊多引用日本人所著之中國文所謂「漢文」。其中雖有不合中國文法之處。惟其大意仍通。故不復改正。

一、本刊中所記載之人名。其下加以夾注略傳。寓日之中國僧侶。傳記較詳。冀爲研究明末清初佛教者之一助也。

一、本刊編輯體裁。係兼用中西方法。最難恐所難免。深望博識之士。予以指正。則幸甚焉。

高釋佩識

目次

許序

王序

自序

例言

卷一 東臯心越禪師傳.....一

附年譜.....一八

詩選序.....二九

卷二 東臯詩選.....三一

總發俱並攝 一首

法佛法禪機 三十二首

目次

人統齋唱和 四十四首

境游覽咏物 五十八首

時感時述懷 四十四首

卷三 東臯文選……………八九

長崎延命寺法華三昧塔銘 般若塔銘 寶廣山鐘銘 宗關寺新鑄鐘銘 曼

陀羅關記 日本來由兩宗明辨 復德川光園啓 不二法門念佛宣指篇 三

教辨 壽昌清規不願共住三十六條 環景樓賦 尺牘十九柬

小序……………一七

卷四 東臯琴學東傳系略……………一九

附書琴腹 琴記人見鶴山 虞舜琴記 藤田東湖

卷五 東臯善緣輯要……………二九

辨牛書一柬 木菴書二柬 今井書一柬 德川光園書二柬 德川綱條書一

東 牧牛書一束 禎順書三束 英中書一束 獨菴書二束 元祐書一束
人見鶴山書十一束 安積覺書一束 德川光圀詩詞錄要 附吳大禪師詩一首
壽昌山開山錄 偕宗山六景 東臯心越禪師雜詠序 東臯心越禪師末後
事實

明末義僧東臯禪師集刊

卷一 東臯心越禪師傳

荷蘭高羅佩 撰

梁武帝大通元年（五二七）達摩大師航海而來。爲中國禪宗初祖。法眼禪師法眼文益。唐光啓元年（八八五）生。造虛曆

八年（九五八）歿。曰「祖師西來。非爲有法可傳。以至於此。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見其宗門十規論。黨護。此言簡

易。殆足爲宗門法要。自祖師五傳。而至大鑑禪師慧能六祖。諡大鑑。唐貞觀十二年（六一三）歿。說法利生。經四十載。

學者數千。無不信根專篤。而宗派之分。亦自此始矣。契嵩禪師契嵩仲繁。號明教大師。蘇州鐔津人。宋景德四年（一〇七二）歿。

曰「正宗至大鑑。其傳既廣而學者遂各務其師之說。天下於是異焉。競自爲家。故有滄仰云者。有曹洞云

者。有臨濟云者。有雲門云者。有法眼云者。」見其傳法正宗記八卷末。

蓋自大鑑以上。間有支裔旁出。大抵分化一方。而不自立宗派。大鑑二大弟子。曰南嶽懷讓。曰青原衍

思。鴻仰臨濟二宗。並出南嶽。曹洞雲門法眼三宗。並出青原。曹洞與鴻仰臨濟三宗。同創於晚唐。雲門法眼兩宗。較後起。盛於五代。東臯禪師。為曹洞嗣法。故欲傳禪師。必先述曹洞一派之源流。

曹洞宗創於洞山良介禪師

設俗本禪師。越州會稽人。唐元和二年（八〇七）生。其門人曹山本寂

設禪

師。泉州莆田人。唐開成五年（八四〇）生。天復元年（九〇一）寂。晚年隱居撫州曹山。

大興法席。學者雲萃。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介寂南師。

法雨宏施。溯其住世之日。下距北宋熙寧之世。不過百數十年。而契嵩禪師云「雲門臨濟法眼三家之徒。於今尤盛。鴻仰已息。而曹洞者僅存」上同。當時曹洞亦衰。概可想見。迨南渡以後。偏安一隅。亂世士大夫。

往往作出世想。禪宗諸派。於斯復興。而曹洞尤盛。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真歇清了禪師宋元祐三年（一一一五）寂。於西湖畔。建臯寧崇先寺。佛祖歷代通載稱臯寧寺。門人雲集。洞上宗風。由此重振。嘉定十六年（一一二二）

生。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寂。於西湖畔。建臯寧崇先寺。佛祖歷代通載稱臯寧寺。門人雲集。洞上宗風。由此重振。嘉定十六年（一一二二）

二二三。日本僧道元釋希玄。諱承陽大師。宋慶元六年（一一二二）生。寶祐元年（一二五三）寂。來中土求法。於明州天童山謁如淨禪師。如淨生。紹興元年（一一二二）生。寶慶元年（一二二五）入如淨之室。三年歸日本。為日本曹洞派之祖。有元

生。紹興元年（一一二二）生。寶慶元年（一二二五）入如淨之室。三年歸日本。為日本曹洞派之祖。有元

一代。刺麻教盛行。禪宗日衰。明初太祖徵時。嘗為皇覺寺沙彌。永樂時姚廣孝實為謀主。禪宗一時再興。其

後九轉鍊丹之徒。盛揚長生久視之術。朝野亦遂訕佛崇道。禪宗諸派。又告中落。天啓間。大閩專政。毒蒲天

下。摺紳士夫。相率披緇。斯時曹洞派。特盛於吳越。明亡。勝園遺民。多遁入空門。參曹洞者。亦不尠焉。

是時覺浪增盛。禪師講法於杭州壽昌寺。學者雲集。覺浪爲曹洞嫡嗣。上承良介衣鉢。後傳燈與臯亭寺。關堂大文禪師。關堂乃東臯之師也。

東臯禪師俗姓蔣。諱興儔。字心越。初名兆隱。別號東臯。鷲峯野樵。又越道人。浙江浦陽人也。

父名未詳。母陳氏。自

謂乃三國關羽之後裔。傳存銅印。謂係關羽之古章也。節東渡時。亦攜此印。現仍存於水戶祇園寺。水戶某家。有東臯禪師印記一書。爲關公多記筆淡。一七三二——一八〇一。所鈔。其啓稍異。曰「心越禪師俗姓蔣氏。兄弟尙稱夫人。乃唐伊慎之裔也。前紆疑亂。不邦。背別調氏。調氏出銅印一紐。遺之曰。此是遠祖漢等公侯七印之一。父兄皆城死。亦不知良人生死如何。如妾存亡。豈不可知也。仍今以此爲隨。今祇園寺所藏。乃是也。」但考此印。文係篆文。款式係花押。最早不過元代。決非後印也。至此印源流種種之異說。或由於明人好奇之風歟。

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之冬。父母祈嗣於西湖孤山之永福寺。

隋朝

建。翌年八月二十六日生師。甫八歲。投蘇州報恩寺。薙髮受具。年十三。廣游江湖間。後謁覺浪於壽昌寺。參究禪法。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依師命登臯亭山。謁關堂禪師。關堂命師沈思趙州狗子佛性無一公案。師悉心攻究。晝夜不息。每入室將啓口。關堂喝止之。如此者凡七八次。一日入室。復爲關堂喝出。於是師平生疑團。豁然冰釋。關堂乃與師以印。並授以偈曰「無文印子印虛空。印破虛空巖祖風。吾家種草恆垂秀。燈傳耀後示千虹。」時師年三十有二也。

越三年。適三藩稱兵。吳三桂大軍直抵衡湘。臺灣鄭氏起兵應之。閩浙義民蜂起。事將敗。師隱於西湖永福寺。

時有閉僧澄一者。釋道亮。姓陳。浙江錢塘人。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東渡。為興福寺主。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隱居。三十年（一六九一）寂。享壽八十有四。僑寓日本長崎。

主與福禪林。聞師德名。請其東來。師夙有遠游之志。遂應其請。東渡一事。斷決不易。日本由來兩宗閉禪（康熙十年。仍是生身之所。豈可一旦而棄之。豈不是大錯矣。蓋以大丈夫。四海為家。就遠離別國。亦不為過也。』

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八月。乘商船離杭。值明清江上交戰。東渡述志。見詩。曰：「身依矛甲間。耳

聞猶其匍。捨舟藏島岫。蹊嶠俯溟泓。淹蹇兩月餘。商船始信通。」十一月。船泊舟山普陀守風。普陀為觀音道場。諸寺創於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康熙四年（一六六五）為海寇所掠。香火遂衰。師悲歎之。

曰：「停帆泊普陀。因瞻大士即觀音容。潮音頃久寂。梵韻不聞鐘。樓閣栖鳥雀。宮殿宿塵鞵。池萍遠影斜。苔莓草蒙茸。黃金相剝落。寶笈亂塵封。登堂心悚慄。坐石意龍鍾。暗嗟名勝地。何日復相從。」按普陀諸寺。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

砂復。十二月渡海。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正月十三日抵長崎。

其時日本德川幕府。僅許外國人至長崎。漫遊他埠。則懸為厲禁。鎖國政治實行以後。此禁益嚴。惟幕

府對中國僧侶較為寬容。當時僑寓日明僧為數甚衆。臨濟黃蘗二派獨盛。曹洞禪僧。東渡宏法者。殆絕無而僅有。臨黃二宗僧侶。既居上游。遂味本來。對他派僧侶之東渡者。不僅不予接引。甚或加以排擠焉。重以

明末清初。中土僧諍之風。其詳見陳垣先生所著明季滇黔佛敎考（輔仁學報八卷）。並清初僧諍記（同九卷）。波及僑日僧侶。臨曹之間。齟齬尤甚。（詳見

執斧集（日本臨濟僧桂林聚公著。庚辰三十九年刊）有「長崎人招明僧辨」一篇曰：或問。因之長崎有明人所建之三刹。曰東明山興福寺。曰分樂山福濟寺。曰崇壽山崇福寺。蓋此三刹者是明僧之所創也。凡遷其住持人。則命爾前來往客以招客。是故或時與揭把許之僧僧來。或時據法全圖僧倫之完居士來者有焉。然隆元末卷二禪師。已於明國開堂演法。而後遣入本邦者。非爲法忘身者耶。曰。不爾。吾聞隆元、木卷、即非、高泉等之數人者。誠是近代明國之僧也。雖然一錫纒然而已。於是乃應商船之請。遽入本邦來者也。自今而後。欲招如此之僧。復不可得也。宜哉。況如元遠者倚心越。僑隱有帶羅印來者。非隱元之下之楊子。則不許長崎三刹之住持焉。」

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以來。長崎開爲特別港口。直隸幕府將軍派奉行（即中國所謂二人駐焉。船

船進港。稽察甚嚴。甫下碇。奉行官吏即偕中國譯官登舟。（譯官亦謂通事。先民傳（宣統中國人處千里者。嘉慶二十四年持江戶）云：譯易也。以所有易所無也。其傳語

人。古名四方。今通謂譯。漢之通於日本也。尚矣。仍置文筆寮。設譯館。譯士若干員。中古以來。和漢氣海稍少。譯名幾乎熄矣。明治年間。華人買船。交入崎港。因是復立大譯小譯。編目通事。此據其聲請方言。講規則。達法令。以悉明。或此情辭。華人馮六始充斯職。馮六少來於崎。崎俗頗相習。久之生理不通。先是華商航東。各隨其便。來販各港。而崎尤爲興矣。崎尹小笠原氏。始以馮六爲通事。傳國令。仗華商互辨生理。崇禎八年。官新下令。華人通商。但限時港。而不得別港相接。若犯禁法。由是華船入崎者。日益鮮聞。靈業果然日熾矣。有顯川官長者。組與人。本姓陳氏。始不知何名。萬曆二十七年。十九歲來崎。寓居多年。遂成土著。天啓年間。官募譯士。只馮六等同儕。列爲四人。順治初。馮揚、

山崎二尹。甫進大譯小譯。順治十年。一大譯上元。官階掃銜。復以彭城仁左。河屋治左。歐陽紹右。何仁右。充小譯部。後按鄰起家者。始十數人。不能悉數。東華山崎時。此輩作譯官。乾隆年間之譯。見袖海編一書。清白史集。昭代叢書。小方壺奇蹟叢鈔均載。著者汪錫。字翼會。號竹里。錢塘人。乾隆年。詢客查貨。備極苛細。稍涉違礙。即多方留。往還長時。至於寓崎中國人生涯。此網珠詳。其事見清叢家詩史。

難。商旅往往以賄求免。而沒收商貨。拘捕旅客。甚或株連及於船主與中國僑商之事。仍數見不鮮。惟譯官大多為中國人。對東渡商客。大抵有鄉土之情。輒以權宜開方便之門。禪師抵岸。譯官既詢悉為曹洞嗣法

和尚。不屬臨黃。困惱殊甚。既恐奉行不許登岸。又慮住崎臨黃僧侶。或有異議。因勸師自承臨黃。暫棄曹洞師。因辭之。譯官以師不諳日語。告日本官吏。謂師屬黃檗派。因得登岸。甚後事發。一時集矢於師。而不知當

辭實譯官詭詞也。師既登岸。謁澄一於興福寺。遂駐錫焉。興福寺為萬崎江浙商人所創建。先基。萬曆年間。有西淨乘人劉覺者來崎。於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出

家。自稱法名曰真圓。精葦市東。時江浙客商及商船船主。欲創一寺於崎。便僑商念佛。發願庇輦。爰共募資。即真圓隱居之所。建興福寺。其側又建媽祖堂。寧慶園為寺之一代。崇禎五年(一六三二)真圓示寂。如定釋駢子。江西建昌

人。嗣為二代。如定釋義多才。佛法之餘。復授日本人以造佛造像之術。今長崎眼鏡橋。即如定所建。是橋乃日本拱式橋造之始也。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二)。如定復歸。遂給釋性融。姓李。杭州人和人。嗣為三代。逸然善畫。負盛名於

日本。是時客商復募資。重新寺宇。以如定曠居之所。修建東賢處。植以桃樹。籬以修竹。有清泉怪石之勝。作為歷代寺主隱居之所。境內有東明八景。頗負名於世。逸然退隱。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隱元嗣為四代。釋隆琦。姓林。福建福州

人。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生。以家貧。十歲鬻學。耕樵為業。後至普陀山禮觀音。於是崇佛心起。歸國謁建福禪師於黃檗山。剃髮受具。後至興福寺。舉為贊隱禪師之副。順治九年(一六五二)日本後光明天皇欲創一禪林。命逸然渡中國。

而聘隱元。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隱元抵崎。歲六十有三也。始住錫於興福寺。十五年往江戶。謁德川家綱將軍。蒙禮最厚。崇禎王羣臣。多歸依。將軍請師建寺於山城之宇治。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隱元於此創黃檗萬福寺。而為日本黃檗宗之

開祖也。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沒。享壽八十有二。（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遊一東渡。爲興福寺五代。造範法初年。遂易以日本僧侶住持。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堂內東廡不戒於火。今只留古樹一株。僧謂知定禪師手植。

興福寺亦名東山。長崎明人三刹之一也。今游覽斯寺。當知昔日東皇禪師深愛此寺之故。寺占市

東山麓。前俯崎灣清波。後仰嶺巖綠壁。花木繚繞。蔚然深秀。長廊曲榭。仄帶松門。誠修靜絕塵之勝地。（其詳見上）

。境內有東明八景。卽龍泉劍池。石掛珠簾。海棠垂絲。石屏梅友。秋山落照。尋話雨廳。晚風聽竹。午夜松聲。是也。每值風清月朗。文人墨客。嘗游於此。卽景賦詩。遂爲崎市名勝。東皇禪師深賞之。吟有東明八景八首。

見詩
遍。

師於說法之餘。復游墨戲三昧。吟詩作畫。皆臻神妙。日本禪僧多聞風而與師相往還。如藍山（釋見傳。日本拜摩）

人。曹洞高僧。天啓六年（一六二六）生。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沒。鼓阜縣美濃郡龍泰寺主。讀日本高僧傳曰。經寶七年（一六七九）。心越禪師東渡。寓於長崎。雪生平嘆洞上荒涼無人。而今喜越公至。乃爲導使。慰問焉。明年隨越入京。

飛錫相訪。是偶曰三十年來。竟知知識。尋常更欲其宗源。相逢壽地無言語。直下頓生沒兩門。越（龍婦。釋松雲。曹洞僧。日本陸奥人。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上。順治十三年（一六五九）爲山城神應寺主。十五年移山城興聖寺。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沒。

諸僧。其最著者也。道俗兩方問教者。接踵而來。師助悟禪機。授習古琴。（夫中國七絃琴者。往昔日本人識其名。而未嘗知其實。日本舊籍。多載琴一字。而

其憲拾指和琴。新發琴。皆爭瑟之一種。非中國先聖之製也。其詳見敝著琴道七卷。英文本。一九七頁。二〇三頁。民國二十九年東京上智大學出版。）善師東渡之時。攜來古琴三張。虞舜。素王。萬壑松是也。虞舜一琴。後歸水戶德川家。歷代

之寶。水戶清澤藤樹東海作記。書之於琴匣(記見卷四。琴並匣。現在仍存於東京帝國博物館。余淡退光。有半毛簡文。余嘗彈之。音清越有餘韻。)素王並發靈松。不知存否。而普授琴道。日本士大夫多從之。杉浦琴川與人見的山等亦傳斯道。蓋幕末時代。琴學盛於日本。實師之功也(日本琴史。見卷四。)

並授以繪畫治印之術。誨人不倦。故人亦樂從師遊。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應長崎延命寺之請。撰法華三昧指歸。至今猶存。諸見文選。師之名聲。由此日益廣揚。

時隨濟黃檗僧徒。嫉師之成功。惟恐曹洞復興於東海。臨黃將相形見絀。遂陰謀害師。黃檗僧鐵牛註釋

鐵牛。日本石見州人。生於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十一歲投石見提宗寺。十九別髮受具。後往江戶。住錫東禪寺。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隱元禪師渡來長崎。鐵牛謁歸於長崎崇禪寺。十八年隱元創萬福寺於宇治黃檗山。秀實諸師。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依木菴禪師之勸。舉為江戶白金。曇瑞釋性俊。字子杲(或獻)。姓陳。福州長樂人。生於崇禎九年(一六四〇)。瑞聖寺二世。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啟。十七年出家。師事即非如一禪師。後航海長崎。為崇禪寺二世。康熙元年(一六六二)。上宇治黃檗山。十二年歸崎。二十年(一六八一)。時適國內饑饉。曇瑞獨將徒勸。亞兆溪黃年餓饉益厲。自造大釜施粥。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再上黃檗山。為萬福寺六代。二十四年(一七〇五)。啟。兆溪黃

僧。日本人。鐵牛禪師弟子。工畫。探知師抵崎時。曾權稱黃檗僧事。竊喜。擬告長崎奉行以師假冒黃檗僧之名而入國境。

應即驅之歸國。此陰謀為譯士所偵知。恐一經窮究。昔日詭稱之罪。將歸己身。故屢訪師於興福寺。勸之秦。湘從黃。師回却之。後曇瑞復聞師與澄一嘗執師弟之禮。而澄一則係黃檗僧侶。故謂師外從黃而內揚洞。必挾詐以欺黃檗。實則師初抵崎。澄一即要以師徒相稱。師商量衆客。多勸師師專澄。公暫得安居。故以師禮事之。決非有棄洞從黃之意也。訟師之前。曇瑞先稟報黃檗山主。當時黃檗萬福寺主。為中國高僧木庵

禪師 性瑠。姓吳。荆管江人。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生。崇禎八年（一六三五）謁永寧禪師於破山。受具。翌年游杭州攝待寺。見覺圓禪師。又遊天童山。謁密雲和尚。十一年（一六三八）欲登寶塔和尙。明奉充國寺。十三年（一六四〇）駐錫。順治四年（一六四七）退居紫雲寺。五年謁隱元禪師於黃龍山。八年爲首座。十一年（一六五四）意未參禪師士隱林之請。住錫象山慧明寺。十二年回紫雲寺。夏六月東渡。駐錫於長崎興福寺。十八年（一六六一）移居山持宇治之黃樂山。康熙元年（一六六二）謁隱元席。第 二 講。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寂。未幾弟子觀香造像。長於蘭竹。工書。顏真姓名於日本。 其爲人也。心廣志遠。對鐵牛、曇瑞之陰謀。深不謂然。謂曹洞雖異派。然仍屬正宗。曹洞若昌盛於東瀛。亦禪宗之光也。曇瑞等陰謀遂敗。

時日本東部。有德川光圀者。繼義公水戶

東家東北。列在茨城縣。

藩王。其家爲所稱御三家之一。乃德川將軍同

族也。光圀雖與將軍誼屬一家。然深懷將軍自立爲霸。專操國柄。使其「天皇」垂拱京都禁裏。而不能親政。爲復興帝政計。擬編日本國史。使國民以今鑑古。而起其忠愛之心。乃僞徵國內學士。建彰考館。命編輯大日本史。明朝忠臣朱舜水先生 名之塚。字魯真。浙江餘姚人。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生。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卒於日本。見湯壽潛著舜水遺書（民國二年出版）。 東渡。光圀亦聘之。康熙初。住彰考館。實光圀之嚴師也。光圀有治園才。改良落民生涯。誠爲當時之名諸侯。

光圀雅重中國文化。聞東皇至。特命水戶藩儒今井弘濟

名小田原。號靜與、竹齋。又知、竹。幼好文學。且習古技藝。一經弘濟。盡得其秘。康熙十二

年（一六七三）。水戶藩公使覽音官。入彰考館。也年作將軍之侍從。待

長崎特別情形。抵滬後。即探知鐵牛曇瑞之陰謀。遂馳書於師以告之。書上書錄 並報告光圀。光圀欲師速來

水戶。以免其難。遂奏幕府。幕府原不欲中國僧侶過關來東。故其所奏。延未批准。長崎奸僧。咸脅日迫。師乃

親訪木菴禪師於黃巖山。以期疏解。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臘月下浣登舟。十九年正月十四日抵大

阪。驚山禪師與日本洞上諸老。迎之入宇治興聖寺。寺主梅峯釋竺信。姓舟橋。日本大阪人。崇禎五年（一六三

之水戶。館於耕山。後歸錫山城興聖寺。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寂。感敷接之。敬之如師。旋謁木菴於黃巖山萬福寺。有相見恨晚之概。師具

道其故。木菴慰之。二月後。師至京都。館於德川綱條（光圀之子）別業。游覽京都南禪寺諸禪林後。往大

阪。駐錫曹洞月光院。是地曹洞高僧。多往問教。均慶洞宗之復昌。四月十五日師離大阪。渡瀨戶內海。五月

四日抵崎。

其時曇瑞等聞師於宇治傳布洞宗。懷恨更深。竟詔告師於奉行。奉行疑之。立命閉師於一幽室。師逆

來順受。在囹圄中神色不變。戲著曼陀羅圖記。記見文選。驚山天柱。釋傳慧。日本南紀人。順治五年（一六四八）

著有滄水一編。報恩綱。並行於世。與曹洞諸老聞之。義憤填膺。羣起謀教師。但卒無功。翌年七月。光圀聞師厄。深愍其冤。再

奏幕府。並自稟將軍。蒙准釋師。並許其至江戶。時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也。光圀遣遺車騎。迎師江戶

小石川別墅。特備琴養亭側樓。招居之。按小石川別墅。有徵樂園。琴養亭乃位其東側也。大川瀨城（日本橋者。乾隆三十年生。道光五年卒。精通五經。著書頗多。）遊後梁園記曰。亭之闕壯。

冠於胸中堂間。其名蓋取之杜審言詩。水作琴中聽。山疑筆裏看。雖然。胸中骨節。氣所不熱。何似使亭亭此名乎。亭前名。遠山高聳。紅花綠松。掩映其頂。青嶺紫嵐。雲帶其巖。使予神魂先飛其間焉。同治年間。塔亭火燬。不復甃。

師既作光園上賓。好僧知不復能加害。陰謀遂寢。蓋師自移居江戶。其難亦遂解矣。

自是光園與師。過從甚密。光園佩師氣品高潔。精通文藝。師亦重光園爲人好義。勤於學廢於政。光園與師之雅誼。至死不易。

光園夙崇禪宗。以爲足以使武士忘私。而使平民尙道義也。水府有一古寺。名曰天德。年久失修。致傾圮成殘墟。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光園重修之。舉月坡禪師爲主。釋道印。日本當洞僧。賦有「初會心越譯師」三首。日新覽因所已千年。且喜遺兒來

續校。彈指未成神調妙。清音何必在琴邊。胡音漢語路方通。相遇全提舉祖宗。問到西來用意旨。一聲笑倒太虛空。破斷無語此心真。一句未嘗分主賓。言會且須趁日去。異風互愛異州人。二十年適月坡示隱

居之意。光園乃請師於茲開山。俾中國西湖諸老之傳。永綿於日本。師欣然諾之。因奏幕府。請許師往水戶。但是時朱舜水先生住水藩。幕府藉此爲故。謂水府同時居留二中國人。實不能准。師是以未得就道。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舜水長逝。光園再啓奏。於二十二年四月。幕府始准師入水府。

光園於是悅甚。於府內北三之九石野舊宅。特備別邸。迎師館之。以待天德寺工竣。依明代寺院式改築。蓋師之道風。已遍達此地。當時鉅儒高僧。咸來問訊。初以文墨交。日久具服其品格超羣。高僧如總寧寺

丹心

日本曹洞僧。明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入水戶國蓮寺。

大中寺蓮山

釋名易。曹洞高僧。日本水戶人。住水戶普應寺。光園其重茂。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移下野大中等。三十三年歿。享年六十。

松寺如實

釋秀本。姓松。日本肥前佐嘉人。曹洞僧。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生。為茂源青松寺主。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歿。

經山寺獨慈

釋支光。曹洞高僧。日本關西佐嘉人。崇禎三年(一六三〇)生。住長崎崎本寺。有譽者甚多。其獨慈獨語一語。流入中國。鼓山為禪禪師。一見家業。遂作序并許註。且贈之以偈曰。唯相放光來。獨慈獨語復發林。荷持大法臨空力。家國開明真古今。上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歸京卒於水戶。三十七年(一六九八)歿。

慈德寺丹嶺

釋祖衷。住田津。日本大和人。曹洞高僧。崇禎六年(一六三一)生。為賀州寶國寺住持。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歿。

靜居寺天桂

見上。均

左袒傷衫頂禮之。鴻儒如人見鶴山

釋文元。名宜卿。安鶴山。竹洞。野節。括岩。又餘慶。日本山越人。崇禎三年(一六三〇)生。工醫藥。舉為游軍侍醫。並為傳官。善鼓琴。後於水戶彰秀館館員。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卒。

安積潛泊

名登。字子先。水戶藩儒。幼師事朱舜水。後監觀彩幸館大。日本史稱儒。乾隆二年(一七三七)本。享壽八十有一。

杉浦琴川

慕府儒。真。學琴學門人。

今井弘濟

見上。皆親炙之。師教之以琴。正其詩文。復指點六法。晝夜不倦。師與彼等友誼之篤。讀其書信可知。

師嘗習日本語。時賦和歌。

即日本。並俳句。即日本。為世所稱。

為日本上古所創。境內有『鎮靈石』。傳謂其甚深埋地下。稱『鹿島七不思議』之一。師有咏鹿島鎮靈

石並賦。見詩選。

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聞其兄蔣尙卿借張慶

字非文。初名宗升。建後進。餘姚人。天啓五年(一六二五)生。嘉祿有奇節。明亡。周遊江湖。自號舟

星散人。陰精志士。欲再造明堂。思乞師日本國。依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東渡。寓長崎。歸後。翌年復來。卒無成。後莫知所終。張斐傳見章炳麟葬卷國文藝。又見日本今關天彭著近代支那之學藝。

抵長崎。師赴

迎之。有至崎得晤家兄及謝非文居士詩。思親懷土之情令人神往。見詩選。

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師游那須湯泉。現在栃木縣北部。深感其地之勝概。賦有那須山溫泉八景并

序。多證悟之句。不僅咏景物也。見詩選。

為日本有曹洞宗壽昌派之始也。師偈曰
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五月。天德寺修竣。是月二十四日。師駐錫於茲。改寺名曰昌山祇園寺。

昔日東渡掉波瀾。咫尺雲泥難復難。多感黃門即光加護處。祖風待播借宗壇。

然獨立開山。非得官府准許不可。翌年始得幕府准許。十月六日舉行開山典。光圍著禮服巍巍然親臨主持。儒官武士從之如雲。諸山法師。遠近輻湊。朱紱盧衲。其數千七百餘人。誠稀有之盛況也。

祇園寺位城之西北。有蒼松老柏蟠桃古梅之勝。境內一池。雜植花卉。繞池成叢。真為絕塵幽境。寺藏師手稿花木集一册。不記年月日。想係師晚年居斯寺時。自選咏物詩而成。其陶然有得於自然之趣。非同

凡響。見詩選。

師居水府以寮。乃一生中鼎盛之時。惜人生若夢。繁華易謝。師素患氣喘。日本氣候尤濕。移住水戶後。病益劇烈。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春。舊疾復發。翌年晚春。師養病於江戶長泉寺。時邊徒羣至。說法答問。未有虛日。師疾自劇。光園深愛之。勸師坐湯泉治疾。師從其勸。是秋往塔澤溫泉。現在神奈川縣湯本之西。居二十

七日。稍癒。回江都。未幾重發。光園祈師歸水戶。九月十四日館之於水戶府內靜處。命國醫診候之。蓋師自知其病已革。意欲移錫本山。二十日自光園邸遷歸祇園寺。自斯症轉肺炎。二十八日光園驢騎入山。懇言慰師。師微笑曰：「還鄉時至。期不可逾。德音親耳。臨行已無歎。何忘今日之誼乎。」光園愴然而退。翌日師

以拂衣與其門人吳鑿。姓渡邊。日本京都人。曹洞壽昌派三十六世。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生。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往長崎。住晴盜寺。三十二年赴水戶祇園寺。弟從東泉禪師。師寂後。爲護國壽昌山二

世。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寂。偈曰

東臯鋤斧持來久。只是逢人未舉揚。今日贈君須慎密。他年選佛豈尋常。

九月三十日。時值嚴寒。病勢酷發。痰喘交臻。師令侍人連下椎摩。乃曰：「還鄉時到。假城欲辭。」命左右扶起登牀。堂堂而坐。徒衆環榻。師曰：「五十七年游生死海中。」顧視左右曰：「爾等進問來。」聲啞咽難發。衆悲然含淚。少頃痰湧氣塞。曰：「沒巴。」演法語數句而長逝。壽五十有七。臘四十有九也。

停龕三日。容貌如生。火浴塔於本山佛座峯。且分葬舍利於常陸之清水寺。及上野現在羣島縣。之達摩寺。

寬兩寺均師所開創也。師圓寂之翌月二十三日。光國展師墳。立碑銘曰『善昌開山心大和尚之塔』之註

墓今猶存。位寺之左。僅方丈之地。中樹一碑。飾以木鐮。形式頗簡淨。碑頭十字。爲光國所書。

師之爲人也。恬憺溫雅。高靜寡欲。寬簡大量。身長七尺。雪眉遽目。具有大人之相。雖富奇才。謙讓自裕。有自題曰『落魄巖阿愚且癡。那堪東渡作人師。』又曰『頭陀何爲煙霞疾病。』追師之寂。聞其喪者莫不痛悼。其品德感人之深如此。

師寓日本殆二十年。且卒於斯土。然絕不忘其祖國。瞻瞻鄉邦。一往情深。誦其詩而可知也。

師所賦詩。饒有韻味。而品尤高。古人有言曰『非澹泊。無以明志。』若以禪師之詩衡之。可謂參透此境矣。初誦之。似感拙樸。再誦之。則綿密淵沖。如葩開暖風。熟誦之。則引人入勝。豁然得其幽韻矣。又曰『詩句如其人。』禪師之詩。尤如斯也。師之詩遠宗淵明。而神似樂天。固也。然此猶就其外表言之耳。若其內涵。惟淵明詩『結廬在人境。可以彷彿。蓋放浪塵寰。超然樂天。非難也。不離人境。使人人能同其趣。而寄情於天人之間。斯難矣。此種詩境。無以名之。名之曰『樂人。』其詩不求奇而自奇。不求工而自工。唯一任自

然而已。

師工書特長於隸草其隸書字體鼎文繆篆隨意運用不專主漢碑蓋明人隸書一時風尚然也惟常
人用此法難免矯揉造作師獨能善用之益臻美妙現存遺墨以長崎暗齋寺寺在長崎市寺町一番地。負風頭山。左側大音寺。右接長照寺。
創於萬曆末年。嘉慶二十五年。僑時荷蘭國人。訪此寺。問法。百餘年矣。余登是階。撫今追昔。易勝感歎。所藏屏風二組尤爲神品。組各六幘。其一書松竹梅花鳥
月贊各一聯。其一則書摘句六聯。筆勢正如鳳鸞鸞翔洵可寶也。

其大草驟斬枝山玄宰。又有禪宗書家獨特之風格。足以自成一家。西歷一九三五年。余蒞東都。嘗搜
師遺跡。而其所作大草遺墨。殆已罕覩。歷年所得。大多小品。西歷一九三九年。拙著琴道七卷稿畢。一日游
京師書肆。偶獲師手書陶淵明古詩二首。大草八幘。可謂天緣巧合。欣然購之。四年宿望。償於一旦。爲之狂
喜。此帖筆勢飛舞。信是師晚年絕作。因珍藏之。目爲寒齋一寶。每焚香篝燈賞之。於得心應手之旨。深有所
悟。乃知書法琴道。終歸一義矣。太平洋戰爭之際。此帖不幸而亡。只留攝影。後日擬珂羅版問世。

師善治印。印如其書。有明代印人之作風。不願傳統之成法。而好自創一格。水戶祇園寺。歲師印譜二
卷。大多師爲自刻印。亦有應知己之請而刻者。此譜余已撮其真蹟。惟鐫板問世。亦尙有待於異日。

師所作畫。長於人物。亦工蘭竹。其畫爲書名所掩。然亦頗可觀。現存達摩大師像。有良介之風焉。

師寂以後。壽昌派仍盛。幕府暮年。支寺有四十餘。咸豐八年（一八五八）祇園寺本堂火燬。時值明
而維新前夜。水戶君民。切望帝政恢復。共與勤王之役。兵戈之際。未及復建斯寺。只立側堂。其後參禪者少。
慨越亦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寺失獨立。從此壽昌派歸屬黃蘗宗。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寺
始再建。至今猶存。

每年遇師忌辰。僧衆仍焚香供養。迄今不衰。西湖諸老遺訓得永傳於東瀛。非東皐禪師之立德不朽。
苟克臻此。

昔師攜琴離鄉渡海。余亦自壽士抱琴東來。昔禪師抵水戶。舜水已沒。後余至東海。禪師亦寂。嗚呼。同
情同趣者。雖萬里百世。亦妙相契合。而欲相逢。一時一地。以通機緣。何其難耶。撰禪師傳竟。追念至此。不禁
感慨係之矣。

附東皇心越禪師年譜

明崇禎十二年_{己卯}西曆一六三九年日本寬永十六年
八月二十八日生

明崇禎十三年_{庚辰}西曆一六四〇年日本寬永十七年

明崇禎十四年_{辛巳}西曆一六四一年日本寬永十八年

瑞白明雪禪師寂

明崇禎十五年_{壬午}西曆一六四二年日本寬永十九年

爾密明澹禪師寂

明崇禎十六年_{癸未}西曆一六四三年日本寬永二十年

三宜明孟禪師住紹興之顯聖寺

清順治元年_{甲申}西曆一六四四年日本正保元年

永覺禪師撰洞上古轍二卷

清順治二年。乙酉西曆一六四五年。日本正保二年。

清順治三年。丙戌西曆一六四六年。日本正保三年。

方融禪師住江西南康雲居山真如禪林

清順治四年。丁亥西曆一六四七年。日本正保四年。

清順治五年。戊子西曆一六四八年。日本慶安元年。

清順治六年。己丑西曆一六四九年。日本慶安二年。

清順治七年。庚寅西曆一六五〇年。日本慶安三年。

清順治八年。辛卯西曆一六五一年。日本慶安四年。

游江瀾尋師訪法

清順治九年。壬辰西曆一六五二年。日本承應元年。

清順治十年。癸巳西曆一六五三年。日本承應二年。

清順治十一年。甲午西曆一六五四年日本承應三年。

隱元禪師東渡。雙門舉為黃檗本山主。

清順治十二年。乙未西曆一六五五年日本明曆元年。

木菴禪師東渡。證一禪師東渡。

清順治十三年。丙申西曆一六五六年日本明曆二年。

清順治十四年。丁酉西曆一六五七年日本明曆三年。

鼓山白雲峯永覺禪師圓寂。曇瑞即非若一三僧東渡。

清順治十五年。戊戌西曆一六五八年日本萬治元年。

謁覺浪道盛禪師。

清順治十六年。己亥西曆一六五九年日本萬治二年。

隱元禪師於日本創黃檗山萬福寺。覺浪道盛寂。

清順治十七年。庚子西曆一六六〇年日本萬治三年。

方融禪師住金饒天界禪林爲霧道需禪師建三塔於鼓山

清順治十八年。辛丑西曆一六六一年。日本寬文元年。

費隱禪師寂。日本宇治黃檗山萬福寺開建

清康熙元年。壬寅西曆一六六二年。日本寬文二年。

方融禪師移居金饒弘濟寺。鄭成功卒

清康熙二年。癸卯西曆一六六三年。日本寬文三年。

清康熙三年。甲辰西曆一六六四年。日本寬文四年。

慧門禪師寂。盧白繼席。木菴禪師舉爲黃檗山二代

清康熙四年。乙巳西曆一六六五年。日本寬文五年。

栗如弘瀚禪師住信州高泉寺

清康熙五年。丙午西曆一六六六年。日本寬文六年。

清康熙六年。丁未西曆一六六七年。日本寬文七年。

清康熙七年。戊申西曆一六六八年。日本寬文八年。

謁關堂文禪師於臯亭寺。

清康熙八年。己酉西曆一六六九年。日本寬文九年。

住臯亭寺

清康熙九年。庚戌西曆一六七〇年。日本寬文十年。

四月八日入關堂室

清康熙十年。辛亥西曆一六七一年。日本寬文十一年。

住西湖永福寺

清康熙十一年。壬子西曆一六七二年。日本寬文十二年。

住西湖永福寺

清康熙十二年。癸丑西曆一六七三年。日本延寶元年。

住西湖永福寺

虛白禪師寂隱元禪師卒於日本。

清康熙十三年。甲辰西曆一六七四年。日本延寶二年。

住西湖永福寺

耿精忠反。鄭經攻泉州溫州浙江諸營叛。

清康熙十四年。乙卯西曆一六七五年。日本延寶三年。

住西湖永福寺

耿精忠吳三桂合兵。清明交戰於二江。鄭經攻福遠。

清康熙十五年。丙辰西曆一六七六年。日本延寶四年。

秋離杭州。登商舶東渡。十二月到舟山。同月三十日抵九州薩摩。

月坡禪師舉爲水戶天德寺主。

清康熙十六年。丁巳西曆一六七七年。日本延寶五年。

正月十三日抵長崎。住興福寺。十二月。父訃至。歿已六年。

清康熙十七年。戊午西曆一六七八年。日本延寶六年。

住輿福寺、今井弘濟請師赴水戶

清康熙十八年。己未西曆一六七九年。日本延寶七年。

十月、鰲山禪師來謁、十二月下流登舟

清康熙十九年。庚申西曆一六八〇年。日本延寶八年。

正月抵大阪、是月下流往山城州、謁梅峯禪師於興聖寺、謁木菴禪師於黃驄山、旋往京華、住肅公

別邸、三月回大阪、四月十五日登舟、五月十一日到長崎、七月四月閉於幽室

清康熙二十年。辛酉西曆一六八一年。日本天和元年。

七月釋放、往江戶、居德川光圀別邸

丹心禪師來謁

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西曆一六八二年。日本天和二年。

住江戶、獨菴禪師來謁、九月天桂禪師來謁、十月師訪江戶長泉寺

朱舜水卒

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西曆一六八三年。日本天和三年。

四月移居水戶

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西曆一六八四年。日本貞享元年。

游鹿島

木菴禪師圓寂

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西曆一六八五年。日本貞享二年。

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西曆一六八六年。日本貞享三年。

赴長崎迎其兄偕張斐自中國至

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西曆一六八七年。日本貞享四年。

夏撰寶廣山鐘銘

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西曆一六八八年。日本元祿元年。

卷一 東臯心益禪師傳

八月二十八日逢師之半百誕辰。德川光圀獻觀音木像師畫涅槃圖一巨幅。

光圀致仕

清康熙二十八年。己酉曆一六八九年。日本元祿二年。

撰宗關寺鐘銘

清康熙二十九年。庚午。西曆一六九〇年。日本元祿三年。

清康熙三十年。辛未。西曆一六九一年。日本元祿四年。

五月移居天德寺

澄一禪師寂

清康熙三十一年。壬申。西曆一六九二年。日本元祿五年。

十月六日祇園寺開山

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西曆一六九三年。日本元祿六年。

游那須

清康熙三十三年。甲戌西曆一六九四年。日本元祿七年。

春師病發

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西曆一六九五年。日本元祿八年。

晚春移居江戶長泉寺、秋游塔澤湯泉、九月十四日回水戶、二十日歸祇園寺、三十日圓寂

詩選序

禪師詩。今存抄本二集。一水戶彰考館藏東臯集六册。二册師手錄。四册祇園寺某僧抄。一水戶祇園寺藏東臯心越

大禪師雜咏一册。比丘德惟兩本所錄之詩。雖間有記年月日者。而缺者甚多。故孰先孰後。今日已不易考

定。欲以時間第其先後。殆不可能。

余就其詩之內容。試分爲總兼具並詳法佛法禪機人感聲唱和境遊覽時物時感時遠懷五部。願此亦就其大體言之耳。禪師

之詩。不當以詩人之詩論。特以韻語宏揭佛法。兼寓機鋒。其體裁亦似詩似偈。故以上五部。應以法爲主。餘四姑各從其類。不能嚴格相繩也。

禪師全集問世。宜待異日。茲就總、法、人、境、時、五部。各選若干首。並加校註。名曰東臯詩選。付諸剞劂。以共同好。倘有誤謬。尙祈大雅君子。不吝匡正爲幸。

高羅佩識



卷二 東臯詩選

浦陽

東臯心起

遺稿

荷蘭 湘醴

高羅佩 王芃生

輯註 校訂

總 錄具
並攝

東渡述志

水戶彰
考館抄

唐時康熙十五年丙辰孟秋月此則延寶四年丙辰也丁巳正月始到長崎

嶙昔渡海時。沿海繫鱗。蒼生何顛沛。赤子盡飄蓬。塗毒劫民物。堪悲使祝融。樓臺皆灰燼。城市成故宮。哀哉傷五內。涕淚悼無窮。故園非我有。身世一場空。船中戎器少。餉供提來多。人人稱將佐。威風怎奈何。天下分瓜葛。四方起干戈。民命填溝壑。民居踐作營。何日烽烟靖。海宴與河清。憶我登舟時。言辭孰與評。身依牙甲開。耳聞猶其旬。捨舟藏島岫。蹊嶠俯溟泓。淹蹇兩月餘。商舶始信通。倏爾離乎舍。梳櫛一席風。彼人被榮耀。職授大總戎。不負男兒志。爲國當盡忠。天意猶未成。機攘枉勞功。富貴同朝露。榮華若夢中。只今誰可得。

依然西復東。停帆泊補陀。因瞻大士容。潮音頃久寂。梵韻不開鐘。樓閣栖鳥雀。宮殿宿塵蠶。池萍蓮影斜。苔莓草蒙茸。黃金相剝落。寶笈亂塵封。登堂心踈慄。坐石意龍鍾。暗嗟名勝地。何日復相從。時當九月中。內境盡熙雍。大事冰消矣。願命自濟踪。數年徒碌碌。空與別人勞。商物各有主。隨舟看連漕。過處皆羅網。鴻燕豈能逃。幸爾脫陷穽。暫喜出塵囂。箇中惟危處。閒說也魂消。去闕復回浙。焉得有情飈。艱險非可測。就理倩誰調。旌旗蔽天日。劍戟列迢遙。丈夫家四海。扶桑豈好迷。片帆任漂泊。淹纏也石尤。任浮滄海去。心事付東流。淼茫天際浮。狂浪風雷饒。大海無邊圻。扁舟何處收。衆人類流淚。無計可堪籌。身命總虛空。者事向誰謀。物有自然理。相將不到頭。安排那用巧。貪著更多憂。至道在吾拙。安於樂自由。事知今日盡。風是夙生修。解纜經五日。縹緲見沙鷗。見山猶非山。見水未常別。望斷見山心。歡喜心彌切。人人喜怡然。箇箇重相警。齊力掉拳槩。共掌到山湖。須臾來小艇。正是此停船。滄纜依山曲。隨山轉入灣。始知宇宙內。方壺別有天。風土殊非異。屋舍古猶然。居民皆淳朴。日用自省便。松竹鬱蒼蒼。花卉鮮豔豔。時稔多豐登。萬事無餘欠。泊舟有旬日。正值梅花吐。笑把梅花鱗。陌路頻相顧。然指計流光。不覺歲云暮。紫宸頒正朔。年華又復親。萬邦更歲月。四海岸芳辰。浮世因漂泊。空花任隱淪。喜茲紅日近。極目水之濱。律轉和風暖。枯樹遶圻移。巔崖凝翠黛。赤壁

斂蛾媚吟嘯爲詩句。摹寫作畫圖。徐公會泛此。令人與不孤。吳客俱誇異。闔人亦羨呼。海上峯巒秀。今知信
勿誣。天遠海空闊。人在一浮椽。朝暮無窮意。幽懷逐野鳧。登期憂占喜。望志待通途。四時尙蓮行。勿論汝與
吾。元日偕歡慶。春來僧亦符。大地陽回際。長空景色曠。浪和山寂寂。風拂水潏潏。故園經年別。他鄉又值春。
惟聞枝上鳥。啼傍未歸人。色舉日已久。天籟却相宜。片帆初掛處。拭目見長崎。東明堪卓錫。高臥且隨時。將
謂無知己。逢緣定有期。八紘多勝境。四海萃幽奇。漱石消塵累。恬澹樂希夷。

心越杜多

法

佛法
禪法

丙辰

清康熙
十五年

仲夏

自瀾泛海漂泊日久。直今正始到長崎。東明精舍漫贊。

東風破浪欲經年。底事悠悠到日邊。不是恁般非了處。那知非麼更留連。
滄茫萬里忻登岸。一鉢青精託夙緣。屬目浮生皆寄幻。誰能幻寄且逃禪。

(註)東明精舍在東明山興福寺。

自識二首

卷一 東風詩選

三三

海角天涯同此日。原何人面不相逢。自因底事分皮骨。咫尺家山幾萬重。
未曾出世擬今朝。涉盡千山萬水遙。眼下明明空卽色。寧於物外更超超。

世尊降生 丁巳四月八日

年年四月八。釋迦又降生。本生未曾有。生亦未常生。千百億化身。言者身誰是。存存而說法。處處悉現身。大地諸衆生。戀慕於我佛。故佛垂方便。種種皆度脫。悲化普堅窮。隨類蒙饒益。恆轉大法輪。頌曰
纒離孽率降皇宮。幸值瑤塔芍藥紅。十九逾城能不惜。六年果證紫金容。

(註) 孽率卽孽率陀天

延寶六年戊午仲秋閱永平錄喜懷元祖佩印還鄉標立宗旨。

希公爲法道元玄。證入寧宗嘉定間。列座有因分次第。參隨不讓箇中神。尊宿機關曾逗漏。天童密意若符筌。時驚雷雨波翻地。日恐歸槎浪拍天。幸喜龍神重擁護。茲感大慈現乘蓮。片帆頃刻如飛至。返棹本國筑之前。初創法幢龍象集。始弘至教實開權。雲興雲湧津梁廣。指示羣迷志不遷。慧日溷明亘今古。慈風常扇德俱傳。而今水乳喜同調。雖不成詩綴一篇。

(註)元祖卽道元禪師。亦稱希玄。見上文。筑之前卽筑前國。九州北部。

示偈時已未。鐘聲有六日。

日本唐山纔一天。不須舉步卽前川。渠能會得拈華意。今日何曾異昔年。

海雲山結期。句得照明佛法開悟衆生。韻廣尋今。欽心林。賦似雲山禎順禪師博衆。

照徹菩提不用尋。明明一句古猶今。佛先曾受燃燈記。法喻閻浮凡聖欽。開闢宗風圓覺性。悟明祖印示羣心。衆中獨有承當者。生趣無生續少林。

(註)海雲山卽長崎暗臺寺。見上文。禎順禪師卽釋逆流。長崎暗臺寺五世。自康熙十三年(一六七

四)二十年在隱。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寂。閻浮乃閻浮提。曰須彌山南大洲。卽吾人住處也。

喻禪

禪心融物外。勤息恆不得。須知莫妄求。那用多兼帶。放下時萬緣。無我堪相對。默契真如師。天地同函蓋。常寂光。名自在。著境豈現前。解處如何礙。笑拈花。任運騰騰遊性海。

(註)偶偈四首

父母未生誰是我。吾今生著是誰人。要知底事分明極。須向時常認得真。
無人行處我偏行。功用時時要體新。至道本來原不二。全機活潑在當人。
本來別有一真人。手把虛空到處行。入火不焚水不溺。了知動靜不關聲。
牢把念頭明此意。須究從前不二身。因_切地一聲如會得。本來面目更何人。

(註)因_切

地一聲。因者乃出胎初生之音。蓋見性悟道時。心底有因_切地一聲。

和偈 來韻

落魄巖阿不感翁。未知一法在其中。年來箇事渾忘卻。枯木花生卻外風。

和偈 來韻

擦天鼻孔一泥牛。不因水草絕貪求。此中會得潞山旨。管取蓬源即便休。

和偈 來韻

高提祖印欲相傳。歷劫何曾異昔年。覲面親承這着子。有時拋出現三千。

和偈

會乘無底一扁舟。巨浪狂濤樂自由。欲繼一燈傳祖焰。重照扶桑六十州。

（註）無底舟。亦曰沒底船。謂不慮浮沉生死海。離一切執著。而至解脫之境也。見從容錄第六十三卷。

和偈

珠久埋光漸出塵。君今以得路通津。自家踏到開田地。獨露堂堂不二身。

示偈

操持至道沒親疏。昨日今朝總一如。密行自能通造化。無依無欲爾堅初。

示偈

示本無言說。安心卽是禪。箇中無別旨。不二是真詮。

因身究竟生老病死四頌。

生頌

行因得後天。空捏一雙拳。非惟識性從斯受。虛靈自此傳。轉石千機染。橫波一線懸。那知人命如丸跳。味卻本來禪。

老頌

住身氣力疲。登堂步懶多。知己客來愁問語。兀坐超應運。嚴寒衣怕重。酷熱扇難持。不復萬事空回首。可惜少年時。

病頌

坐究這靈光。相隨一飯囊。只爲貪喫癩未絕。徒勞四大忙。素志明危極。丹心暗酌量。深嗟虛浪猶耽樂。何事作津梁。

死頌

臥境不復醒。初離穀漏中。浮休幻質焉能保。危軀總屬空。一身非是我。三點有誰同。昂昂在日千般氣。今歸西與東。

(註)三點乃伊字三點。見涅槃經第二卷。

示問

爲遺參方不等。脚跟有路別通源。須將佛法爲重任。倒嶽傾湫得自然。

因扇有感

此扇團時人未圓。扇存人去那方天。會須離合無分別。毫髮何曾異大千。

(註)大千卽三千大千世界。

示偈

趙州狗子佛性無。趙州狗子佛性有。只今千古難解將。不若藥家向外走。

(註)趙州卽真際大師。見上文。

和默玄呈偈二首

須識全身堪吐露。本來如幻卽眞容。有時大地光燦燦。有時須處覓形蹤。但得本來跟脚穩。一句全提盡悄然。踏到自家眞實地。巍巍不動遍三千。

(註)三千乃三千世界。默玄卽釋元寂。姓源。日本陸奥人。曹洞高僧。崇禎二年(一六二九)生。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卒。

示偈

佛卽心兮心卽佛。卽心卽佛別無物。若知心佛本如如。者箇便是如如佛。

(註)如如卽如是。

立春日寒極關中偶占

臘月望
有三日

昨日閉關時。炎威何猛烈。今日此關中。冷勢皆冰結。世態有炎涼。人心不同轍。年華似水流。日月如相軼。歲住壞空非我身。願逆施來豈饒舌。欲識關中事如何。關中理事猶殊別。猶殊別。梅噴雪。恰逢臘盡春回的時節。

附註：

此詩爲清康熙十九年庚申禪師被幽禁後所作。可與文選中之曼陀羅關記參看。關中云者。乃禪家閉關之悟境。非俗所謂關中也。尤生發後記。

似實參禪師

從前萬法不須論。只要無心把性存。撥轉關頭無一物。有時迥出洞乾坤。

(註)實參禪師。日本曹洞僧。龍海寺主。

示偈

卽心卽佛卽心心。往古來今只此心。識得此心真妙處。此心妙處別無心。

示偈

林泉幽壑裏。兼得歲寒香。恬澹冠羣卉。寂寥占衆芳。至期梅子熟。滋味自然長。卽心卽佛非同別。一句明明祖意揚。

示說 九首

人生虛幻。世事浮雲。遍究本來。休教錯過。咦。偉哉。求了今知了。知了方知知處覩。無法可得。無法可說。說卽不真。真亦不得。膽之仰之。寤寐反側。咦。返照回光。其義不忒。

四百四般病。只盡祖師關。解得靈樞妙。分明是大還。

至道無言。至道默默。若欲馳求。天南地北。咦。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得得憑君舒隻手。披霧見青天。祕得還丹旨。壽世而永年。

道由心悟。悟道由心。由心悟道。由道悟心。智者由心悟道。迷者由道悟心。咄。心心。

參透岐黃理。能全造化功。世人誰會得。橘井遍春風。

別傳之道。本無言說。說卽不得。得亦不真。時時體究。是真如理。

了心如幻。如幻了心。心幻如了。如了了心。咦。畢竟了心如了幻。方知如幻了如心。

宣心

昔年空爲心無縛。今日翻爲心縛人。欲解此心無所縛。居塵更不染於塵。

和偈 五首

千里同風殊不異。始教大地盡回春。只將一滴曹源水。隨處爲霖遍剎塵。
本來心境昭如日。不減光華色色新。會得非臺亦非鏡。箇中一着自然真。
此邦幸布宗風久。續焰分燈不記年。但得一枝花茂盛。香飛法界遠諸天。
有時不作尋常見。高步千峯及萬峯。一句洞然兼得到。惟祈法日朗桑東。
全機獨露本無塵。祖印高提處處真。教外別傳端的旨。擔荷如來正法輪。

示偈 五首

至人千里喜同風。跋涉驅馳徑路通。目下堪憐誰可情。春回寒谷百花叢。時節到。理事融。明明法日朗天中。

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騰騰任運。亘古亘今。放下一切見處。自然直趨獅林。
趙州道箇佛性無。至今誰解佛性無。佛性有無皆一體。祇緣人自少功夫。
石柱崔嵬聳碧霄。當陽一句要全超。分明指出西來意。巧手丹青未可描。
四海狂濤不暫停。慈潭今日定澄清。他時體取無波句。波水相將本現成。

示參趙州狗子佛性無

二十年來荷負。佛性有無知否。休教百犬吠形。莫作韓盧逐兔。打破從前漆桶。方見自家本有。咄。這回公案不須參。但聽窟中獅子吼。

(註)韓盧逐兔見虛堂錄第二卷。漆桶有暗黑之意。見碧巖集第二十卷。

示萬法歸一

萬法本歸一。一歸何所歸。若知端的處。日日朝生輝。

萬法歸一時。一歸在何處。得時不說知。知時不說與。

萬法知歸一。一歸猶不卽。莫言歸一時。處處留踪跡。

萬法知歸一。啞子嘗蜂蜜。箇中滋味深。滿口道不出。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將恁麼來。得恁麼去。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既知歸。不須猶豫。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得卽不說。說卽不與。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知在何處。逢人弗語。

(註)啞子嘗蜜。亦曰啞子得夢。自雖了解而不能說人之意。

生老病死。從古至今。誰可免得。偶拈四頌。以識道者自證。

生

風馳電捲豈尋常。若夢空花返故鄉。盡謂到頭非實際。怎教錯認臭皮囊。

老

鶴髮離披愛日陰。龍鍾今已不堪言。當初漫道圖鴻業。今日難勝過小軒。

病

金衣玉食積如山。五內分崩無地安。漸覺形骸似傀儡。除非續命有還丹。

死

四大乖張自此休。六門緊閉豈能留。主人一去輕拋撇。不復將身再與遊。

和韻

詎憶年華半懶殘。江聲月色倩誰看。幾回空抱愁如海。數度頻漂滯似瀾。
放下隨時且放下。覓心那管道心安。只今一片閒田地。何日相將賦考槃。

味禪字

水石出奇澗壑永。松風淡薄晚生涼。休憐似隔人間世。別有乾坤歲月長。

古丈夫曰。我本凡人。初餌種子。後食陰陽。識久虛虛。毛髮漸綠。不知金丹大藥爲何物也。題云。

自入此山忘甲子。滄松偃柏避秦時。人來關我金丹藥。終日逍遙歌紫芝。

閒閒歌

大笑無如我獨閒。我於閒處不相關。莞莞子子無如我。榮華陶陶我獨閒。
我獨閒時人不知。只知喫飯與穿衣。閒時方信閒時是。閒處思量閒處非。
獨閒獨得獨非偏。獨得閒中閒又閒。會得至人須着眼。得閒閒處且閒閒。

人
唱和

十三日乃萱堂設輓之辰。虔持般若以固遐齡。

般若堅剛算可誇。因何長壽得無遮。兼持四句無虛妄。非相非無卽到家。

十月望屆先嚴七週之期。轉法花以報恩。卽事有感。

風木之悲慘梵林。昊天罔極愧猶深。願祈妙法清三業。翹禮慈容薦七尋。優鉢遍空花共語。頻伽匝地鳥同音。先嚴此日方閑也。默契真如自在心。

(註)三業。乃身業、口業、意業。優鉢。卽優鉢羅。譯青蓮花。頻伽。卽迦羅頻伽。譯好聲鳥。

思親自責 三首

髮蒼多年恨未嘗。纒蒲何事竟相忘。漫言骨肉生慚愧。猶恐萱親泣斷腸。
菽水承歡怨不舒。分張異服各安居。親恩浩蕩仍難報。拈起青蓮體自如。
削髮披緇向佛門。慚無孝養省晨昏。今朝思到供甘旨。欲效斑衣不可論。

和謝子權石徹仲陳一恭三友登東明之作 錄二首

東明閭眺望。矚目盡皆秋。徑僻塵堪隔。巖深客可游。泉聲疑雨滴。樹色籠烟浮。會得歸真意。千尋共一流。
幸逢高士駕。山舍正清秋。花落聞啼鳥。林疎見客游。山光淡欲接。雲影薄還浮。無限登臨處。誰與問東流。

讀蘇武傳

持節歸來十九年。也曾嚼雪與殮殮。孤臣心固如金石。不枉漢庭有大賢。

和臧心師來韻

將謂越予到海東。莫云愚拙玷高風。狂波萬頃知身幻。驟浪千尋識性空。
承顧慰言多雅教。感斯垂錫愈兼蒙。相逢漫道無知己。忻幸萍交有契雉。

(註)鐵心釋道胖。姓陳。日本肥前人。先祖爲中國移民。崇禎六年(一六三三)生。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卒。綴日本高僧傳曰。鐵心至貴。號瑠(木菴)命充記室。時因母憂。歸於長崎。時大檀越某。創建梵宇。山號萬壽。寺扁聖願。乃舉胖爲開山祖。及瑠退法席。別構紫雲居於槩山。胖又繼其席而住。久之。後趣性聖。又有江戶瑞聖之請。率徒而往。舉揚祖道。有年於茲。晚歸長崎。梅遲松月院。安禪自適。

和鐵心師珠簾劍池雨後梅花三景次韻

職翰微湧出高峯。恬淡清幽萬壑松。涓滴不知何歲月。連雲和露起蒼龍。疎梅窈窕春深處。雅客誰期雨後逢。但是漫游真勝地。那妨抵夜又聞鐘。

故人憐別吟 三首

梓里丘墟昨別離。相逢此地憶歸期。桑田滄海都休問。一任風帆無恙時。故國今來又一年。萍蹤浪跡卻依然。將心欲寄無絲托。盼盡回唐歸去船。這回別去各西東。何日方知再得逢。莫說春初相別也。春初相別又逢冬。

聯珠頌祝澄一禪師誕七句。

六合呈祥景運綿。恭逢師壽古稀年。祗將十二峯爲祝。上有靈松歲愈堅。
上有靈松歲愈堅。松巢羣鶴舞蹁躚。每從瑤島啣花至。來祝遐齡大慶年。
來祝遐齡大慶年。踏桃正熟色何鮮。寰中甲子渾閒事。石爛松枯那記年。
石爛松枯那記年。四時花菊遶巖前。登山緩步舒長嘯。聲振東明不二禪。
聲振東明不二禪。精修白業濟長川。時人若謂金丹訣。對境無心是大還。
對境無心是大還。松蒼石古任盤旋。琅玕時奏聞環佩。瑤草琪花疊翠鈿。
瑤草琪花疊翠鈿。蓬萊野客競相躡。三三兩兩齊稱壽。威儀濟濟各擎拳。
威儀濟濟各擎拳。俱是瀛洲閭苑仙。冲霄跨鶴來興福。雲集東明列綺筵。
雲集東明列綺筵。優游醅酌樂鈞天。高歌鈴派長生曲。一一行行綴錦篇。
一一行行綴錦篇。壽等須彌及大千。自茲慧社臻籌算。六合呈祥景運綿。

(註)澄一禪師見上文。

古交行

世人交處未交心。總未交心意未深。交到心交方契合。高山流水有知音。

閒回唐志喜

昔日來何易。今朝去復難。人情久方辨。世事急堪觀。理法昭如日。偷心豈待安。坦然自來去。得失總無干。

送客回唐

閒庭拭目看孤帆。倏爾如飛過萬山。無限離情俱隔斷。望餘兩眼淚潛潛。

客回唐寄懷

爲緣底事嘆睽違。意欲歸時身未歸。還疑人似天邊鳥。幾度飛時不得飛。

賦謝高隱湛然禪師久不出山。遠來晤教。掩志祈正。

昨到肥州慧日林。新豐一曲有知音。多年底事渾忘卻。共契如如不二心。

(註) 湛然禪師。日本曹洞僧。肥前國高傳寺主。

丁巳春仲望有三日喜值鎮主駕幸弊寺。因觀海棠。恭賦偈言以謝。

一樹花開錦繡發。焉能寫入畫圖中。喜承鎮主遊行處。山色千年壯氣雄。

(註)鎮主乃長崎奉行。

喜海靈山結期。偶拈偈句。聊似禪師嘔絮。庚申新秋

結期百日示天真。法雨曇華遍界新。拈出一葦全體現。提來半偈絕纖塵。
門關爐鑪融凡聖。室湧龍蛇辨主賓。只望海雲深靜處。弘通五位叶君臣。

(註)海靈山禪願俱見上文。

晤別皓養禪願禪師復蒙餞章見贈并次來韻

心存一片無生旨。任他頑石現玲瓏。幾經波浪如山穩。千古巍然第一宗。

初夏日集南翁軒卽事

四壁雲微山色暗。野花開盡欲黃昏。世間寵辱不關處。更喜無人叩竹門。

(註)南翁卽南源禪師。釋性派。號香林。姓林。福州福清人。黃檗高僧。崇禎四年(一六三一)至。年甫十

五。謁然淨瑋公於黃檗山得度。後師事隱元。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侍隱元東渡。康熙七年(一六

六八）於宇治黃檗山創建善光寺。十二年（一六七三）循遊日本禪林。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寂。

季春九日因登諸刹復集南翁軒

勝日欣遊賞。悠然值暮春。幸逢若知己。初識自相親。日暖花舒笑。風和鳥轉頻。南翁軒靜雅。殊覺可怡神。

庚申仲春二十九日。喜值龍泰主鰲山禪師遠來相晤。曷勝欣幸。特賦偈言。以識不朽云。

昨夜平空風雨至。無人識得應龍來。相逢鷲地成知己。不是知音莫浪猜。

（註）鰲山禪師。見上文。

寄遠 寄德川義公

至道猶同日月星。君能修治輔朝廷。無爲風化殊相合。寓意玄微德自馨。

祝木和尚 卷本 誕日

時歲庚申月夾鏡。懸弧正喜日初濃。講深黃檗千筇竹。算等和州萬壑松。法臘聿新週法界。慈心和物衣慈容。人天雲湧欣瞻仰。須彌百億祝華封。

(註)和州乃大和國。庚申爲清康熙十九年。

梅峯禪師佳句爲贈。謹次原韻二首

半生絕學無爲事。徹底掀翻繼祖風。自喜遨遊來海外。不辭孟浪到桑東。
雲行雨過源頭潤。日灑天清祖道豐。幸有白眉深意念。不慚慙拙辱同窗。
始信江南三二月。桃花爛熳鷓鴣啼。靈雲原是知音客。柳綠花紅任鼓鼙。

(註)梅峯禪師見上文。

和梅峯禪師來韻二首

狂風驟雨蔽天日。滋拂山華處處春。我正其他爲益友。他妨與我不堪憐。豈知世事花間露。難合人情陌上塵。轉見此間離思切。何時覲面自相陳。

行雲聲似默。若雷更無語。沒地浪滔天。誰識踏繩去。

寶林梅峯禪師。崎陽送別時。綠袍惹入鎌倉。勿承面愈。仍喜面悉。衷曲亦欣幸之至。聊此俚句。以罄闊懷耳。

和風動地已回春。遽然從前萬象新。放下世緣渾不染。萬劫物外一閒人。

仲春望後登瑞龍山天授菴。瞻禮開山大明國師像二首

憶昔唐山去復來。斷橋因見嘆奇哉。歸家兀坐無他物。贏得南禪第一臺。
相扶正法立門庭。喜得轟轟烈烈人。一句了然無別意。方知就裏主中賓。

(註)大明國師。日本禪宗高僧。名普門。號無關。瑞龍山南禪寺開山祖。寶祜年間渡來中國。謁斷橋僧和尙於淨慈寺。留十二年。後歸日本。元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寂。享壽八十。

恭聞戴眼和尙。代佛宣揚楞伽妙典。甚謂希有。予聞之不勝企慕。蓋此大法難逢。恨未預斯會一晤。爲恨也。特此偈如一面。以識一時之知遇云耳。

無上楞伽四卷經。初祖將來此印心。說到天華空覆處。原來大地盡知音。

(註)戴眼。卽釋道光。姓佐伯。日本肥後人。黃檗高僧。崇禎三年(一六三〇)生。入黃檗山。從木菴禪師。攝州難波創瑞龍寺。有刻三藏經之功。板藏於瑞龍山。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寂。

似戴眼大師

扶桑開士幾如公。幸沐餘光有始終。舉見爲人親切處。豈知格外又同風。言不盡。意無窮。總是當年悟性空。

和月坡禪師初會來韻 三首

寒風丕振有千年。豈止鸞膠續斷絃。曲調更新常溢耳。餘音盡在指頭邊。
扶桑雖隔久相通。血脈冥符繼此宗。妙叶正偏俱解得。虛空粉碎不虛空。
萍蓬兩地言何親。主卽主兮賓卽賓。靚面少時分袂去。他鄉卻遇本來人。

(註)月坡禪師見上文。

執除三月望日恭候相君大護法之次。暨諸鴻儒坐櫻花下卽事。
暮春中浣花事繁。紅白紛紛放滿園。好惹枝頭啼不住。花開莫惜倒金尊。

(註)相君指德川義公。

蘭秋二十八日始候相君大護法蒙設盛齋殷款謹賦拙言呈

黃閣秋風月正清。坐瞻臺樹覺涼生。叨淪法喜渾無厭。永祝伏波願力宏。

今井將與仁兄從騎陽邊近識荆。自分袂以來。每念星移物換。節序推遷。孰料相晤未期。詎憶復能聚首。茲屆新秋。以喜而悉衷腸。罄諸懷抱。若非金石之交。烏得始終全美。亦往古不聞之調。乃來今未接之音。義重情深。於詩盡見矣。

昔日騎陽初識面。何緣幕地卻萍逢。故園回首雲山隔。陌路神交喜自雍。君方卓犖起今古。敏學多知能事姥。但期握簡喜太平。國治家齊安用撫。慚予薄劣荷維持。晨夕相譚更解頤。話到理窮言盡處。豁開心眼又舒眉。

(註)今井將與卽今井弘濟。見上文。

示玄津禪人

數載萍蓬話夙緣。今朝又別一方天。自家本地須親證。莫向無生國裏眠。
(註)玄津水戶祇園寺僧。著東臯心越禪師未後事實。見卷五。

和韻玄津

本來至道屬無知。獨露堂堂道箇誰。昨夜柱鵲啼血處。未曾踏着不萌枝。

鶴山鴻儒有賦溫泉佳什後廣原讀似之

東澤重遊初夏天。滌塵故裏有溫泉。安身是病原非病。幻殼隨緣了世緣。遶徑山花堪寓目。滿溪流水更聞鶉。別絃琴月如經歲。不許依依伴自然。

(註)鶴山卽人見鶴山。見上文。

丙寅閏三月十三日觀牡丹卽事似鶴山鴻儒。

暮春幾陰晴。風嫋波生綠。且稱豔陽際。棹舟依岸曲。仍登明壽堂。牡丹賢率讀。閃爍露華滋。歸時看不足。坐賦微言。以記斯遊目。

壬戌小春十月。偶步看菊過長泉寺。似陀山禪師。

霜寒風冷菊舒金。籬落依然意味深。誰識淵明三徑後。獨遺千古一知音。

(註)陀山曹洞僧。長泉二世。

歲壬戌小春十月。因爲菊坂長泉寺主拙吟一篇。主人裝製藏之。而出爲示。觀茲有感。烏兔如流。詎

料七霜也。後廣前韻識之。元祿元年。

序屬初冬菊未金。東籬隱約幾秋深。年華虛度忽消日。極目無人解賞音。

蒲月二十一日相君

德川義公

同遊太古山清音禪寺。主翁初會出佳吟。見示次芳韻。

孟浪奚知到日東。扶桑龍象盡英雄。他鄉莫問中華事。久阻音書信不通。

至崎得晤家兄丙寅（舊康熙二十五年）

憶別鄉心幾斷魂。思親夢裏淚添痕。今朝兄弟重相聚。盡感上公高厚恩。

拙懷賦謝非文居士

悲苦鵬離行。頻年徒皓首。窮途鬱未伸。所遇皆賢友。壯志多磊落。廊廟心俱朽。覓弟泛重溟。意氣何高厚。把臂訴衷腸。無分卯與酉。弟當返祇林。兄自歸田畝。指日促行程。漫折長亭柳。清河張徵君。良會知難否。

附穆迂居士

未詳

與家兄同舟抵崎。俄經半載有餘。其叨庇之情。勝於至戚。而作鷓鴣天一闕。見贈愚

兄弟。因不辭鄙和希笑粲耳。

遠泛扶桑海幾深。萍蹤浪跡隔雲林。墳篋迭奏獻同讎。格外何期沐德音。黃葉落。冷霜侵。丹楓紫點正森森。須臾把袂還分手。難繫珠懷兩片心。

明故顏儒舜水朱公居士七回忌辰炷香感賦

舜翁捐館七年期。荐想容儀暗自悲。梓里鬱懷徒悵望。此心能有幾人知。

(註)時爲清康熙二十七年。德川光國是年致仕。

拙懷伸輓今井將與儒士靈前

憶昔陪陽邂逅時。幾翻籌量費神思。承君華藻人閑少。忻仰雄才世所奇。痼疾不瘳身獨逝。斯文天愛共誰悲。茗筵惟冀芳韻享。難罄裏腸聊綴詞。

(註)今井沒於清康熙二十八年。

境

游覽
咏物

普陀深夜開潮

荒齋鎮夜獨無眠。靜聽波濤拍岸顛。瀾瀾湃湃聲何似。識與鐘山響倍妍。

又

寄二東皋詩選

潮聲到岸時。鈴訝如虎嘯。崩崖浪似珠。深夜塔相照。

舟中夜雨

夜雨天難曉。和風驚宿鳥。誰憐故園人。苦楚知多少。

舟中得梅

此地殊風土。維舟澗水濱。笑把梅花處。陌路喜相親。

庭梅二首

乍交春至滿園芳。傲骨生來不肯降。一任月明林下處。幾枝瘦影怯橫窗。
瑤塔數樹占春先。最喜衝寒帶雪妍。欲折一枝供座右。又移疎影透窗前。

晚雨望梅

雨過疎林色更鮮。隨風飄蕩競爭妍。晚來瀟灑縱橫處。數點寒香幾縷煙。

聖福寺 長崎

徑路依山入。高張啓法筵。遠峯閒指點。林鳥自譚禪。法雨終朝覆。天花徹夜連。吾師真隱處。卓錫見甘泉。

又

一莖插處建瓊樓。正法高影萬億洲。昔日祇園賢長者。今朝日本蔭蔭修。歇心已就山前隱。息念全堪成物外。幽。瑞彩共隨雲涌墜。一莖插處建瓊樓。

和韻二首

欲識東明窈窕枝。箇中消息許誰知。等閒逗漏難藏處。今日花開正盛時。一株天冶萃奇葩。擬是平空散綺霞。但得不隨流水去。毋勞遊客向人誇。

池影喻微

池涌幻影影非真。影逐波搖久未停。風拂暗移隨浪蕩。雲行亂卷任飄萍。終朝磊落日空過。每夜棲遲月度形。欲得湛然諸影靜。自他_レ不隔卽心冥。

和韻

夜雨濕花聲漸驟。濕窗侵榻未成眠。故人何處堪同論。試展牙籤覲聖賢。

望月有感

卷二 東華詩集

誰知圓缺與陰晴。不分今古一般明。世態炎涼惟普照。人情冷落豈相停。
嬾宮露下香偏美。兔窟風生色愈清。此夜光華殊覺別。倚窗頻望共誰行。

前題

皎皎潔潔一輪月。照盡今今古古人。此際天邊人盼望。不見天邊月下人。

登舶偶興

昨欲上船時。雨霽蒼山潤。一棹逐雲飛。片帆臨水駿。惟聞浪拍空。但覺波如震。何日見洛陽。穩步方前進。

(註)洛陽指日本京都。

賦得舟中愁聽夜雨聲

長夜舟中欲睡時。數番驟雨數番微。穹蒼何事多霖雨。愁得心猿不可依。

夜帆聞曲有感

此夜堪聞曲。故園情可傷。言辭非雅頌。律呂叶宮商。逸調分清濁。餘韻覺淒涼。不知歌內意。字字繫人腸。

賦得海天無際

乍遇千山及萬山，狂風猛浪沒遮關。假饒蘭桂爲舟楫，爭似一瓢容膝安。極目無窮水共天，水天依舊不相連。直到水天相近處，水天依舊不相連。

洛陽寓意

京洛陽春卉木蘇，攀崖逐浪轉皇都。雲深山寺無人跡，水淺溪橋有鳥呼。鄉信不隨雁南渡，魚書望斷隔東吳。帝城千載明文瑞，今幸重來宿草廬。

月夜泛舟至大阪

碧霄雲靜月當空，萬水千山在望中。欸乃不聞真樂處，波平浪息一帆風。

啄鹿島鎮鰲石并跋

挺紘之外應東極，桑野地軸通神州。八柱承天西北傾，斷鰲立極東南浮。美哉坤元資品物，廣元厚載無均俾。猗歟渾沌合至德，於戲倏忽相嘉謀。南地暖時北地寒，西傾東滿爭不周。三山六水何今古，一分田與後人收。常動譬彼舟中人，勁亦不知人在舟。曾經屋塌共墻坍，幾駭崖崩連倒湫。奔騰態若震雷轟，唐突驟如怒吼彪。靜時萬壑濤聲寂，動處千尋水瀑流。茲屆關逢困敦秋，百歲難期鹿島遊。曩昔明神現神力，石作神

鐵鎖繫頭。世界清寧得安堵。蒼生粉骨詎能酬。鄙言志喜略爲記。四海家山總一丘。縱目遙觀皆剩跡。滄桑斜映夕陽樓。行人更向樓中望。塞雁年年自去留。

跋云。嘗聞天下四大部洲。支那則南洲。偏近東海。總曰赤縣神州。而九地既分。誕絃之外。復有大瀛海。環繞之也。茲扶桑正當東海之際。國分五畿七道。今者東海道常州鹿島郡。鎮鰲之石猶存耳。衲從常州之遊。始得飽觀之矣。是歲甲子。清康熙二十三年九月望有三日。并跋斯事以識不朽云。按鹿島社例像記。謂地下有巨鰲魚。爲

之。中國有東海鰲頭戴地諸說。詳見奉在堂叢書。惟卷頁失配。高權保校後約註。

上槩山卽事

昨霄夜雨洒微塵。一路山光景色新。觸目空華誰是主。蒼松翠竹解留人。

(註) 槩山卽宇治黃檗山。

又

昨夜乘舟上槩山。重重俱透祖師關。無心合道道相合。道在無心不語間。

懷遊

昔從湖上遊。荏苒今如此。眼見春復秋。循環若撚脂。山光澹影浮。水色波汶漉。楊柳綠侵衣。桃花紅映綉。歌聲滿六橋。畫棹盈湖裏。湖畔人登樓。笑望來西子。微茫孤蕩流。彷彿荷風起。放浪此湖中。半生志猶喜。故人天一方。目斷雲千里。何日復於斯。孤山尋處士。

懷憶昔渡海歌

憶昔乘桴來海東。蒼茫四顧任飄蓬。不期一夜起朔風。驚濤駭浪若遊龍。扶桑日出半天紅。寸心遙隔意難通。教人何處托冥鴻。此時無地去藏躬。連朝蕩漾未知終。長夜浮休不可窮。凝眸千里見嗟嗚。恍惚轉入鳥之洪。依稀維岸望青松。還疑身在海潮中。年華轉眼急如馳。幾度尋思問釣翁。

望夜舟中有感

月逢望夜正方圓。人在扶桑別一天。總是照人無半語。照人幾處動人憐。

後樂園漫賦 三五七言

春風蕩。花草芳。日麗千林秀。雲連萬樹蒼。沙鷗南岸分清淺。啼鳥數聲兮夕陽。

〔註〕後樂園乃水戶藩王江戶藩邸之園也。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儒者大田錦城著遊後樂園

記并序。序曰：園在小石川邸中。延袤數里。初威公加藤川鎮房。義公之父。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生。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卒。在城西邸也。

公頗留意苑囿。以其邸不便山水。請移今邸。遂就其地大興役事。以築後園。搜林剔蕪。剝巖瑩石。百計

致之。嘉木鉅竹。怪岩詭石。莫不殫致。數年而始卒工。其後義公繼其遺意。修飾潤澤。增壯其觀。明朝忠

臣朱舜水命名曰後樂園。并書其門額。今猶存。蓋取范希文之語矣。范仲淹有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按朱舜

水依明代苑風。再法斯園。唐門、水車、西湖、圓月橋。均係舜水指下所築也。後樂園今仍存。位東京小石

川區舊砲兵工場構內。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江戶地震。火災水溢。園之損害殊大。民國十二年。復

遭東京大地震。後雖重修。恐遠不及昔之宏觀也。

後樂園偶成二首

應詣佳園集勝遊。慰民後樂放林丘。台符建極參乾象。天祚調元爵位修。瑤草奇花依曲澗。珍禽異鳥遶芳洲。幾回攀躋筍臨處。指點滄溟一海瀛。

名園景物自天成。永日盤桓風味清。緩步畫橋看魚躍。屢登翠壁聽鶯鳴。蕭蕭竹籟銜金色。落落松濤雜琤聲。樹杪闌空閒眺望。數行雲際雁南征。

後樂園奇葩競吐吟興無涯。柳綴一詞。

柳暗花明蝶蝶飛。風清日麗鳥聲微。堆徑綠茵鋪錦繡。山高水曲正芳菲。

步鶴林

海國幽棲步鶴林。原何一鶴不隨身。箇中別有支公鶴。只是尋常弗示人。

探庭前白茶花

本是人間種。還殊國色姿。幽軒初放處。潔豔可人思。玉面含堪語。芳心解所嚙。不隨春爛熳。長日更相宜。

春思二首

春睡波波誰道曉。但聞芳樹喧嬌鳥。無限風聲和雨聲。花枝昨夜開多少。春思不眠天易曉。幽房寂寂啼山鳥。何事春寒風雨多。花開花落知多少。

風雪啼鴉

五言
迴文

飛雪暮鴉啼。冷風何處栖。非知自趨避。殊覺不勝棲。

東明八景

卷二 東明八景

珠簾

逐日懸崖悄自噴。凭欄宜望不須捫。人間就此爲朱戶。一些紅塵那得存。

劍池

寒影光芒一道泉。似君砥礪未知年。只教曉夜澹蹤跡。莫作長虹去倚天。

松聲

千載凌雲蒼玉骨。終朝頻作老龍號。坐堪頓異非人世。無限餘音落翠濤。

梅友

屏擁豈知何歲月。寒香飛舞點苔班。生來不與羣芳伴。曾憶幽人折玉還。

垂絲

弱態柔條千萬枝。娉婷欲語正開時。嬌嬌滴滴無言處。一點芳心訴與誰。

聽竹

巖巖長自長龍孫。一任蕭蕭若鳳鳴。消水晚風雖不足。瀟湘意味略堪評。

雨窗

雲移嶺外蒼山潤。風拂塔前綠樹肥。此際雨中誰得似。悄見千尋玉露飛。

落月

光浮瑤海徹乾坤。隱隱隨波泛一痕。今夜未知何處是。明朝依舊轉前廊。

那須山溫泉八景並序

夫豐葦原東山道野州之那須山有溫泉。能蠲疾厄明目。故四方士人競來洗濯。無不效驗。繇是知名久。蓋山列五峯。巖岷高聳。則雲霧晦冥。隱顯莫測。第澗流如練。其聲若雲壑。不分朝夕。驚悸人耳。祀者明神詞宇建立。密宗精藍。寶斯山之勝概。乃那須之雄觀。恍疑登泰山而小東魯。詎非虛語者也。越於是歲蘭秋。幸得一遊。目焉。及覽人見卜幽軒。即人見林塘。名壺。字道生。號卜幽軒。日本丹波人。水戶藩藩。子口義棧統、東見肥。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生。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卒。著有莊林塘集。行於世。之誌記所餘名蹟。備歷詳悉。猶若視諸掌中。然而未記者亦不多。繁引并綴八景識之云爾。歲癸酉。清康熙三十二年 蒲秋下泮 明壘湖越杜多撰。

茶壺嶽峙

卷二 東華詩選

遠視蒼翠心目清。近聽松風似有聲。莫問龍圖與鳳餅。破魔除睡又消醒。

六橋浴槽

六橋砌就六般槽。冷暖隨人不憚勞。蜀隴音聞三昧水。東西雖隔並名高。

白河晴籟

玉川如雪復如銀。慕竊朝暾那記春。一日往還充雜務。塔安物阜喜良循。

八溝凌雲

鬼哉矗立勢撐天。開闢往來獨占先。曾謂衆星皆拱北。也應萬嶂仰華巔。

那須野原

千頃平原草木叢。四圍三色與何窮。紅塵紫陌堪分辨。鳥道羊腸徑亦通。

殺生石果

瓦礫河沙具佛性。豈勝此石殺生哉。已經解脫無明殼。飛走優遊任去來。

關山曉日

旭日初臨。曙景妍。憑空宛是染雲煙。白華大士常應現。別有洛伽小洞天。

溫泉明神

靈時際鹿沐斯湯。故爾明神姓字揚。回奈頓遭獵人手。今存兩角廟中藏。

〔正〕立原翠軒(名焉。字伯時。免脫軍里。日本儒官。乾隆九年生。水戶人。彭亨館館員。道光三年卒。有跋云)「下野國那須湯泉明神寶殿。蔽明人心。越禪師詞翰。其賦山中勝景尤詳悉。好事士浴溫泉。摸宮而歸。今茲謝會某謀上木。遠來乞予字。蓋那須溫泉久顯。然其地偏僻。名聲遠矣。世常譏者。今因為邦人之幸。而傳其事。不亦奇哉。心越官留錫於水戶。祠官乞予稟裁。以定其度跡。意在於斯上木之舉。常州鹽澤政英令瀨符教。出資以助其功。有患於名山者也。乃記之以顯卷後。寬政十一年己未(一七九九)七夕。水戶立原萬藏。曰。又按人見休磨著那須山湯泉記曰。本邦下野那須郡有湯泉。問土人而不知其源流也。延喜式所謂那須湯泉神是也。昔當神代之時。大已貴命與少彥名命。爲芽生定其療病之方。其大已貴。今之三輪神也。其少彥名五柱天神也。然則此神大已貴歟。少彥名歟。未可知而已。其山後高如背。前低似腹。左右伸雙脚如人箕踞。而湯湧於山腹。流入浴槽。槽底甃石。一所燠如火。皆是心調其所則燠也。〔槽凡有六所〕。湯泉所餘奔流峽中。大石覆之。鳴湍如雷轟。人背濕而不可聞。故土人摩常高矣。山峽左右有茅屋五十軒許。中央有橋。六所橋中橋下爲上。是熱湯也。其中大槽曰御所湯。是冷湯也。〔又曰〕大凡此山有五峯。第一高者曰「茶毘漢」。謂雪蓋嶺。雲遠煙。形如磨茶也。第二高者曰此沙門嶽。謂形如多聞天獨立也。其次根崖。其次木勝。其次大丸塚是而已。皆名以形惟肯矣。大丸塚亦有湯。然比之他治病甚妙也。其山路甚惡。級級爲多方向至。非都室或山徑。則不能登焉。其南「八溝」也。昔遣唐使島沙金者。無不出於此山。麓有平原。而稻衍盈饒。此是「那須野」也。昔鳥羽帝時。侍女有玉藻。或夜御宴園也。適風吹消燭。左右燭燭而避。登時玉藻身出光。以照帝座。自是帝病。公釋食議曰。古記所謂狐滿百年。必爲美女。九尾持火。知是玉藻。可爲變化一狐耶。若殺之。則玉藻可無恙也。玉藻聞之。忽變爲狐。而逃入此野也。其後有玄翁法師。詳錫此谷。或夜狐敲門而拜。曰。我是「役生石」也。在石中受苦久矣。今作一偶救我。翁許諾。於是以鐵槌打碎彼石。即現野狐精。翁下一偶。即狐成佛。』

心月山長溪寺十景并序

是歲癸酉段秋。有那須湯泉之行。同時方得過晤長溪主人。精舍曠疏。巖茗盤桓。永日。指點勝景之多。遽然未及吟嘯。至於暮商暇中。聊賦偃句十章。少酬主人之雅意。并草附覽。不顧其拙也。惟冀一笑耳。

日光曙嵐 山叶仙

峯色巍峨聳百川。晴光掩映幾多年。縱空瀑布凌霄外。今古傳名黑髮山。

野村夕照

村落巖然巖聚勝。閒觀盈積物豐饒。南征北返誰相問。夕照林烟尙未消。

西山暮雪

上天凜凜六花飛。吟客乘驢亂澣衣。只願詩囊新句好。村前村後卻忘歸。

遠寺晚鐘

常聆精舍扣鯨鳴。獨喜迷夫悟本因。速設圓通超十地。普令幽暗脫凡塵。

羽邑櫻花

春和景媚。晴黃鶯。遶廊櫻花似洛城。珍重韶華三二月。肯教辜負此芳名。

鼓島松風

松風蕩蕩鼓瑟瑟。如喚行人岑寂中。恐有行人未聞者。也應解聽莫粧聾。

豆田落雁

寶鴻羣集乍聲喧。宿食無驚且得眠。遠舉冲溟離塞畔。稻梁絕處度殘年。

中河歸帆

那河河裏歸帆早。急掃狂流船易到。恍若天風駕鶴來。舟工偏愛青山好。

竹林夜雨

渭川分種千竿竹。夜雨淋漓風簌簌。看竹何須問主人。瀟湘意味真堪足。

長溪秋月

溪聲長舌相俱空。桂魄含輝萬里同。不涉言詮能了當。豈知西沒復還東。

咏梅 首尾吟

卷二 真率 選

故園腸斷莫咨嗟。開到春風白玉華。知已幾回空悵望。故園腸斷莫咨嗟。

咏梅 九首

玉骨偏宜梅。幽香更耐寒。數枝纔放處。疎影與誰看。
虬髯迸寒玉。冰姿帶雪香。誰知廣平賦。難易鐵心腸。
雪後香偏美。寒中花更奇。孤山清趣味。只是少人知。
老樹多荆藿。疎枝幾着花。暗香何處來。浮動月初斜。
瑞枝吐奇葩。冰骨自生香。時值嚴寒際。恍若有雪霜。
玉葩花堪發。寒枝以放春。年年開到此。惟月共精神。
瘦倚孤山畔。冲寒綴玉花。素姿甘澹泊。傲骨領煙霞。
莫謂冰姿淡。猶誇先衆芳。江南消息到。誰與問行藏。
寒夜月明處。空山雪後期。橫斜香數點。無語正開時。

咏菊 七首

離落秋深後。奇花獨吐芳。豈知陶靖節。猶得此徜徉。
三。種多清寂。深秋花更芳。自憐離醉程。恬淡有餘香。
寒歸萼更競。露下擢幽香。頗得隱逸心。秋風意自長。
彭澤分來種。今逢此地栽。秋風色不萎。相對暮徘徊。
金風殘葉卉。爾獨遂孤芳。三徑誰所似。寫此隱衷腸。
蕙落知秋暮。籬花喜霜露。隱君因寄傲。而得此中趣。
秋窗正寥落。忽見傲霜枝。隱逸自怡然。墨淡而淋漓。

谷梅

春回寒谷有誰知。先放冰花兩三枝。卻愛清澗風味美。歸來直到月明時。

月梅

雪後孤山分外幽。不須放鶴且優遊。斷橋流水和明月。一脈清芳尙未收。

蠟梅

密脾蠟骨體何工。一樹芳芬亂引蜂。幽淡豈辭霜雪裏。甘寒不別日來烘。

青蓮

玉瓣亭亭不染塵。淤泥出處挺然新。暗香微妙誰能薦。破笑頭陀第一人。

探蓮

薰風池閣晚生涼。薄漾輕舟綠水傍。爲愛芙蕖看不厭。纖纖玉手折來香。

紅蓮

醜顏醉頰染胭脂。千瓣含鬚不語時。莫惜晚來零落也。房中結實要君知。

桃花

天台深處色偏濃。一望如霞映水紅。獨有尋芳人未到。花開花落任春風。

海棠

密酒嬌紅雨乍晴。半酣半醒淡粧新。夜深猶把銀缸照。縱使丹青難畫真。

牡丹

一種天香別有神。芳姿潔豔本來真。池亭共惜今朝盛。相看相歌樂意頻。

木棉花

葉如掌兮。蕊如拳。花分黃白。自天然。蔽體禦寒。周萬國。不論貧富。賴他穿。

林逋梅鶴

湖亭放鶴獨歸來。雪後冰姿春正開。緩步看花幽趣別。不知塵世有蓬萊。

水仙花

仙子凌波壓太真。與梅相遜倍精神。幽香漠漠臨風度。獨占羣芳報早春。

木犀

玉宇無塵逗碧空。乍舒金粟戰秋風。清香匝地吾何隱。的是乾坤化育功。

佛手花

纖纖玉筍等黃芽。書案浮香倍可誇。每惜四生感記別。年年待發不萌花。

木香花

含霜裹雪向春風。滴翠凝脂更帶紅。曲徑坐看渾似醉。焉知人在暗香中。

紅蓼花

金風乍翻悄生涼。綠水凝波暗度香。看到晚來幽趣別。無窮麗色綴霞光。

蘆花

澄江清淺浴沙鷗。南岸俄然蔽客舟。明月夜深何處是。關山觸目幾經秋。

龍爪花

冲霄露爪欲撐天。暮地藏珠更蜿蜒。變化不期君莫測。和雲和雨勢猶顛。

老梅

百年枯幹生苔蘚。四五點花供老枝。此夜笛聲何處有。餘惟幽鳥得相知。

附詞二闕

菩薩蠻

回文
吟月

圓明潔皎塵中天。天中塵皎潔明圓。鶴寂聞清韻。額清聞寂鶴。闌夜共誰看。看誰共夜闌。落處無思索。索

思無處落。

菩薩蠻

詞文殊
邊得

好風飄絮垂楊道。道楊垂絮飄風好。鶯巧織堪成。成堪織巧鶯。晚雲山黛遠。遠黛山雲晚。吟客步芳林。林芳步客吟。

時

感時
述懷

除夜

此地唐津不是唐。唐津昔日把名揚。唐山唐水非唐境。唐樹唐雲非唐郡。唐日唐月同唐突。唐時唐節光陰速。唐津除夜今霄延。明日唐津又一年。後唐津乃九州肥前國一港也。唐津日本語讀伽拉律。伽律本讀弱鮮。故日本昔籍。均以唐津作魯津。以古人由茲而「津」海淺三「津」也。後日朝文通意。而中日交接愈盛。故往往以伽拉律指中國。而以韓津作唐津。高麗佩校後補註。

舟中元旦 丁巳始此

紫微頰正朝。年華又復新。萬邦更歲月。四海序芳辰。浮世因飄泊。空花任隱淪。喜茲紅日近。極目水之濱。

人日寫懷

人日歡情憶艸堂。遙瞻故苑天一方。鳥聲啼處和心切。怕對梅花空斷腸。

八日觀梅感興

人日午風鳴萬籟。寒梅已放故園春。天涯海角空相憶。流水高山獨有神。

立春日有懷

大地陽關際。長空景色改。浪和山寂寂。風拂水潏潏。故國經年別。他鄉又值春。厭聞枝上鳥。啼傍未歸人。

五日二首

屈原自放汨羅時。千載賢名志不違。大地効顰端午節。家家懸彩盡生輝。
人聞此日沐蘭蒲。爲悼三閭楚大夫。留得芳名千載後。而今江水也康平。

七夕

牛郎未配事如何。幾日辛勤自鄭陵。兩處殊懷於此夜。鵲橋忻駕看人多。

七夕雨

七夕兩齋煎牛膠阻鵲橋。一年欣一會。欣會在今宵。仇儷歡重聚。淋漓恨怎消。愁腸千萬結。多分意難調。

五日感興

天涯隨處好。年華情自移。墜旌招屈子。投黍悼平靈。艾葉懸來異。榴花吐處奇。何須慮淹留。凡事待於時。

五日

舉世皆濁子獨清。舉世皆醉子獨醒。最喜楚江空浩浩。倘餘千古姓名馨。

除夕

餘忽今宵是歲除。年來年去孰相知。問心會到無爲處。只解無爲無所爲。

十三夜

序屬三秋晚更清。夜窗松月倚孤明。冰絃自弄汾河曲。不觸調刀別有聲。

己未元旦

漫興

今朝元旦日融和。四海昇平共樂多。一自故園人別後。漫聽殊地唱何歌。

八日

人逢人日人歡悅。人我人人喜自然。但得人人仁者壽。人人仁壽樂堯天。

元夜雪

昨夜天公降六華。散於大地列瑤葩。貧居頗勝銀堆徑。富戶休辭玉作家。處處繁迴殊有珮。山山秀麗羨無瑕。豐年徵兆呈斯瑞。曉日曛曛映彩霞。

庚申歲朝

昨宵擬是騎陽夜。今日唐津又一年。世事如棋隨着去。人心似水別源淵。山光鳥性知新曆。水色魚情識舊年。何事扁舟久淹滯。幾回搔首問青天。

(註)騎陽卽長崎。唐津是九州之肥前國一港。

元旦微雨賦得雨後山青有感

風阻千機盡泊停。數絲微雨啓蓬聽。舊年人自今年別。昨日山猶今日青。

歲暮吟

本來未了夙時緣。又向東明過一年。炎對蒼山消白晝。寒將黃葉轉青蓮。心空法外豈非鏡。身在關中定是

禪。堪嘆陰晴無準則。幾回月色到窗前。

除夜

故國他鄉別一天。家山祇在白雲邊。今宵除夜休相憶。明日相逢又一年。

除夜咏雪梅

除夜雪紛紛。冰窗欲斷魂。梅花香噴雪。與雪滿前村。帶雪連枝折。連枝帶雪開。梅花惟雪裏。惟雪裏難分。我愛梅與雪。潔豔可人捫。雪消梅更爽。梅花猶獨存。

三日偶吟

元正三日已初斜。火宅淒涼馭車向上。一乘分頓漸悟迷。權實辨根。芽知春。玄牡啣芳草。候節靈禽啄野。花。信是物無心外理。千峯隨處有烟霞。

五日風雪

春蠶蔽天日。況疑初夜時。寒風將雪霰。繚繞上窗楣。風動雲還斂。雪消日復曠。豈知天地意。落落向人移。

人日有懷

人日和風欲致詩。愁深不解賦雄詞。氤氳天地生虛籟。萬里孤舟到岸時。

立春卽時

海角阻關津。天涯幾度春。焚居類野鶴。獨處似孤鶉。快目雲爲客。娛心水是隣。陽回和律轉。一歲兩逢春。

元夜

午夜風生萬籟鳴。推窗起視卓然驚。乾坤總是銀妝裏。世界無非玉琢成。

中元夜

中元之夜宿沼津。物外相親月一輪。無限明明今古意。照人幾處更思人。

壬戌歲歲 池田彌壽偶成首尾詩

元正一夜徧堆銀。大地山河邑邑新。老樹橫斜蹤瘦影。疎枝窈窕覓精神。靜聽萬籟無聲處。極目千峯總絕塵。預見稔年民物阜。元正一夜徧堆銀。

壬戌歲除

歲事今宵又歲除。流光迅速易居諸。送人青眼無非夢。白髮催事總是書。誰道一生空磊落。豈知半世只踟

起。桑田滄海今何處。莫開來年有閑餘。

癸亥元旦

曙色雲凝箔。年華初啓晨。天涯知己舊。歲月喜更新。故國何殊異。他鄉莫厭貧。寒梅經雪久。莞爾遇陽春。

癸亥上巳日聽鶯

上巳晴曠曉。新鶯囀高枝。杏花方著眼。柳葉暗齊眉。
乍覺如相喚。終聞未可窺。故園何處是。愁聽對黃鸝。

甲子元旦志喜

芳序紹華年。喜微麗景鮮。入春方布暖。鳥囀自生妍。玉樹多蔥蒨。琪枝何焯然。時和兼世泰。枕石且高眠。

上巳後風

春風昨夜攪春殘。撩亂花枝錦繡團。誰惜芳菲零落也。教人無計耐春寒。

八日逢春

結字重疊體

八日欣逢又。春光春國大地物華新。新春正好逢人日。日與春人喜自收。欣映萬方開景運。運行四海續芳

宸。宸豐歲。翰歌樂。樂事均霑。億兆人。

庚午元旦二首

天濶萬里啓芳晨。將謂年華又一新。舜日堯風和宇宙。他鄉猶喜沐陽春。
鳥飛兔走急如梭。淑氣頻催鳥嘯多。昨夜青皇初轉律。東風到處任高歌。

元旦風吟 元祿二年

嚴寒凜冽捲鳴潮。刮目深川兩國橋。檻外千尋銀浪湧。窗前萬疊玉波漂。教崇從教日初永。敬遜天威夜未消。勅暨泰皇扶化育。播揚物品轉豐饒。

(註)深川卽江戸一區。兩國橋卽江戸芝有名橋。

八日

梅雪涵馨日麗天。靈辰歡慶樂堯年。豈知萬里乾坤外。別有松風奏管絃。

上巳日有懷

暮春上巳日。羣賢修禊時。盡將千古意。傳與後來知。晉代人類異。年華情自移。故交何處是。翹首望還疑。

上巳日雨

雨洗蘭亭曲水新。芳名千載屬知音。崇山峻嶺依然在。不改蕭蕭修竹林。

八日 雲子吟

子夜惟聞風凜冽。半空傾雨飄瓊屑。平鋪瑤海徧乾坤。上下晶然光皎潔。光皎潔兮玉玲瓏。玉玲瓏兮切位同。切位同時純一色。到此難分偏正中。偏正猶未不可名。箇中消息共誰評。知音解唱無生曲。何妨日午打三更。

五日偶吟

端陽晨雨過。山色遠猶青。時屆天中節。蒲葵始芳馨。絲旌悲屈子。投黍悼平靈。放逐非遠性。知機解獨醒。誰憐楚三閭。千古只玲瓏。

六月對月

扶桑今夜月。處處照人同。海色疑蟾窟。潮聲徹兔宮。清音不可況。冷韻遏簾櫳。若使能傳語。天涯信盡通。

中秋夜

蟬窟風飄桂子馨。人間億兆孰能親。長天萬里濤光漫。此夜殊懷望欲頻。

中秋夜不見月有感

萬國同瞻分夜月。緣何惟我不相親。本來皓魄如明鏡。豈假天涯解照人。卻遇浮雲來掩蔽。更遭淫雨障其神。鴉飛遠樹聲嗚咽。兔馭鎗宮意未伸。

此夜圓明不到頭。又兼驟雨晴來浪。誰知盈昃與陰晴。似我衷腸難具陳。

中秋後聞梅花開偶拈

與桂爭開更逞奇。霜風未下約誰知。可憐此際孤山客。悄見冰魂欲落時。

卷三 東臯文選

浦陽 東臯心越 遺稿

荷蘭 高羅佩 校訂
湘醴 王芑生

長壽醫王山延命寺法華三昧塔銘

夫塔有如來舍利。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之塔。或有如來髮毛爪齒等塔。或有磚塔石塔琉璃瓦塔。經中有多寶佛塔。未聞有法華三昧塔者。何也。是寺前住法印尊覺導師者。堅持幽密。年並八旬。迺聖化當來。無非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也。所以四方善信。咸慕師之妙法難遇。甚是希有。遠近縉素。樂善不施者。無不趨然而至。緣是因衆傾誠。特伸恭請。以示法要。師亦不辭年邁。欣樂爲衆。宣揚此經。三月有餘。其住持阿闍梨覺眞公。善於繼述。得第當機。故爾縉侶雲臻。聽衆日集。何止數千人。施設供養者五百餘人。豈異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況世尊在昔猶云。此經藏固無人能到。而於此際。值浮木孔。幸耳得聞。皆是夙藉沙彌。同契大乘之緣。因聞得解。因解得悟。入法華三昧者衆矣。在會縉素。各以瑩潔石子。寫就是經全部。更將存沒親屬之名。十萬有餘。并書共貯。復造石塔。而供養之。經云聚沙爲佛塔。皆已成佛道。塔

成謂余而記之。予深喜。公掌而讚曰。如來昔在耆闍崛山。萬二千人俱。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放眉開白毫相光。照於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徧。今於此處大轉法輪。所說經法以應斯瑞。豈待重宣其義。而作記之。云何能證是經。阿含云佛出世時。惟四處起塔。曰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入涅槃處。若經典所在之處。皆應起塔供養。當知是處。卽是道場。諸佛於此。得阿耨菩提。諸佛於此。而轉法輪。諸佛於此。而般涅槃。由此三法。而成祕藏。佛住其中。卽是塔之義也。蓋以此經深奧。功得難量。譬喻無窮。聞而隨喜。皆獲勝因。故淨名云。日月何故行闍浮提。欲以光明除衆暗障。東是光始。西是其終。有終有始者。其惟聖人乎。未發心者。令其發心。未究竟者。令其究竟。菩薩亦爾。諸衆亦然。一方旣爾。諸方亦然。普願盡法界有情無情。見者聞者。其證法華三昧云爾。銘曰。

延命密寺。地萃靈祥。名斯勝槩。山號醫王。琳宮紺碧。珠樹紆蒼。經行禪窟。次第成行。法印願因。尊畏行彰。堅持顯密。嚴凜雪霜。年逢八表。法被四方。信心虔切。曷企榮望。不辭衰邁。爲衆轉揚。宣示祕奧。理事端詳。字字現瑞。句句放光。天華墜座。天樂盈堂。恆多乞士。愈度金湯。各發至念。騰寫梵章。華言燭燦。玉帛鏗鏘。復建石塔。奉供覆護。見者聞者。功德難量。現存寔福。超拔先亡。生生世世。所用舟航。法華三昧。

醍醐妙漿。人人共製。個個承當。開示悟入。諸法實相。橫說豎說。山高水長。說無所說。究竟寂常。開無所聞。逼界清涼。諸佛於此。法日輝煌。智慧解脫。似海汪洋。普天率土。悲願高昌。四恩總報。三有盡償。時歲丁巳。且月中暘。謂余記此。拱虔以座。聊綴數語。而作贊襄。冀傳萬古。克紹永芳。

又衆姓立石偈曰

法華三昧塔。衆姓所共成。如此翼三昧。人當用力行。天龍常擁護。六合得彌清。只願悟斯理。檀波處處盈。時維延寶五年六月望日。法華三昧塔成。衆姓立石流芳。漫書此偈。以識不朽。

延寶五年歲次丁巳林鐘月望日吉旦

東明野柄心越敬撰並書

(註)延寶五年丁巳爲清康應十六年。禪師長崎之翌年也。

般若塔銘 庚申孟冬

塔何處塔。經何處經。見經是塔。見塔是經。經中有塔。塔中有經。是經是塔。是塔是經。非經非塔。非塔非經。究竟是塔。究竟非塔。究竟非經。經不離塔。塔不離經。離經非塔。離塔非經。昔多寶佛。以塔作供。故我

世尊。以塔說經。經卽是塔。塔卽是經。金剛三昧。般若妙心。心無所住。住無所心。非相是相。是塔非經。是相非相。非塔是經。心不著相。相不著心。相卽非相。是塔是經。如是見塔。如是聞經。具着眼看。豈待鈴鳴。偈曰。是塔非經。莫暫停。經中有塔。現其形。相無非相。經爲塔。人我無人。塔是經。會到斷疑眞落落。頓忘人法熾俱。儻。疑持四句。功難測。何況見聞讀此銘。

寶廣山鐘銘

大日本國。東山道。上州新田郡。木崎鄉。寶廣山大通禪寺者。乃新田義貞之裔。信濃守源泰繁。爲先室菩提之所。翫建。實天文二年癸巳也。卽嘉靖十二年。敬請永平下十九世孫大拙和尚。開山之始。迄今。嘗寺比丘心峯。鳩集衆緣。復鑄洪鐘。夫鐘者諸佛號令。人天眼目。六度叢恩。三塗普福。稱其功德。焉能盡述耳。是歲貞享四年丁卯鐘成。至執除仲夏乞銘於越。兼識斯事。以傳永久云。

山名寶廣。寺曰大通。惟佛住世。夫僧演宗。法輪轉處。偈起新豐。衆信渴仰。六種方隆。恆多乞士。白業圓融。當寺心峯。復鑄洪鐘。朝扣暮擊。梵韻滿空。三塗苦息。九界罪銷。聞者若悟。聾者若聰。是相非相。感沐慈風。福緣雲集。善慶雷同。溥資恩有。報檀那功。

宗廟寺新鑄鐘銘并敘

蓋聞鐘者爲法海之權衡。亦祇林之柱石。鑄鏞運催。遍於大千。幽而明。聞而悟。至於月夜風傳。曉天雲和。不自明而明矣。不自悟而悟矣。夫識從聲生。猶聲而聞。聞則同聲。而有聲相。希乎微乎。惟聖人而則之。乃破幽暗之智珠。實燭三途之慧炬者也。爰據武藏國多麻郡八王子神宮寺村。朝遊山宗廟寺。開山舜悅和尚始創。恭爲北條氏昭公追證青霄院透岳宗關大居士之所建爾。於茲已已歲。當百年之期。今屆中山氏從五位下前備前守道軒信治。錫誠鑄造洪鐘一虞。專伸薦北條氏昭公道證青霄院。以佐百歲冥福。冀祈北條氏先遠一派宗親。悉仗良因。臻善果。承斯附薦。祖考家範。乘此勝緣。咸霑利樂者。維時己巳孟春。東舉心越。撰敘而識其事。爰綴之銘曰。

猗歟華鐘。功資九有。晨扣夕擊。如鯨而吼。圓音空寂。體用雙彰。或希或微。似悠悠揚。洪聲落落。梵韻徐徐。堅窮三際。周徧六虛。其聞以悟。其幽以明。旣明旣悟。隨處現成。無勝善現。自在解脫。正趣安住。堅固妙德。親法無我。觀心無常。欲進定慧。平等覺場。幽音皆聞。返聞自性。情與無情。諸根咸淨。俱登不退。獲盡超昇。世出世間。得最上乘。

曼陀羅圖記

受蔭閉關
本錢作

時歲上章

庚子 涪灘也 夷則也 五月

之四日閉關

因名額之曰曼陀羅關。梵語曼陀羅者。華言云適意也。蓋

以自適其適。非適於此也。但得自心了然。無愧於人。而順逆施來。猶同夢幻。豈待言人我是非。卽爲着相。凡夫之知見。非大人境界耳。而世間有盡者境也。無盡者心也。以無盡之心。處有盡之境。故處境而適其常。此所以自適其適。非適於此也。如蔬水曲肱之樂。不獨以富貴爲浮雲。卽此亦一浮雲而已哉。

日本來由兩宗明辨

水戶參考
館抄本

山納心越。因唐山明清剝復。天下大亂。兵戈未寧。欲覓避秦無地。偶有人爲予言扶桑之請。故不揣愚

昧。一時浪蹟而行。若言故國兵戈之亂。仍是生身之所。豈可一旦而棄之。豈不是大錯矣。蓋以大丈夫四海

爲家。就流離別國。亦不爲過也。奈越從幼薙染。素厭羣塵。雖處林下。恬然守株。不期於丙辰即崇禎十五年六月間。

附舶東渡。中事多阻滯。言不可悉。始於丁巳

即康熙六年

正月十三日。而到長崎。卽有通事。查點客人貨物。并

有南京寺託請僧二位。彼時通事查問來歷。幾時出家。曾從何處受法等情。此事合船客衆。盡知曹洞嗣法

之人。亦不妨其所問。以直言之矣。自幼披髮吳門報恩寺。乃覺浪和尚的派。住杭州永福禪院。當時通事不

悅而言。南京寺只要請住持之僧。那箇要汝請付法的和尚來。彼時通事自去商議了一會。方來點人起貨船。因拋鑄薩摩。同衆客卽趨而鎮臺岡野孫公。岡野孫九郎長崎奉行。所問唐山明清得失之緣。臨晚至寺。安住月餘。承澄老師之言。既此地接待常住之事。必要師徒相稱。方堪可託。越卽共同船知己客衆商量此事。爲可爲不可。衆曰。既到此地。且暫相承。況唐山嗣法到此。一時誰與張揚。就有因緣。必須時節。以此設齋集衆。始成師徒之禮。不日卽有人言。曇瑞師上木和尚嘗言。越洞宗嗣法之人。不可留在日本。宜作速稟王發回唐山去之語。但木和尚有言。不論臨濟曹洞。只要法門與便了。此乃鐵牛師之徒兆溪。到長崎來說。亦非假造。數日內又着通事到寺。查問端的。要改名列臨濟之派。予言。唐山賤名聞之京省久矣。今到日本。卻也難改。任憑處置。名是不改也。已上之言。並非妄謬。於舊歲夏間。永戶宰相公使者家臣今井小四郎至崎。便經敝寺相晤。余言及宰相公崇儒重釋。倘延師可尤是。否。彼時亦不慮到於此。彼但與素文計議。就是宰相公要請。亦不可明言。只說是木和尚來春誕日。到黃檗之後。就往江戶。此計方可。及至十二月中上船。至正月十一日。船次兵庫。十四日至大阪。十五日卽上書木和尚。因來祝誕。割開嗣法根源。至二十九日。方上黃檗。得晤木和尚。敘說前由。既是老任嗣法遇曹洞。到此正好。於晚到京洛。寓於宰相公別業。月餘矣。尚俟江戶回音。

不期彼以預先後計。連宰相公稟於朝廷。日久議論不妥。故此偃蹇促回長崎也。蓋以人生天地之間。堂堂六尺之軀。立於天日之下。上不能忠君。下不能孝親。既剃除鬚髮。或嚴持戒律。或弘向上之宗。開導人天。爲一方眼目。有何不可。今若如此。徒爭人我相。空設是非關。亦是濫參法門。但其本源已昧之久矣。何更胡彰。我是幾十幾世得法之人。向人前逗滿有何益哉。凡屬縉素。宜各堅其志。荷擔法門。重輝佛日。毋枯宗風。曷勝榮幸之至。庚申即庚辰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兩宗謂曹洞臨濟各稟師承。師資相受。法門網紀。不可亂統。明辨謂明其來歷辨別根由。此千古宗風。豈可循私冒寵而變更乎。

心樞具之

水戶侯源公大檀護法復啓

伏以隨教之迹。凡非聖聖非凡。隨佛之心。俗卽眞。眞卽俗。君子撒藩籬於出世入世。小人成冰炭於有爲無爲。孔門釋門。豈競空華之濃淡。祖意教意。何爭兔角之短長。不讀東魯書。那知西來意。是故裴休參黃檗。宗說變通。李翱見藥山。儒釋兼備。恭惟台臺。斥佛老崇佛老。尊神儒駁神儒。似而非眞。斥之駁之也理。實而非假。尊之崇之也宜。若不辨紫奪朱。胡謂明邪亂正。皇家指之爲柱石。祖域賴之作金湯。如僞鈍弱朽材。

厭動求靜。乘桴寓幻於東明。避世寄形於寰外。逢厄崎陽兮。如魚在轍。盤桓常陸兮。似鳥脫籠。幸遇接溺之高手。曷馨亨屯之碩慈。當是時也。荷登天德之道場。令開山洞之宗旨。捧寶贖兮。更憂綿力之不足。應鼎命兮。猶斷附託之難勝。謹布微忱申謝。曷任悚慄之至。

不二法門念佛宜指篇

皇鳩與傳篇

西方教主大慈悲。接引衆生號導師。九品咸令登彼岸。永無退轉證菩提。伏聞如來出世。爲天人師。應物現形。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于此界他方。攝受念佛。令念佛生于極樂。故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亦無心亦無佛。咄了本識心。識心是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佛念心。念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是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佛。更無別佛。咦。有心用處還纏錯。無意看時卻宛然。所以種種開讚。皆是最上一乘。隨根器而爲說法。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譬如一人。一專爲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迺至。從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遽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子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能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

假方便。自得心開。以念佛心。入無生忍。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原夫八萬四千之妙相。得非本性。彌陀十萬億刹之遐方。的是惟心淨土。淨穢雖隔。豈越自心。生佛迥殊。寧乖己性。心體虛曠。不礙往來。性本包容。何妨取捨。是以舉念卽登于寶界。還歸地產之家鄉。彈指卽對于慈容。實會天眞之父子。幾生負德。枉受沈淪。今日投誠。必蒙拯濟。三心圓發。一志西馳。蓋未際以依承。歷塵劫而稱讚。蓋此一句阿彌陀佛。乃是虛通寂靜。明妙安樂。圓滿具足。而無欠缺。實無一物。是衆生之眞性。蓋以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旣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曰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卽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拆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但能物理圓融。頓忘入法。何更有念佛修西方之說哉。蓋念佛修西方者。西方本無生死。亦無貴賤。無貧無富。無得無失。無修無證。故名極樂世界。此娑婆世界。而有生必有死。有貴必有賤。有富必有貧。有得必有失。雖樂終有苦。蓋樂非眞樂也。若修西方。作如是想。如是見。猶恐着于魔境。故斷際心要有云。凡人臨命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性無相。不來不去。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但能如是。心境一如。不爲三世拘縛。便是出世人矣。夫念佛修西方者。西方者金位也。本乾元之體。堅剛不滅。窮劫不毀。

念佛者。正要復此乾元之體。故以金象之。易云。方以類聚者此也。玄門有云。九還七返。九者老陽之數。七者少陽之數。皆金之體也。又云。九轉還丹。丹者元也。一年三轉。三年九轉。迺金丹成就之時。念佛法門亦謂之歸元。故有歸元直指。此不過借乾金以喻道體之不壞。亦不可着乾金之相。但念佛之時。無纖塵之累。空其性地。不言還返。而還返在其中矣。又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云。今成佛道。廣度衆生。則如來無盡功德。皆從願生。故云不可思議。臨終往生者。行願品言。是人臨命終時。一切諸根悉皆壞。惟有願王。不相捨離。一切時中引導其前。一剎那間。卽得往生極樂世界。彼佛壽命無量。身相無量。智慧無量。方便無量。光明無量。清淨音聲無量。所謂一真如心。無去無來。互古互今。其壽無量。其光亦爾。金體金光。不相離故。心性不起。卽是大智慧光明。周徧法界。靈明洞徹。光絕涯淡。湛寂常恆。壽何籌算。常恆而復洞徹。故卽壽而光。洞徹而亦常恆。故卽光而壽。如是則阿彌陀佛。雖過十萬億刹之外。而實于此娑婆世界。衆生心中。結跏趺坐。儼然不動。何乃佩長生之訣。枉自殤亡。負杲日之明。翻成黑暗。心本是佛。自昧自心。佛本是心。自迷自佛。若知本體不離當處。則非生彼國。乃生此國。雖云十萬億程。何曾咫尺動步。故謂一句彌陀無別念。不勞彈指到西方。依之修行。有所詣故。彼佛萬德成就淨土攝生。故名阿彌陀佛。蓋以聖人所傳者。乃是無形擔荷。非聖智不能領路。

蓋念佛之法。不論智愚。專于一念則有所歸。不落頑空。純一無雜。則自見本來面目。而衆生不識諸相本空。皆從無極之真。幻出變化而無定體。因滯于物欲。聲色貨利。功名富貴。繇是而起諸見。障礙靈明。溺此真性。受諸煩惱。若能念佛。屏悉萬緣。忘卻形骸。則真存安釋。了無罣礙。至于舉止動靜。展物情空。莫非無極之真。自然之理。始于有念。終歸無念矣。故偈云。如來大仙道。微妙難可知。非念離諸念。求見不可得。聞佛名號。不惟憶念。卽念返觀。體察究竟。鞠其根源。體究之極。于自本心。忽然契合。能念心外。無有佛爲我所念是。智外無如。所念佛外。無有心能念于佛是。如外無智。非如非智。故惟一心。諄言其有。則能念之心。本體自空。所念之佛。了不可得。若言其無。則能念之心。靈靈不昧。所念之佛。歷歷分明。若言亦有亦無。則有念無念俱泯。若言非有非無。則有念無念俱存。非有則常寂。非無則常照。則不照不寂。而照而寂。言思路絕。無可名狀。斯則能所情消。有無見盡。清淨本然之體。更有何法而爲雜亂。以見諦故。名理一心。諦了自心。名爲觀佛。不爲境亂。名爲三昧。一體不移。名爲心印。照妄本空。卽實相故。謂以我自心。想彼如來。卽念自性天真之佛。無生滅有空。亦復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是名實相。則佛身湛然常寂。衆生見有去來。如鏡中形。非內非外。如夢中事。不有不無。是故水清則月自來。心靜則佛自現。所謂感應道交難思議也。在四十二章經中則云。

無念無住。無修無證。在圓覺經疏則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卽是真如。在清淨經則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湛然常寂。無所寂。在詩經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功未到此。能放其心。而念亦歸于無念矣。佛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入于神化。是名無上菩提。能自忘心。同于法界。便得自在安樂。此是要節也。六祖大師有云。西方是自性。何必更求生。兩家之言。何謂不一。六祖之言。以理奪事。終無事外之理。所以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卽是真如。此言以事顯理。終無理外之事。而理隨事變。事得理融。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要知心外無境。境全是心。心法徧周。理事平等。故云。以佛爲境界。專念而不捨。此人得見佛。其數與心等。觀心無常。悉皆如幻。幻無自性。惟是一心。一心不生。萬法俱息。心逐境生。心體本寂。卽無所得者。名得菩提。境隨心現。境體自空。則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心外無境。境外無心。惟心無境。故外有佛現。一心不生。則淨念成就。清淨心中。豈佛無不現。法身真佛。本無生滅。謂佛無去來。云何有佛。現在其前。然而感應道交。不妨不來而來。如幻非實。則心佛兩忘。而不無幻相。則不壞心佛。當是真佛。從真起化。接引迷根。此乃如來本願功德。令彼有緣衆生。專心想念。歸於自心。見佛來迎。不是眞佛。實遣化身。而來迎接。若知彼佛此佛。同歸寂照之自心。煩惱菩提。不出悟迷之一念。菩提卽我。我

卽菩提。及得菩提。實無所得。當知自性。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離四句絕百非。空裏栽花。波心踏月。無汝措手處。是則同居火宅。獨馭寶車。共溺愛河。卓登彼岸。如此阿彌陀佛。亦是悲憫衆生。不識自性彌陀。流浪生死。衆苦所逼。似水成漚。起滅無定。猶是故有迷真逐妄。牢不可破也。雖以禪教律三門。多方設喻。種種開導。而廣大浩繁。義理精深。衆生根鈍。艱于修習。不能覺悟者多。故以此方便法門。不論智愚。苟能回心向道。皆可徑路修行。自能回光返照。化妄歸真。是舍博而從約。離繁難而就易簡。收攝心性。歸于一念。一念不雜。諸見不生。自無障礙。脫離煩惱。是名極樂。此卽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法也。且至心者一也。不一者理也。以不一之理。紛投於至一之心。而我心欲一。一而窮之。夫人卽有此心。自有此虛靈不昧者。以爲心之用也。則此心旣失。而古今變化之端。天地盈虛之數。人事消長之幾。皆足以眩我心。而心反爲之用。要其本體之明。固無時而息也。是故心宰萬物之先。而心之明。恆自物蔽之。心神于有物之後。而心之明。還自物啓之。而有致知在格物之說也。不知物與知。固相因爲用也。夫物至實。而知至虛。實者而不入乎虛。虛者自足周乎實。物至動而知至靜。動者不能搖乎靜。靜者自足察乎動。始焉格一物如萬物。而格萬物之知。萃之一物。以觀其聚。繼焉格萬物如一物。而格一物之知。散之萬物。以觀其通。蓋格外無知。格外無致。凡物自然。原貫內

外。知在格物。還重致知。知不越乎心。物不越乎理。致知格物之功。亦惟此心此理而已。邇三教聖人所傳而論之。在易經則是成性存存。存存者。乃是存而又存。念茲在茲。惺存不昧。不致昏蒙。墮于物欲也。在書經。即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乃是嗜欲深者。天機淺。精者不雜。一者不二。執者持循也。中者不倚于偏也。在禮記。則是毋不敬。敬則不敢。少忽也。不必于禮儀威儀之際起見。而無須臾頃刻而不敬也。在大學。則是明明德。又曰必慎其獨也。明明德者。要明此虛靈不昧之體也。慎獨者。人所不見處。恐私欲之萌。隨物變化。失此明德。所以必慎而無自欺之蔽也。在中庸。即是尊德性。尊者重也。重此德性。而輕于外物也。又云中立而不倚。中立不倚者。無所偏著于物也。在論語。即是吾道一以貫之。蓋道理無窮。莫非無極之真。而所變乎。在孟子。則是求放心。世人心。皆被聲色貨利功名富貴。世務纏繞。如今要把念頭一轉。收將回來。不使久假之而不歸也。在道德經。則是得其一萬事畢。一則無所不貫也。又云知其白。守其黑。蓋白者色相也。乃衆人之所共見也。黑者乃隱默之地。是無聲無臭之妙處也。南華經則云。用志不分。迺凝于神。不分乃凝。是不散亂。全此天真。卽所謂打成一片矣。此皆聖者相承傳心之妙。教門雖殊。總不外于操存省察。明此寂然不動之定體。感而遂通之妙用。而念佛之法。更無別法也。但能上無攀仰。下

絕已躬。道與深臻。玄關不住。縱步威音王劫外。踢翻多子塔跟前。出則作毗盧之師。入則作法身之主。又何須借路還家。自然回途得妙。正是覺了自心。高步毗盧寶頂。義成一切。頓圓調御十身。若也見得徹去。所謂心同虛空界。身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三教辨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說甚麼。上大人丘乙己。吾道一以貫之。則予欲無言。忠恕而已矣。寂滅釋迦。世出世間。非如非異。而悟明心地。惟佛與佛。轉相證知。其傳也無文字語言而爲說。其入也無門階徑術以爲漸。正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虛無老子。至道無爲。不言之教。昏昏默默。漠然寂然。元無一物。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曰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卽一物中。知天盡神。知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拆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然則三教之至道。有無窮極。而不可聞。不可見。不可言之矣。

壽昌清規不願共住三十六條

不敬三寶。不孝父母。所爲犯官府禁制者。邪見不正。撥無因果。不信有教外別傳者。遠離嚴師。結

交惡友。沾染者。利習俗事者。不尊正規。剛愎自用。不受節制。違戒律者。欺心自聖。誑惑無知。昂然欲出人頭地者。自恃貴族。驕矜臨人。不屑與大衆甘苦者。奇言異服。捏怪造妖。驚駭愚癡之耳目者。放肆傲慢。四無忌憚。不循中庸之正道者。伐善施勞。先自滿假。居然有功德於人者。好勝喜名。誇張聲勢。自願爲一世之雄者。儼然先輩自負。久參眇視。後生無可畏者。智術籠人。機巧中事。僭竊公行。爲得衆者。素善訕謗。好事諍訟。與陰爲閭喋叵測者。外恭內險。惡賢嫉能。發人暗昧。爲己見者。假公濟私。沾名釣譽。自爲結納樹黨類者。聰明深察。好爲譏議。致使叢林生疑惑者。心逆而險。行辟而堅。其言僞而能強辯者。志極昌大。言極高遠。意氣浮躁。不沈鸞者。僭越名分。詐矯多欺人。不可規以中正者。結識富豪。親承貴勢。托爲倚仗。敢作梗者。彌縫世故。工巧人情。絕無自爲性命謀者。虛尙清譚。名世自命。不切實正法理亂者。護養偷心。輒自稱悟。自刻苦力參爲誕者。志意下劣。無向上機。祇圖漁獵衣食事者。小可聰明。尖酸資質。每欲欺凌老篤實者。滑稽侮法。玩弄罔公。悲歌慷慨。故戲謔者。冷言酸貌。特地鼓人。爲逃世避人之說者。吹毛求疵。無事生端。妄欲誣其似疎略者。憐惜後生。密爲取奉。折節下情。奪其志者。年少才姿。不能孤介。易爲奸詭。所賣弄者。才假職權。擅作威福。使真英奇皆勇退者。執拗單板。

強掃文字。不能深究堂奧事者。不事老病。不敬十方。不親賢愛衆。臨下者。含章未足。忍俊不禁。輒欲人前露淺解者。不能苦行。不能藝業。經律論一無專學者。少有才學。便爲人師。不肯積累居下板者。

環景樓賦

東臯禪師水月參考
前抄本

雄哉飛綺。墮川兮。勢崢嶸而軒豁。俯清涼之滄浪兮。眺樓影之搖落。結凌雲之旃幃。展太空之斷削。何縹緲之佳麗兮。似玲瓏而盤礴。羨青蒼之寥廓兮。萃流霞而成錦。野鶴和鳴。宿鷺安寢。遊魚出聽。冥鴻啄飲。於是乎。睿八荒。曜九疇。投綸釣。放扁舟。岸容與以相蕩。堤屈曲而轉幽。天浩浩而高明兮。日杲杲而輝浮。風橫素而連關兮。露凝珠以盈丘。眷芳艸之忘機。願藂英之叢綠。護箝竿以垂蔭兮。覆輕條而迎旭。篠韻緩而悠揚。砧聲疾而斷續。燦玉兔於扶桑。耀金烏於天竺。晨興發而長嘯兮。夕晏寐以吟哦。愧攀躋之再三兮。感歲月之蹉跎。惜人生於濁世兮。其不樂也奈何。夫樂有山水之樂兮。山有山之險巖。水有水之洪波。未若斯樓之景勝也。賦曰。終日優游以自適兮。任徜徉於四時。樂天真以頤養。惟意會而心知。至矣哉。樂莫無盡。勃然哉。與有可宜。

(註)法華川義云。於江戸前有二別墅。其一位高島(現在東京本所區)。於隅田川左岸。臨川有一亭。名環景樓。公爲其賦。爲會高僧。普集於茲。賦詩酌酒。玩月觀魚。殊有雅趣。東京帝國圖書館藏水戶縣志時曾員某所撰送。

樓景樓記一篇。記之於左。以敘新樓之善。並示當時文人之興趣也。

附游環景樓記

是歲之秋。我大君相公

即德川義公。

招朱先生

即朱舜水。

于環景樓。史館

即學考館。

羣僚從焉。斯地也。樓不太高。

四牕皆開。面川流。掖市邑。西南有金城。牆壁巍巍。其右有叢祠。其左有長橋。遙林深秀。樵徑狹斜。古寺

遠連。鳳塔突兀。筑波樹綠。山峯雪白。瞻聖廟於忍岡。期明月於武野。勝遊在坐。條藤地脈。淺草之川。日

逝不盡。天向東南缺。亦自北土流。遂下注江入海。維秋居季孟之間。維日。丁落囊之七。金風漸起。赫炎

猶殘。都市遊客。浮樓船。棹扁舟。有貴介。有賤夫。鼓桴而歌。操篳而舞。醉者眠者。漁者網者。彈弦者擊鼓

者。戲諠者。來往雜選。自卯及酉。瞭視不暇。光景之富。雖有斂口大手。不能盡名狀矣。吾輩辱蒙鴻庇餘

陰。而縱優遊之樂。可以消百歲之憂也。夫大君之禮愛先生也篤矣。今春三月。賜宴後園。又既饜於斯。

杯盤交薦。酒醪徐巡。頃之。駕一葉之輕舟。溯隅田之長流。司其事者。藤井佐藤二生也。兩人未詳。勸酒

捧觴。進退其間者。野道設也。野道設即人具懸。日本丹波人。水戶藩儒。朱舜水門人。嘗銜。朱氏諱。傳於世。與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卒。歲五十有九。古淡恬如。意

氣悠然。拊節而謠者。松如閑也。宋。田中止郎。字一角。日本水戶藩儒。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生。

博通經史。特學春秋。朱雲水門人。

左手按膝。右手采石子。與先生碁者。村陰德也。

未詳。

雅潤溫藉。濯濯

如春柳者。村伯行也。

村伯行即中村菴溪。名頌言。字伯行。日本澁川。水戶彰考館館員。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卒。享年六十六。

與伯行並坐。回顧四望。如有

自得者。井可汲也。

井可汲即今井洞野。字可汲。日本赤戶人。康熙六年（一六六七）爲彰考館員。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卒。年三十八。著有續本朝人物志。行於世。

能諳漢語。爲

先生譯者。井弘濟也。

今井弘濟。見上文。

鈞芳餌。投修竿。立巖以釣者。吉无魚也。

未詳。

言笑和樂。漫與無窮。而其獨立從容。倚舷遠眺。儀狀魁梧。偉然傑出。醜顏黃髮。冠玉巾。服道服。絕匪本

朝人物者。即中華朱先生也。酒闌无魚自酌。進謂先生曰。先生在鄉。泛西湖。抵會稽。登臨之樂。不可勝

言也。然豈謂東游萬里。與此風光相對焉。願天如予。東海飯生。獲一見先生。猶足爲幸。況今陪咫尺。與

此盛宴乎。嗚呼。千歲之奇遇。不在茲耶。何不盡飲詠歌乎。道設前席。唱一聯曰。水哉銀海豁。泛宅御秋

舟。先生喜而和之曰。山歟螺黛遠。高閣徹晴空。羣僚庶載。珠玉落。金聲鏗。遂以成章。日既暮矣。迴棹而

下。橫于中流。傍有發火花者。不知其幾多數。碧空飛玉。蒼波躍金。煌煌乎九霄雲。燐燐回三月春。因問

先生曰。中華亦有此戲乎。曰有。曰何名。曰或曰火樹。或曰放火。俗曰烟火。且指視其形曰。此頗紡車也。

此賽月明也。此流星也。此梨花也。此青木香也。此垂絲海棠也。與吾人之所見。無以少異矣。輿極更移。

先生將歸。而再登樓。相偕與盡醉而歸。羣僚復同舟從去。陰德與予二人異路。因告別還。既還心曠神怡。喜猶洋洋。遂敘其顛末。以爲記。

上黃巖本和尚書

自臘月十九日登舟。一路守風。至新正十四日。以至大友。因飄泊日久。忽染風寒。又添目疾。況小徒二人。未經出路。調治行李。吃食之事。一些不諳。又有到送禮物。在渡未到。一則賂調治數日。二則待禮物到齊。方得上山叩祝。儻此行爲和尚大誕。乃宗師之命特意而來。但儻在崎未舉足之間。只聞議論紛紛。令人心膽俱寒矣。如蒙和尚慈。猶粉身碎骨。亦難酬。儻以承遇一宗。惟此本心難昧。萬望和尚洪慈。保全此事。恩愈父母。生死不忘。則佛祖慧命幸甚。而法門之光耀幸甚。此事懇和尚主持。則可休得聽愚人之言。以亂法門之綱紀。和尚若不主持。連上山亦是恐懼。至期生變。誰能保全耶。渴望賜示。以免驚懼之念也。今聞悟生石山掛單。乞大阪來。料理侍伴。同上山更好。外有宗師書札齋儀。并給信諸師禮物。他日到山一併奉上。不日卽頂禮座前。恕不願頌。尚乞。

答尾州黃松寺主書

新正十四晚抵大阪。展讀慈翰。復蒙嘉惠。謝不盡言矣。念儂薄德之人。何以當此過譽耶矣。欲卽上藥山。知彼議論多端。故此躊躇未決。亦不鍾意登山。前承水戶宰相公之君。以書悉知欲置儂嗣法。隨濟。如不然。卽揮折之而發回唐山。其餘之言。筆不可述也。卽有一信附飛檄報知。宰相府中今井小四郎。待其回示。始得放心。但儂未諳貴國制法。凡事全賴主持。則法門幸甚。茲值愁病中。略預聞。餘容再候。不一。

答普雪書

所言去留一事。乃大法所關。亦匪人力可奪。倘龍天垂祐。菓熟香飄。匪天地可能蔽也。前後二書。足見爲我用心之切矣。如吾宗當盛。則子功居第一。曷勝言哉。汝只在相公處用意。豈知我這裏別有源頭。但得水到渠成。自然池清月現也。

答諸位禪師書

昨接鴻翰。足見荷法之深矣。茲承雅意。所言箇事。必須時節因緣遇奏。方可行之。且放心寬待數年。未爲遲也。如若勉強不克。猶恐弄人之恥。致煩諸位禪師高誼。遠來覲面相逢。予亦不過是一箇平常人也。更無一物相將。不勝汗顏。此覆。

答普公書

昨得書中之意。屢見用心之切也。且上京到彼。再作商量。於中亦有至人。亦不足爲慮。汝到江都。可至水戶宰相府中。可問今井小四郎。名弘濟。驍將與。乃在崎所請之人。有事可與他商議。彼原說。要黃藥。不知。然復到江戶。隨喜方得面見宰相公。公始言請住。然住亦言靜居而矣。看來必假時節因緣也。此回又煩跋涉。未知何日方可酬勞耳。只此附知。

復龍素主師 季春十九日

廿六日從京起行。至大阪。皆蒙師之法庇。謝不盡。茲又蒙大阪各寺主師再三挽留。久否亦未可知也。今因此事。就回長崎。恐人見恥。故暫淹留耳。今又着普雪。復到江戶。再與小四郎商酌。或各寺主師同至江都。爾訴朝廷。准依方得腳踏實地也。此舉全賴師洎萬松主師。各寺主師公議。而行方可成。倘差稽遲。恐生不測。又多費事也。特附草草。如面不再端之。

復今井將興書

數回煩瑣。知禮尤深。既蒙高誼。垂憐種種。銘刻之矣。茲因回崎之慚。故此且在大阪淹留。別尋安地。今

又春雪會同龍泰萬松各主師面晤。宰相公就再圖良策。望爲推轂。始終全美。曷勝云感。餘言不贅。謹此復。

再復同氏

季奉廿又三日。因洞宗各主師轉啓。大阪奉行。以唯納調養病體。乞仁兄修一札。致意于彼。足見光彩之多矣。裏面之意前書以悉。恕不再煩。只此如面崑望周旋。曷勝蒙荷之感。再復。

又謝同氏啓

諱禱崎陽。因抱恙在身。而於路淹滯也。三月初七日。在京起身。至大阪。又調治月餘。略可。始於四月十五日。在大阪登舟。至五月十一日。以到長崎。在一小菴暫居。坐視白晝如年。誰共消此抑鬱也。久未接仁兄華翰。渴想殊深。亦未知意念何如。今在崎所慮不一。猶難准信。又特崑默室走晤。面訴其詳。乞示回音。以慰遠望之切耳。

謝肥州郡主啓

憶歸崎之際。路過名區。瞻仰勝似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也。復承惠仰夏之服。奈一時促行。未克

謹候申意爲恨耳。兼荷人馬之力。驛路安然。而至長崎矣。今特修小楮。尚謝隆情。曷勝瞻注至。

謝神代大壇越啓

前經貴邦。因寓慧日山。感承命召。正欲赴時。忽有崎信迫行。心甚歉然也。恰大檀護。夙薰乘種。般若根深。今於此處。作大佛事。同是靈山一會人耳。惟冀法緣純熟。柄當相晤有期。只此申謝雅懷。伏希諒宥是禱。

謝高傳寺主啓 肥前

前在寶山。輕造多日。更蒙高誼之深。謝不盡言也。兼承郡主殊遇之隆。惠之夏服。臨行復贈以人馬。遠送至崎。此皆仗衆師之餘輝。亦法門之光耀也。今回到崎。在一小巷暫居。不覺又過旬日矣。前在上剎撥掖之極。特着空門走晤。并上郡主謝啓。內中之意。全仗維持。但各刹主師。恕不易啓。統望轉致爲感。

謝慶開寺主啓 肥前

向日到上剎。極蒙大教。多種雅懷。臨行時又蒙遠贈。咸叨惠澤之盛也。但交淺而意深。此皆夙昔以有冥契乎。倏爾回崎。不覺又旬日矣。猶念時時如面。所憶未相覲耳。今揣空門中候隆情。臨楮草附。再啓不一。

謝雲山主師啓

昨到時渴欲一晤。緣抱恙不出。惟師悉知耳。茲聞山門壯麗可觀。更兼結期。可喜可賀也。但江戶之行。不就而回。復承同門諸師。再四力扶。以正法門之模範也。今在崎。皆叨師庇之深。費神之極。又蒙惠筭金玉粒。種種過念。非筆舌所可謝也。今特附上京之來儀三種。唐扇紫丹佩二種。勿謂物微。見哂爲荷。

謝諸山尊宿啓 五月廿二日發

五月十一日。以到長崎。在一小菴暫居。但此回公議未確。徒費神矣。前蒙雅懷。謝不盡言也。今特着默室（風外）走晤。面陳曲衷。伏希垂諒。維持是荷。

謝瑞雲師主啓

前在上剎晤教之條。種種謝不盡言也。今連蒙高言。冒雨遠涉之勞。甚是不遇意。又復致書問及居止。亦且輕安。但其所爲。非人力勉強耳。茲在崎之意。但問高言悉知也。當覆。蓋以一落索事。正在鬧市中間。故不得不爲也。任彼伎倆有限。我只不聞不見無窮。承裁佳翰致問。種種雅言。銘謝不悉。此覆牧牛師。

復神代大檀書 林燈廿二日

前日小啓。致謝隆情。但徒懷慕聞耳。茲又蒙華翰遠頌。并惠菓金。承垂念之深。汗顏敬登矣。更冀時節到來。共譚簡事。以罄千里同風。何妨道一句乎。而盡夙昔未遇之殊因也。高覆。

復梅峯禪師

季春十有一日寓中。忽接簡教。何慶幸之至也。蓋此番濟洞相關事。非易處。若無大力量人。決不能荷擔。前承龍泰萬松各主師等言。同轉啓宰相公。再奉閣下。待其議論。不知若何。但弘濟來書所言。不過嚮回崎居。到議自有深意。故原且轉程相候。則箇茲承華翰遠頌。蒙雅脫汗顏拜登矣。所命拈頌詩集。待集成卷次。卽當寄上祈選定。可刻者刻之。可刪者刪之。弟數有此意。奈緣未熟。亦雖有雜作。纔未成集。選定序次呈覽。謹此崑復。

復某師

雲翰足知爲法而重光佛日。此亦千古希遇之緣也。念某此來因赴東都之請。不期事在兩難。故原生出許多不測。巨料濟洞相關。此番公論未知若何。必仗有力量人出一頭地擔荷方可。如宰相公要舉。這回不能。後來更不易耳。茲承高誼。所言乃銘肺腑之教。倘於開創恐未必然。或者有舊刹。暫居待時而成。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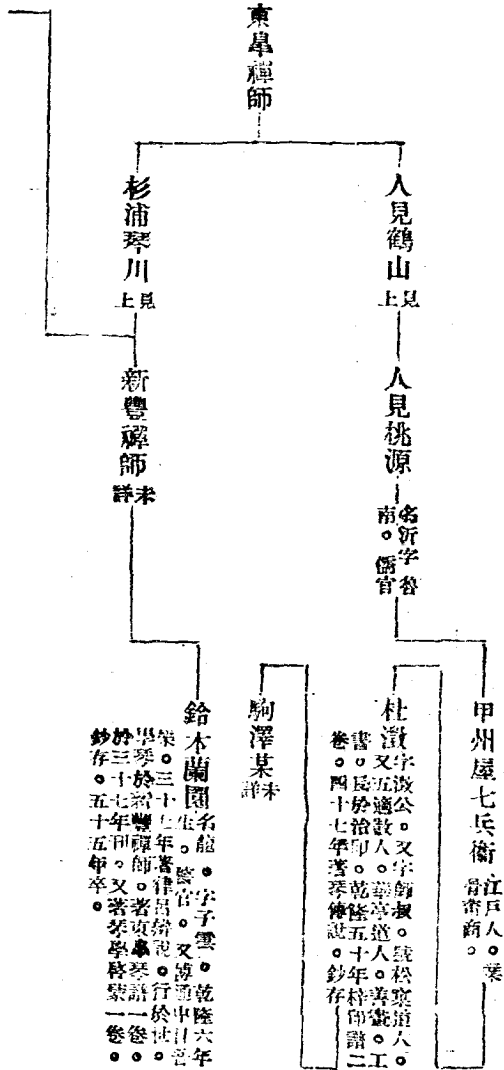
費人力耳。前托使者。再奉閣下之諭。只候此音信。便知下落也。今於旅舍。草草而覆。

小序

中國琴學自東傳至日本。始有脈絡可考。斯道盛於幕府末年。明治維新後。漸見衰微。清日戰爭之際。零散僅存。而今殆息。是故日本琴史資料。今已稀有。八年以來。余搜集舊抄。並日本彈琴者之遺蹟。以及日本人所製之古琴。研究結果。已刊印於拙著琴道之附錄。英文譯之於茲。以饗中國琴社諸賢也。

高羅佩自識

卷四 東臯琴學東傳系略



東臯禪師

人見鶴山 見上

人見桃源

名新字魯南。儒骨。

甲州屋七兵衛

江戶人。業骨密商。

杜澗 字澗公。文字師叔。號松葉道人。書。又五適道人。華亭道人。善畫。工書。長於拾印。乾隆五十年梓印譜二卷。四十七年著琴傳說。鈔存。

駒澤某 詳未

鈴木蘭園 名龍。字子雲。乾隆六年

榮。三十七年著律呂拾說。行於世。學琴於新豐禪師。著東臯琴語一卷。於三十七年刊。又著琴學啓蒙一卷。鈔存。五十五年卒。

小野田東川

名國光。字延賓。康熙二十三年生。學琴於琴川。常茂德川吉宗將軍彈琴。其藝高超。將軍請之。

設樂純如

詳未

蘭室

江戶淺草區眞患會寺主。晚年患百。而教琴不倦。

安藤幾次

詳未

兒玉空空

名慎。字默甫。後以宿音行。江戶人。雍正十二年。生。職備官。特精音樂。學琴於幸田子泉。後於江戶牛込區之安琴寺。創一琴社。好琴之人咸集於此。約百餘人。嘉慶十六年卒。其門人新榮

多紀藍溪

名元德。字仲明。號永壽院。將軍侍醫。博識本草。雍正十年生。嘉慶六年卒。

幸田子泉

名親益。備官。精數學。亦通醫。旁習琴。手抄明代琴譜數種。並仿作真琴齋來斷琴打枝諸器。仍存於其家。乾隆二十三年卒。

杉浦梅岳

名淡。字子容。日本西部之人。於江戶琴道師事東川。後歸關西。於大阪授琴。門人甚多。

永田蘿堂

名維馨。字子蘭。原爲商人。後棄商入殊多。學琴。徧游日本西部。以善古琴。門

曇空

江戶深川法林寺主。學琴於東川。

新樂閑叟

名定。字子固。號愛閑堂。初爲武士。後專並搜集琴學資料。嘉慶初年之間。游日本北海道。於兩館得舊官府一柱。從於松前得舊馬尼木(松前之舊話。舊馬尼有琴之意)一操。合斷之爲琴。攜往擇提品。嘉慶十二年。適俄國軍進攻是島。兵戈之亂。琴失。閑叟乃日本漁船所獲於北海。而攜之來大阪之家。聞新琴乃日本漁船所獲於北海。而攜之來大阪。

曰紹興癸丑三月公路氏金道製。按琴經載其姓名。而
 趙公雲所書為琴人名。謂云。所謂金道者。紹興初人。而
 琴薄而聲清。其所寄於當世可見已。審視之。形影
 歸於往年所著者。及歸。其國果然。嗚呼。文化
 午。距今十有九年。始得觀其圖。可謂奇遠矣。厚足
 及軫。皆青玉。蓋則七彩而樂之以八絲。蓋後人所
 造。今併祭付師圖之後。因陳類未如此。文政十一年
 (即道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蝸殼山本鄉識。

杉本樽園

德市琴譜序曰。余少時學琴。兄玉宅空及
 陶室。其從空學也。據本竹堂。新架開。國
 陶甫。山本。皆同社。兩後甫少年。銳往最善鼓
 刀主。東西奔走。不能遂其好也。一日。陶甫
 寫所傳琴曲。以為譜。乞余言。夫琴者太古遺音。
 也。其人胸有丘壑。胸貯靈汁。然後始可彈。何
 者。雅音不入俗耳也。在他人之言。語無味。而目可
 極矣。所謂察者也。在他人之言。語無味。而目可
 滑。而德市乃得片時半日之閑。讀書彈琴。陶陶可
 樂。即南面百城。不能以代焉。此豈可得而然也。
 哉。其胸襟之洒落。不汗塵土。亦以是可知耳。余也
 暮。其胸襟之洒落。不汗塵土。亦以是可知耳。余也
 木已拱。同社諸子。亦相繼而下。世往矣。空與室。蒸
 安健耳。嗚呼。人生茫茫。如夢如幻。聚散無常。甫
 悲觀頤異。而喜余之與德市無恙也。於是乎言。也。

岡島蘭甫

詳未

鈴木白藤

詳未

篠本竹堂

名賾。字子溫。習中國文學。乾隆末年著詩文若干卷。未刊。

高倉雄偉

號具飯。德甫門人。著有琴譜。未刊。傳官勝因牛磨序之曰。世之有琴。肇自堯師。三傳而得空齋先生。空齋以博學卓行。傍善鼓琴。從之。士甚衆。先生渡而往。從山本德甫。以蓋其謬。於一時。友人高倉雄偉。從山本德甫。而學。頗獲其奧。頃錄其所傳。謂。爲若干卷。請辨一言。古者。王之製樂。辨以移風俗也。其音。不而莊。宮商不夾。與樂中節。樂之中。琴。倍。最。極。故。歷。代。高。人。逸。士。玩。其。幽。度。才。子。墨。客。賦。其。聲。容。峨。峨。巧。擊。之。可。賞。尚。矣。說。者。曰。琴。之。爲。言。禁。也。禁。於。邪。以。正。人。心。也。說。者。之。君。子。無。故。不。操。琴。瑟。豈。以。之。也。古。樂。之。廢。矣。吾。不。知。今。之。所。謂。琴。者。果。能。合。古。之。音。耶。否。然。今。之。琴。池。則。古。之。天。地。日。月。風。塵。山川。海。今。益。不。異。於。古。則。人。之。生。於。其。間。者。性。情。江。流。亦。固。不。有。大。別。也。然。則。琴。之。於。以。和。平。人。心。以。解。邪。氣。圖。畫。一。也。豈。唯。以。之。爲。樂。游。之。器。放。曠。之。具。也。哉。雄。偉。能。通。其。源。求。其。本。而。矣。往。從。於。竹。奏。兼。會。之。末。則。庶。幾。乎。其。可。矣。〇

桂川月池

字甫周。醫官。生於乾隆十六年。有兩學考之聲。傳播歐西。歷學於日本。嘉慶十四年卒。

浦上玉堂

字君輔。號穆齋。京都人。乾隆十年生。善畫山水。自立爲一家。鼓琴。乾隆五十六年梓法。退而竊語。其歐曲華音。而人問之不解。不愠則不感。不感則不足爲歌。〇故以青柳。潑人。伊

勢海奪日本歌爲琴曲。記之於譜。於京都獲中國古琴。明順天宿字元昭所製。康熙初年之間。有中商
櫛之來長崎。爲琴官劉益賢所購。此琴名靈和。並銘有「玉堂清韻」一歌。浦上花宮之。是以玉堂爲
號。萬曆二十五年卒。

兒島百一名祺。字貞白。號鳳林。生於乾隆四十三年。儒者。工書。尤善篆草。學琴於浦上王
堂。著東華琴譜跋。道光十五年卒。

中村太翁名貞固。字子哲。尾張人。其詳仍待考。存有七絕一首。月到天心夜色深。滿園零露欲沾
琴。未知彭澤先生感。促軫頻勞絃上音。

雪堂號嶺山。又爲海。生於乾隆四
十七年。出羽氣亭寺僧。游長
崎習琴。委太翁並靈堂師事。道
光初年間。請大阪。下雜敦琴與
書。道光三十二年卒。

妻鹿友樵字子樵。號貞齋。又三友草廬。大阪人。道光六年生。
現
藏於大阪市立圖書館。善畫。亦工詩。茲記於人琴卷二首。
徵琴中送。長於流水長。古來存祝曲。不必在絃頭。
高山與流水。無處不清音。欲識嶠洋趣。先聽琴外琴。

井上竹逸字玄菘。傳謂雪堂之高
徒。其詳仍待考。

松井友石字康。江戶人。學琴於竹逸。閉名於。家藏明代大官鐵服。彈琴時常著之。曰「發形異
服。不可鼓琴。」

今泉雄作號無礙。道光五十年生。博學多藝。酷好鼓琴。光緒三年。留學法國巴黎。學於法國之東方
美術學堂(Ecole des Beaux Arts)。十年歸日本。入文部省。後爲東京大倉集古館館長。酷好古琴。鈔琴譜
二十餘種。需訪日本琴史資料。民國二十年卒。恐乃爲日本通琴學最後之人也歟。

書琴腹

人見鶴山

崎港有粗俗之人。得古破琴。斲作器而棄其餘。時東臯心越禪師。偶在側視之。太惜之。拾收則琴肩已上。而成化十二年八月。李大用所斲。乃二百餘年物也。越師藏之久矣。僕嘗一親請之。師許授之。僕聞伊豫國大洲山中。有古桐。在岩泉之間。請其大守伐之。掛於竈上。五六年。僕欲手斲補修。而無閒暇。因附大谷正明斲補之。數月而成。故記於琴腹以爲後證云。

琴記

人見鶴山

東臯禪師賜僕以一古琴。諷曰。欲待知音者。並傳其道。今欣遇雅尚。不得不已爲贈。僕深感懇篤之言。且自愧之。其爲琴也。龍池之中。有數十字之題者。所謂嘉靖甲子製。及今百二十一年也。經中朝亂離之際。能免兵燹。而到此。可謂物之幸也。僕謂題佳。名於琴腹。而請之師。卽題曰雲和天籟。而其下以銜華二字爲印。以爲家寶。

虞舜琴記

藤田東湖

琴之爲音逸矣。大古之時。天詔琴觸樹而鳴。驚神之眠。古史所記。可以徵也。其規模聲律。不可得而詳。

之。然今所謂和琴者。蓋其遺乎。異邦之有琴亦尙矣。或云伏羲作之。或云神農造之。要皆附會之說。難以取信焉。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然則異邦之琴。其昉於虞舜乎。其器與瑟并行。君子所御。見於詩。列於雅樂。及樂之衰。君子亦不必御。而騷人逸士。永服而不厭。風前月下。空山之谷。清澗之湄。奏白雪。鼓幽蘭。以感盪心志。發泄幽情者。何代無之。昔者皇室之盛也。通好於李唐。西土文物。頗有所採用。乃絃音之屬。若琴。箏。琵琶。往往傳播。徧於朝野。獨琴寥寥。罕聞。豈當世專用天詔琴之遺。不待資諸異邦耶。抑其器雖傳。未及盛行而廢耶。至寬文延寶之際。明國浮屠心越。避亂投化。心越工書畫。又善鼓琴。其在江戶。好事者就而傳其曲。琴行於近世。實是爲始。當是時。我先君義公。愛賢好士。四方英俊。接踵而至。海外名士清朱舜水。聞風來游。心越亦慕公之德而來。遂終水戶云。心越有所齋琴若干張。斯琴卽其一也。其材用桐。輕鬆脆滑。古色可掬。陶之鏗然而鳴。長短廣狹。皆如其法。銘底曰虞舜。心越手跡。舜之所作五絃。斯七絃而云爾者。蓋推其所起而命焉。心越之死。距今百數十年。斯琴藏在瀋邸之庫。今茲甲午之秋。我相公適觀而奇之。慮其久而失傳。慮散亡遺失。命臣彪爲文。記其匣。彪也不解音。豈能知琴。而公之所以命彪。蓋亦有以也。夫神州傑出。對邦。固亡論已。異邦所長。采而用之。神州益尊矣。然則彼典章制度之設。與禮樂教化之具。苟良且美。

也。雖我所曾無。亦將資以光隆斯道。況若琴之爲音。我固有太古之遺。則旁暢曲通。以廣其事。何嫌之有。他日大道之興。雅樂之衰。與廢繼絕。以及天詔琴之遺。則虞舜之音。南風之歌。必在所可采也。公之所以庶幾於斯琴。其在斯歟。其在斯歟。不然則海外遠物。浮圖遺愛。皆有證所擯斥而不近。豈謂公之賢明寶之乎哉。

天保五年。歲在甲午九月。即道光十四年。

卷五 東皇善緣輯要

荷蘭 高羅佩 講註
湘醴 王芃生 校訂

呈心越禪師書

鐵牛道機

菊月念日所賜教翰。臘月初五。燈下薰讀。兼受唐扇絹畫之惠。謝謝不既。承諭臘月中將登黃藥。祝我本師老人稀誕。又來東都而扣敝室。是雖雅情不能領謝。吾國制法。素禁唐僧濫入東都。前年黃藥而源和尚。適謁遠勃獨湛和尚。徑來江城。公議嚴辣。事酷滯滯。因之瑞聖海福二刹。共係官議。爾後法制。愈殷重禁。唐僧。非有公許而來東都。公若來敝寺。則非但公係官議。瑞聖亦處同犯重禁之罪。況公是長崎住僧也。非有公事。官何以許容之乎。其或有事將入東都。長崎運使達之官府。親得公許而後來此。庶幾事無阻隔。不爾則恐不遂也。揆公未諳國法。徒動此念也。所以縷縷曉之而已。但希黃藥事畢。宜回東明。鎮重俟時。餘不敢贅。

木菴書

卷五 東皇善緣輯要

素聞賢姪孫。甚有操持。而人品亦不劣於古德。有志必事競成也。前鐵心有書到黃檗。謂賢姪意氣甚銳。欲承當箇事。今正是時。可速來一晤。老僧素不辜負有志之士。惟莫趨趨。則見格外漢子也。囑囑。

十月初五黃檗木菴

老僧手書與

心越賢姪孫收目

又

去年復書諒已檢入。今不贅令師弟來山。領珍贖三色。此最妙之物。令人無以克當也。謝謝。但自吾姪孫到崎。今經三霜。未得與之面談。箇事不能無懸企矣。苟夏末寺事閒暇。可來一敘何如。餘不言。

與東皋禪師書

今井弘濟

佐藤市郎兵衛書荐至。知師齒無違。且審登鑿山及京本末。遠懷爲慰。師赴東都一事。寡君與朝廷執事者議之。其初也若事易成也。僕與玄術。欣欣快期。旣而事涉澁滯。若姦邪搆隙而沮之也。數日得朝廷則果然矣。向玄術及僕與師並素文兄相約之旨。崎士有鑿僧之徒。密白於鑿山。是故渠要師承當個事而欲

敗吾事。是不幸之濫觴也。洞宗舊招提。龍泰萬松等。志存洞派。聞師東來。喁喁誦說。於是遠近洞僧雷同滿街。是巖山之徒。快然不憚之大本也。密計既爲渠見知。洞僧且袒右。則渠安肯不勃然哉。茲有鐵牛者。千忌萬猜。獻邪策乎權門。即德川將軍。抱禍心而窺餽。寧之澁滯。關乎此矣。然究其源頭。則洞僧之失計也。何者。師唯孤身東來。淡然無聲。則渠不起此嫌疑也。僕與師約。勿泄密計。元慮此故耳。渠見師德將振。而洞僧影從。察連鷄之勢。而摘喬木於兩葉耳。始以抵瑞聖寺爲名。而渠拒而不受。又從而游說。使當路人起猜疑之心。是故事難速就。且將費唇舌而後定耳。目下事已蹉跌。亦將別設深圖。以遂本志。師宜且回綺士。以待時至。寄書澄師。素文兄。備述此事本末。且爲師周旋。託以安頓之趣。亦當奉書牛公。而使師無憂戚之思焉。寡君亦將有深意也。羊叔子有言。世間不如意十恆七八。蓋此謂也。吁。僕欲使師得幽閑之地。安靜度日。以頤天眞事。未及千里。廣聞爲法。而附驥尾者。擾擾成羣。無益於師。却敗本謀。加之險心貪誼者。妬讒沮拒。雖有命運興衰。亦由人事矣。然師勿因此而成憂。爲之而苦心。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既有初矣。請待有終。臨楮慷慨。無勝愧報之至。

呈心越禪師

德川光圀

頃篋忽裂。孔懷之情。無如之何。忝蒙弔慰。滴淚申謝。伏冀師爲下一喝。喝驚黃泉。助兄冥福。不既。

又

琅函落手。承本月六日發程。伏冀神窟之泉。洗滌宿患。法體再復壯健。是祈是所。竊以非物聊表臆儀。過蒙申謝。不堪汗愧。萬期歸山面話。不宣。頓首。

常山光圀拜復

呈心越禪師

德川綱條

久絕消息。徒馳懷仰。忽獲所與野傳人見野傳之書。審即日寶坊無虞。道體清健。足以慰懷。家大人奉鈞命。抵東都。一堂聚會。其喜可言乎。茲辱賀祝。感感荷荷。公私事繁。草草布字。惟希順時自愛。

源綱條拜復

俗宗心越禪師觀座下

呈心越禪師書

現肥前慶間寺牧牛

一蓮慈光無由裁書問候。晨昏掛念。空門師至。審知法駕直抵崎嶇。且寓東明。道履益良。亨。不覺喜氣揚眉。聞座下應世一絡索。魔族競拒。密作障礙多矣。實我國習俗無奈之何。惟皓臺庭長老道誼不相忘。志

有弘宗。是最所幸也。啓者欲速走江府。盡力三寺直訴五闕老。使洞水逆流再漲扶桑。頃值天下之至哀。治亂相半。設雖疾達。何益有之哉。使急於行。是欲挺螳臂於磨輪之下。不亦徒勞乎。然闕老以私意。剛使和尙歸唐。則曷虛衷身失命乎。卽往可決。復何思前顧後哉。我邦三百年來。祖燈已滅。禪林洪規。惟存其名。盡失其實。近年黃檗一派盛行於世。我曹洞之禪客。亦隨學唐步。蓋以洞上無宗師也。今幸時至緣熟。眞是千載奇遇。盲龜之浮木也。幸何勝言哉。此差使奉候。臨楮縷縷。伏希照及不旣。

呈越禪師 三月四日

皓台寺禪願逆流

敬啓卽辰。法體康寧也不審。余仲春念二日。屆東都。同月念八日。見大將軍。同月晦日。趨宰相公。德川光圀請。緩然終日談師來由。公私速相調。相公歡喜不少。敢莫猶豫。密密事。余歸錫日面晤。默室室白。之默室二禪人。訪余數度。時事闕不盡言。頓首敬白。

又南呂翁且

因敦小春得荷遠翰見示兼頌厚貺。盥燒捧讀。感愧殊深。乃知法體金剛長養聖體。不慧在遠。曷勝忻慰。第因天方相隔。不及時致寒溫爲歉耳。佇望愈切消息愈疎。所賴有不可疎者。以法脈因源爲親而已。更

諭法門之舉。徒然碌碌。一無所就。不慧自謂。達磨大師。昔逢梁王。後在少林。面壁九年。綏待時節。因緣而接。大乘根器。宏振宗風。今師法門之舉。果可如此。誠古人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只近頃各宗其宗。以致佛法不古。竟爲憂也。秋清月冷。觀而何時。臨楮不勝翹勤之至。外具赤烏壹緇。彩毫一筐。雲襪一雙。聊表遠誠。希惟莞存。幸甚。端此奉復。

又 孟春廿一日

東風轉律。新學奏曲。恭惟座下。福履萬安。想人天慶遐齡耳。第恨海曠道遠。不克駕趨祝詞。雖然。大明無外。道光無偏。遠近豈何離師之寶鏡三昧中。況客冬宰相公德川賜書曰。依時勢不宜。令師墊居鄙邸。將來庶幾挑法燈。俾聚積。然則師檀相應。而禪光於扶桑。歡喜甚深。茲特差觀鏡之二禪徒。入東都。時詣座下。伏乞垂慈教。萬縷令合二禪人。不既。頓首敬白。

呈越禪師

英中

洞水之二派。流於日域。幾乎四百年矣。宏智不幸其系不繼矣。真歇之一派。至今蕃衍矣。凡聞明國法席之盛也。皆是真歇之裔也。洞上近代諸師集錄。往往東來。見之心私慕其德風。茲者禪師爲天界之嫡孫。

上塔之眞子。浮杯至此。凡稱禪納者。孰不慶幸。而況係同系之輩。志當有所加也。禪師去年之春。游錫皇都。屈象步於吾山。一面如異熟。相忘於道術。而往還唱酬。不在區區人事之中。私謂貴侯必請禪師。住巨剎。丕振宗風於吾國者耶。不料回法馭於長崎。且嚴閉關絕消息。未由通一書。空馳渴企而已。館於難波大坂之間。因雲水往來。承流喻。且解纜之日。所附玄津之華絨。津傳至。拜讀彼此曷罄。去夏五月。先相公御德川家賴四代將軍。康熙十九年五月卒。俄然棄民。國之嗚咽不可言也。如予處方外。亦趨喪於幕府。雖然如是。新君繼位。邦運重開。股肱良臣左右輔弼。奠鴻基於鞏固。綿福祚於久遠。予獲禮謁台顏。特賜銀服。拜其辱而歸山。時垂孟冬。所以一向疎闊如此非慢也。近聞座下有上命。開關任性去住無妨矣。予私甚爲法門喜誠。坎止流行自有時者也。前達之有鴻烈緝禦。如甘露滅。坐健康之縹緲。罵天翁歷衡陽之瘴霧。猶是雷霆。其聲於萬世也。頭是天欲使公得聲價。等古賢者乎。他日龍天推出。一開法於大方名藍。則想必戶外有不容之屐矣。今也使津禪津玄往爲禮拜。此子以略通唐音。見愛。但望慈悲攝受。點鐵成金。妙在鉗鎚也。臨書增瞻戀而已。願序爲法自嗇珍重不悉。

呈心越老禪師

獨菴玄光

自覺來接答。教詳。此日應賢侯之請。法憶暫寓府第。可喜可喜。杜陀當趨問法侯於風。奈病奪其志。而侯門亦不可闖入。問良緣何。然杜陀與禪師當相見於咸晉王已前。若向釋迦出世達磨西來之後。相見則雖覲面隔十萬之程。且鏡像水月之聚散。當付時節因緣也。未聞千萬。爲法自愛。宜需於酒食。養圖南之。翻杜陀不求遇於今人。獨臥空山有年。頓夢遊於異類中。聊作一戲命名曰謬語。投之法座。資一笑。所賜扇布拜受之。誠哉美人之貽。洵美且異。黃金一片答雅意。匪報也。臨書不勝瞻戀。

又壬戌十月十八日

奉別忽經夏涉秋。漸垂冬。伏承禪師起居清福。慰喜無量矣。某雖無浮世之牽纏。又有道義不可遺之故。力疾而再入府。未暇趨於窺下。先裁喜聞尊候矣。前所借示羅湖野綠。五祖演禪師語錄。歸納於侍者。幸垂照納。羅湖野錄。此土板行日久。所恨脫誤百餘字。不可讀。而今幸得真本。校讎。如聞室得燈。家物依之。現前。他日有好事者。按我之本更板行。則宗門之一幸也。五祖演禪師語錄。此土未見者。此老臨濟之骨髓也。方謂爲人手段。左棒右喝。雷轟電拂。而今觀其東翻西對。則絕不見棒喝用事。如作趙州投子於九原。可謂不師其迹。善學下惠者也。其語不帶枝葉也。猶大羹玄酒。其不動聲色殺人也。猶聶政謝車騎人徒。緩步對

行。杖劍刺偉相於府上。平平坦坦中。藏孽山倒海之痛快。冷冷淡淡內。含君乎衆味之大味。寶宗門說法之典聖也。某僥命沙彌。磨寫一本。將付書肆。鏤梓布殷。若之具種於此土。但所悲此邦宗唱不古。今日所喜者。繇草繪句。所重者。旨棒狂喝。則此錄梓行。操瑟於齊門。賚章甫適諸越乎。是所嘆也。奉喝有日。不須一二。此日。齊塞。保畜是所。

呈心越禪師書

前肥前慶國寺元牒

梅雲遙阻。雁音少聞。中心耿耿。忽領華音。并尊靈。薰手拜復。恍如面慈。範不任感戴之至也。就睿座下。海陸無恙。一路入武都。江戶水戶宰相公。德川躬迎法駕。請第宅。願開日厚。諒非夙有。道緣。則亦是多年。晦藏德光。今日時至。顯發也。法門之盛榮。何幸如之哉。恭喜恭喜。令徒慧嚴。暫寓吾山。且染沉瀆。方聞和尙瑞世之由。沉痾亦立愈。蓋推其病原。憂和尙法運之窒塞也。其實孝念平日。溢言表耳。今也在左右。與古香林。殆不多讓也。不肖每想。我邦三百年來。法眼瞎却。正統失傳。幸逢肉佛降現。頗類曾龜。逢浮木。遊兒得慈母。盛喜易勝。素期一脫寺務。執侍巾瓶。飽沐慈光。長結般若之緣。用爲懷耳。高明千里之外。但冀道照。茲依鴻便。裁寸楮拜復。

上東皋禪師

人見鶴山

久不聆徽音。三春已過。恰如三歲。常想起居奈何。遙在東土之東。猶可馳思於西海之西。近來聞鶴港之信。貴邦無恙。然北地年歉。不至爲民害。且今春蘇州府大火。平日謂師之所住。更有遐懷乎。時既夏初。寓居有南薰之撫乎。僕頃日無事。關雎之操稍熟。故又執松絃譜操。吳音關雎。特有清趣。更以師之未歸。時時瞻望耳。餘附後信。亮炤不乙。

又

古人云。與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況又夜長月清乎。前夜所約三才圖繪合部八十束。琴經四卷。併奉之。伏冀緩緩看之。廬舟老人卓超物表。有琴鶴之風。雖未一面。然如相識。若得一小像。而與師共相對話。則可以發嶺山之笑乎。唯期清興之到耳。香芷種子。爲鼠被偷。故分一根呈之。栽培則來春夏之間。花實各存。此種太易活。更於暖地可也。乾白芷類人蔘各一包。呈之。餘面耳不悉。

又

今井氏

即今井弘濟

歸府。承告化茵之平安。雀躍不已。且辱二譜之惠。多多幸幸。然不得口傳手授。則不致

其真徒以觀譜撫絃爲道耳。故魏飛錫歸府矣。向者所投示東渡述志之高吟。讀再三。果知師之艱難備嘗。僕亦欲廣之。世事紛冗。阻月無邊。頃日偶得一閑暇。和以呈之。瓊章之內。有「彼人被榮耀。職授大總戎。」之句。「彼人」則何人乎。此事首末如何。伏乞密被書示矣。原書不存。「彼人」仍待考。「彼」秋深氣爽。靜夜適意。在撫琴絃。心在高山則常州之岑蔚也。心在流水則常州之清流也。如熙春操蘇軾作琴曲。弄指既熟。猶得口傳手段。則可窺其妙乎。

又

承教聞昨日有中山隱士詳之招及門。卽歸辱論二十二二十九有事。然則以二十六日爲期矣。爲五太守所製竹紙之法。則在天工開物。僕以和字囑之而成。天工開物。偶被他人借去。近日聲榮而呈之耳。環景樓看月之調。知聞西湖萬里之音。湖法亦可嘉尚矣。頃聞崎港之信。有中國之兵革。吳三桂之餘黨勃興。又去歲康熙王薨後。其嗣有怨康熙帝。起兵叛於福建。未知果無僞說乎否。貴鄉之寧。宜欲聞之。故聊剖宜之。餘在面布。不乙。

又

別來半月餘。瞻望不已。辱來使問僕之病。多多謝謝。僕偶染時疫。五六日夜不堪熱煩。一夕夢師。曰。五台山之甘露。地愈煩熱。何不嘗之乎。僕曰。何如得之。師卽攜僕登山。盤折數十曲。而上得甘露。嘗之。凜然太清。覺後猶快。自翌日藥眩眩而得瘳。病餘逐日平復。往日所示之東澤十景佳什。被書示幸甚。

又

昨辱盛教。杳然不覺迫暮。唯恐尊候勞倦。奉和二章。改書呈之。以得郵政。而礙礙變質幸甚。歸家而以水竹深處吟。示伯仲二兒。奉污高韻。乃彫蟲篆刻之語。不足供電覽。然養蠶學語。亦可歌耳。故唯呈一察。就審。拙母法證。自初筭。事舅姑有孝養。且治家職。無遑知文字。及晚。或閒寂減爲樂談。或閒游魂歸天。體魄歸地之說。或聞天堂地獄之辨。茫茫不審生死之間。常欲聞之。俗儒之言。啞羊之說。以難諒之爲愁。伏請方丈。閑暇之日。書一語。被示之則欣悅不可得言。縷縷筆端難罄。近日乘月欲待琴壇。仰冀亮炤。不乙。

又

契闊逾月。月齒平安否。頃日官閣多事。紛冗過日。不能開翫座。往所被示之古風一章。欲奉拙和而未果矣。偶得閑暇。卽書兩篇以呈之。郵正惟希。我國上古有彈琴之人。後無繼響者。故有志者。不能知其趣。自

師停葦航於我東方。初得知之。僕前日所謂此熙春操者。我國琴操之權輿乎。僕欲知琴趣。年既久矣。或考琴譜。或求琴律。未得其一二。今聞師之彈。略得知其趣。猶希得其奧旨。且前日介今井氏請熙春操之譜。伏乞。跌坐之餘閒。枉勞手筆。餘附邇日之面話。我有野圃瓜蔬。得雨稍熟。因呈一盤。笑納惟幸。伏冀亮照。不乙。

又

往蒙戀顧。使侍者恭也。岡島恭也。來談琴壇之勝事。半日可以嘉尚矣。爾後欲僕問瓊座。官事紛擾未果之。而聞有水戶之行。稍多遺憾。熙春操之趣。僅知其大意。禪師之歸府。想可在新春。曷由與之時。既栗烈。伏希保齋。前日所許借之三教圖。手寫半卷。猶未畢功。終卷之後。附今井氏。弘濟可以還璧。叢糖一器奉呈之。聊供途中喫茶之資耳。事事附鴻鯉之信。亮照不乙。

又

前日承瑤報。聞起居佳勝。自冬及春。多暄無雪。時候乖違。保齋安全可以欣快。近日來梅杏漸謝。桃花盛開。節邇禳辰。惠風和暢。想夫岳澗河海有風。咏之興乎。湖山花柳之舊懷。向誰告愬乎。頃日閒暇。偶把琴

彈。高山流水。關雎靜觀之數曲。又按蝶蓋蘭亭之操。唯嘆指法未熟也。況夫與師香阻。不能聞妙曲之秘。伏俟歸府。恰如餓馮。昨日檜山氏來書云。師賜野妻以紫玉茗。水國之珍味。以足贍寒廚。僕之拙毫。聊茲海謝。餘附後信。亮炤不宣。

又辛未中元前一日

鴻雁未來。日仰長空。偶有清友來府。辱承教併惠安息香一封。朱履一緇。暑襪一雙。多謝多謝。一別之後。吾無斯香。往所惠之餘香。祕於箱底。不叨焚之。且喜得琴壇之一佳友也。又承頃日有天德寺入院之事。雖非如虎丘及臯鳩之美。嘗聞院地閒曠。花竹幽勝。且暮願。不似僑居之窄乎。僕春來有痰暈之病。近日大暑氣。體鬱鬱。半謝世事。不能力讀典墳。唯聞日撫琴耳。更想老師之來府。不知在何日也。臨紙悵然。餘附後信。不乙。

又仲秋廿六日

昨告別草草。一別千里。三月如年。伏想人之生也。出天理而歸於天理。不有懷之者何耶。其理氣未形。而混然之故耳。人生於其土。而懷其土者。理氣已形。而以親戚朋友之在故然矣。自天地觀之。豈有定土乎。

豈有他鄉吾鄉之異乎。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皆其土也。亦此之謂大同乎。雖然。自人道彝倫觀之。則懷其土者常理也。況夫思其親戚朋友乎。師生於金華。來往蘇杭之間。偶來異域。又在其東隅。指爲故鄉者幾均乎。今茲行也。以至崎港爲還鄉乎。況又尊兄將向遠凌大瀛來於崎港乎。地殊年久而幸得邂逅。則乃茲行也不異畫錦之榮矣。可以規祝之。時冷途杳。仰冀保齋。歸期亦不甚久。以換回轅。不宣。

呈禪師書 十月初七日

鑿者猥蒙寵招。陪侍丈室。香積豐潔。飽參法味。厚擾賓廚。感荷感荷。況又劇談連夕。嘖茗賦詩。夜深席散。乘涼而還。有棹月者。有步月者。水陸蹇異。興趣則一。僕乃與二三友生。乘月散步。清談在耳。涼風滌襟。每與同行數子。敘一時之雅會。以爲美譚。但愧客非陶陸。徒累遠公之德耳。爾來光陰倏忽。絺綌裝綿。欲候法福。塵累爲絆。比日寒氣稍逼。惟冀坐臥保齋。頃在公邸。觀和尙所畫涅槃像圖。真容靈楚。布履精妙。春雲黯淡。草木如秋。至於七十二類。匍匐號哭之態。成窮其微。雖吳道子張僧繇。恐不過如此。雖非俗子所可容吻。深知筆墨三昧。縱橫無礙也。聞和尙將以月半到水戶。想今辦裝粗畢。寒月脩途。萬萬自愛。僕嘗自鋤弊齋隙地。種菊數莖。宛然佳色。黃白壓齋。而霜威作祟。秋容憔悴。雖不足當法堂雅觀。自折露下數枝。以表供給。

之寸忱。時汚清覽。賜以新詩。則莫大之幸。爲花增價耳。統容面罄。希垂炤察。

春晚生安積覺頓首再拜

東臯大和尚 祝座下

按此圖仍存於身延山久遠寺。有德川光圀題云。釋尊假現湮弊爲衆生示生死。易晞朝露。可惜分晷。拜此像渴仰心生。預慈會無常念起。制新樣者誰。常山人子龍氏。子龍乃光圀爲畫圖者誰。大明僧心越子。莊嚴裝潢。爲先妣每歲二月望供養以奉祀。元祿二年歲次己巳仲冬。穀旦參議從三位兼行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光圀拜贊并書。高羅佩校後補註。

德川光圀詩詞錄要

詞一閱

菩薩蠻 鬢鬢調意開。賀明心越禪師往常陸岱宗山。

當時久泣荆人璞。如今喜遇成玉琢。拯溺百川東。靡然艸上風。岱宗青未了。雲破隙而瞭。這箇萬年藤。永

挑無盡燈。

詩五首

三月望。駒籠引豎花下和心越禪師二首

放眼東南春色繁。芳標迎客賁荒園。荒園一樹花紛舞。風送白衣彭澤樽。
春風處處百花繁。勝日尋芳扣我園。共作敲推吟佛後。結交方外對琴樽。

次韻越禪師舟中題藤花詩

藤條嫵娜玉瓏瓏。千紫蒙茸萬縷風。岸下維船揩醉眼。弓蛇蔓影落杯中。

心越師有佛國禮普陀大士像詩云。千尺巖頭湧梵音。松濤萬壑徑幽深。雨華盡見皆甘露。總是大悲不二心。偶過巖谷山見之。薰誦再三。卽時繼韻。

銀濤殷殷海潮音。下看水流巖谷深。甘露滿山無悴色。慈雲法雨大悲心。

先師忌拈香

獨立西風恨入笳。一聲一曲憶胡家。幾回消息通不得。極目白雲天一涯。

附吳雲禪師詩一首

卷一 東華善緣講要

安越祖像於清水寺拈香

真儼誰謂諸相外。彫像安名也太奇。唐土扶桑一邊了。獨拈白拂坐天涯。

壽昌山開山錄

山門疏

恭承

大檀護法水戶侯中納言源公鈞旨。敦請支那國東臯心越大禪師。住持本寺。爲闔開堂演法。祝延皇
圖萬禩者。古之列祖。不以伯夷貧爲道貧。今之庸流。却以盜跖富爲法富。審院之大小。幾呂而易。視
山之高低。去升而就斗。正法蕩邪法。祖風消魔風。當有時挑欲滅之燈。豈無人回垂沈之日。恭維新命
堂頭和尚大禪師。翠微的子。天界親孫。無紋印子。印虛空時。名標震旦。印破虛空。繼祖風處。道播扶桑。
振木鐸於岱宗。建法幢於天德。獅之踞地。野干安鳴。赫日中天。螢光當滅。再唱新聲古曲。重觀洞水蓮
流。

同門疏

茲詮

支那國東山心越禪師。誕膺大檀護法。水戶侯中納言源公鈞命。視篆岱宗山天德禪寺。於是羅列於一派者。聞斯聲。不勝爵躍。緝詞製疏。以抒勸駕之丹悃云爾。水如不厚。奚能容吞舟鱗。風若不培。豈勝負鬪兩翼。道重於千鈞之鼎。法大於萬斛之船。有船無水。則船不流行。有道無時。則道不通達。其時也至。其人也存。恭惟新命天德越公大禪師。傳翠微印於支那。唱新豐曲於日本。永平之後。重發妙音。東明以來。再開高韻。布慈雲於水戶城外。覆邪種焦芽。澍甘露於岱宗山頭。潤三草二木。此日淵默。何時雷聲。幸慰同盟。式副衆望。元祿五年壬申冬十月六日

(註) 元祿五年為清康熙三十一年。

岱宗山六景

水戶天德寺

老杉關

月坡禪師

岱宗山穩境隣。坐見前村茅屋煙。遮日老杉陰似曉。印泥斑蘚徑如弦。塔平好戲馴人狗。雨靜懶聞千客鶻。鬱密禪林風轉古。孰衝關捩直通玄。

卷五 東華寺緣說要

一四七

望州巖

一望飛眸窮半州。常陽風色入心幽。古帆帶雨東南海。村舍橫煙西北丘。朝愛片雲和浪湧。暮觀斜日逆川流。衲僧何願林間廣。三尺巖居足我遊。

卓錫泉

卓錫巖根補古泉。不知此水甚年傳。青苔滑處雲凝石。綠竹疎邊風貯澗。洛外清涼和月得。世間塵垢等天滿。只須一滴甘深味。莫道源頭徹底淺。

縱眸園

天接園兮園接天。縱眸四境與雲連。栽麻歲歲衣量剩。種麥年年飯分全。幾戶農夫收菜去。數村牛馬飽芻眠。嘗思割地檀心廣。望斷西陲那半邊。

聽雨林

夜睡林間聽雨奇。半如琴瑟半如篴。枕寒不結思鄉夢。窗靜速成離世詩。境盡燈前禪益進。心空榻上道尤丕。山翁太愛四鄰淨。除此蒲團何處移。

菴月溪

溪頭菴月歷千岡。擗杖踏穿滿地霜。東海流金天若晝。西郊舖玉露生涼。松高南岸影斜遠。杉密北山陰倒長。一陣秋風吹袖過。閑遊物外孰相當。

東皐心越大禪師雜詠序

水戶彰考館抄本

師在唐山之日。密受洞山之印記。絃書扶桑之請。遂避明清之亂。一時浪蹟而到崎。乃駐錫於南京寺者四年。居常以疎拙深晦高標。蓋事阻滯也。德輝漸發達。龍天且推出。延寶己未。復水戶宰相公之請。至於是。褊狹之士。議論已多梗阻。宰相請亦隨屈矣。師知危邦不處。乃著日本來由南宗明辨二篇而回崎。事絃中間數百餘言。獲之耳目。以採集焉。但祈德輝重照扶桑。慈風永扇叢林。

時延寶八年歲次庚申初夏四月初

工州柏原長命幻住德安畔勝拜序

東皐心越禪師末後事實

侍者玄津謹撰 按玄津乃日本人。水戶西園寺僧。

禪師開法之後三年。偶然微疾。驗年不復。蓋天德之彌。茂林修竹。交接河流。地多風吼。諸徒慮其感冒。

議醫謀治於溫泉。以元祿乙亥之春。促駕於相州之塔澤。出路於江城。館於菊嶺之長泉寺。主翁喜迎師。自居偏室。延師方丈。供奉甚厲。參徒罕至。而訪道結緣者。踵踵不絕。師厭應對。多拒不接。懇求再三。方許入室。永府源君即義公。開師出府調養。命國醫診視。醫曰師之疾其結構也深。不可遽攻。若犯之者。却爲至害。且待病勢稍退。乘秋涼試治泉。或有驗歟。師在江城。自春至秋。府君即義公疑慮甚篤。慰問複查。齋藥宮供。命價專發者。決旬至三。屆秋仲病微愈。於茲重促溫泉之遊。浴湯二七。病無尅發之患。而未見日漸之快。一日召諸子曰。吾者回病。必無愈。汝等何必戀戀幻驅。役役治療乎哉。不如速回本地。早入滅度之快乎。諸徒潯然。留之不可。翊日遂命駕出途。九月十四日也。先之府君聞法駕之歸。刺。特命有司就府內靜處。治一淨室。以備安養之所。蓋江城國醫之潤。故欲獻祭。別運奇巧。或見起鏡之功者也。府君之於國寶。愛惜之懇至也。可見矣。迄蓮駕之入府。亦命巨醫診候。師至謝恩。醫退而謂曰。療病不須臾。藥。老僧自有安開法。十七日召令徒曰。鶴林近矣。汝等曷在半途。而延留假城乎。翌日命徒裝行信。宿而還山。九月之二十日也。

西山相公

即義公

聆法駕之到山。特命耆醫造治。師忻謝。意而已。二十八日。相公夙命駿騎而入山。詣函丈。

執其手曰。師病雖革。精神猶爽。可延數月。幸而永留。願設再轉法輪。慶何言哉。師笑而徐曰。夙緣有深。金湯

厚荷。還鄉時。至期不可辭。德音親耳。隨行何歎。將以西來心印。付囑某等。願君保祐不廢。今日之於地境。在寂滅光中。感荷靡涯。公曰。洞流新傳。欲道巨澤於扶桑。厝念居恆。今聞面諭。付授真俗。爲幸實爲多焉。要在近爾。不可緩斯。若於外護之託。何忘今日之誼。公適愴然而退。翌日師命至西堂吳雲。師曰。子來。夫洞上之道。二十九傳而至宗鏡。鏡又分光而爲二。曰幻休。曰廩山。廩山之道。傳於壽昌。壽昌之道。再傳而至吾祖天界老人。中興壽昌之新派。天界之道。又傳而至吾師翠微老人。我佩此無紋印。印破扶桑諸人之面門。今以此印。付囑於汝。展轉授受。莫失統緒。迺出偈。以衣拂等。與之。西堂領謝而退。衆愁化緣之瘡。熄而喜鑄斧之有專。師先命淨廚營齋。慰勞大衆。在寺而勤守。往旅而乘役者。謂曰。昔洞山設愚痴齋。具後緣良法傳。辭大衆。宜哉。余之隨行而效顰歎。衆中有含淚而不能終餐者。三十日。值天甚寒。病勢漸發。痰喘交繁。經絡俱痛。令侍人連下椎摩。少頃曰。還鄉時到。假城欲辭。命左右扶起登牀。屈足冷強。加臆浮腫。巍巍然安祥而坐。徒衆環榻而陪焉。師迺曰。五十有七年。生死海中遊。顧視左右曰。爾等盍進問來。衆皆默然。師卽彈手曰。沒巴鼻鼻鼻。言訖又演經到數句。痰擁氣塞。而永逝焉。停龕三日。容貌如生。訃音到處。若喪考妣。老者少者。疲盲者。荷負焉。輿馬焉。裹纒踰疆而來。恐其後焉。及其赴葬也。上香獻華。要結勝緣。請幡乞蓋。欲留家而供養者。

見聞啓信。發生道意。其道德之薰炙人也偉乎哉。

PREFACE

Chinese monks and artists who visited Japa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II. Anthology of Tung-kao's poetry,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R. H. van Gulik, and collated by General Wang P'eng-sheng.

III. Anthology of Tung-kao's prose works. same remarks as sub II.

IV.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ute in Japan. This is an enlarged version of the table given in: R. H. van Gulik, *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Monumenta Nipponica, Monograph Series, Tokyo 1940, pp. 211-224), together with the original texts in Sino-Japanese.

V. Collected documents on Tung-kao's religious career,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R. H. van Gulik, and collated by General Wang P'eng-sheng.

When the war is over, 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nds to publish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together with the collotype plates. It is hoped that for the time being this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ung-kao's works will suffice to interest the reader in a man who not only was a perfec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but also a loyal servant of his fatherland.

R. H. VAN GULIK

Netherlands Embassy.
Chungking, 1 May 1944.

PREFACE

In 1941 a Japanese publishing house undertook to publish this work, together with colotype reproductions of Tung-kao's calligraphy and his paintings, and a collection of impressions of seals carved by him. Before the printing was started, however,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The present writer, having been transferred from the Netherlands Legation at Tokyo to the Netherlands Embassy at Chungking, there showed his manuscript to two old Chinese friends from Tokyo days, his Excellency Hsu Shih-ying, former Ambassador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at Tokyo, and General Wang P'eng-sheng, formerly Counsellor of that Embassy. It was they who encouraged the writer to publish at Chungking the present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which is now being printed through the kind cooperation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lthough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gives but a part of Tung-kao's works, and lacks all the illustrations, it has gained additional interest through the extensive preface by General Wang, wherein he proves that Tung-kao was not only loyal to the Ming dynasty, but also took an active part in the last fight of the loyal Ming armies against the Manchu invaders.

The policy followed in editing this collection presents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thods. It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ive parts:

I. Biography of Tung-kao, with a chronological account as Appendix, written by R. H. van Gulik. This Biography include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an School in China, and various notes on

PREFACE

This publication is an attempt at presenting to the Chinese reader and the Western Sinologue an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orks of a Chinese Buddhist monk, the Ch'an master Tung-kao, who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in 1677 came to Japan and stayed there until his death in 1695.

This monk, although a man of outstandi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talents and of noble character, is unknown in China. In Japan, however, he earned great fame, an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okugawa Mitsukuni, Prince of Mito, he there founded a new branch of the Ch'an School, that still exists.

The present writer first met Tung-kao's name when in 1926 he started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ute in Japan; for it was Tung-kao who introduced into Japan the art of playing this most refined of al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Then he became interested also in other aspects of Tung-kao's life; this interest deepened, and soon the writer made it a habit to pass his holidays whenever possible, on those spots where Tung-kao used to dwell. Thus during stays at Kyoto, Nagasaki, Osaka and Mito he collected a great number of paintings, manuscripts and other materials relating to Tung-kao. During the ensuing years this collection grew steadily, and in 1940 enabled the writer to compile a work in Chinese, entitled "Collected Works of the Ch'an Master Tung-kao."

THE CH'AN MASTER TUNG-KAO

a loyal monk of the end
of the Ming period

by

R. H. VAN GULIK LITT. D.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CHUNGKING, CHINA

1944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明 義
來 信
東 臯
禪 師
集 刊 一 冊

(• 85223 渝熟)

滌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貳元陸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高 羅 佩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2
502262

17/10/33
该馆可致

2

咸市圖書雜誌審查號
第〇一八〇號

